女聲

第二卷第七期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出版

先聲

潘予且先生在半年以前就答應我們寫文章，但是現在才把文章交來。雖然現在才把文章交來，我們還是很感謝，因爲比失約要好得多。潘先生是一位寫作和生活經驗都很豐富的作者，關于他的作品我們不必介紹，讓讀者去欣賞。

小宮孝義先生的「稻和螟虫」雖然是一篇小文章，但是內容精彩，文字生動，尤其是意義新穎而有利于農莊。這篇短小的文章可以供給我們農場蟲災上很多知識。錫熹先生的譯筆流利，而且富于文學的詞藻，是大家都知道的。讀了他的譯文，我們知道翻譯對于原文的精彩有着莫大的關係。

琪君的「孫中山先生」和「骨骼是什麼做的」是兩個簡單的故事，但是作者能以輕鬆而流利的筆法迎合兒童的興趣，使兒童能通過故事得到常識。望我們的小朋友們注意。

樂未央是一位廣讀中國古典詩書的作者。但他決不是一位「秀才」，他能用現代的腦子去閱讀古代的書藉。許多人讀過「四書」知道「子見南子」的聖人逸事，望愛好古典的讀者注意這篇文章。

常有讀者來信，問本刊是否只歡迎女性的作品。我們現在特別申明：本刊是一個婦女刊物，所謂婦女刊物的意思，是以婦女問題作中心，偏重于有關婦女的問題；並非是要劃分陰陽，「削髮爲尼」。因此本刊不但只願有婦女讀者，而是願意有廣汎的青年男女讀者。本刊的收稿是不限性別的。

女聲 第二卷第七期目次

國際新聞

談談歐洲的幾個中立國……
太平洋中的新局勢等等々

評論

從冬天想到的事……芳君

修養

夫妻間的懷疑……余極
中年婦女生活的檢討……陳翠珠
教導（木刻）……長梓

家政

育兒保健常識……葉庭芝
怎樣處理兒童的「好吃」「說謊」和「爭吵」……寒尊
兒童（木刻）……孝鑒

所見所聞

一所中日合辦的科學研究所……方媚
幾個回憶……關露

婦女生活

從「子見南子」……樂未央
花（小頭圖）……絢子
社會害？害社會？（木刻）……顧藝華

兒童欄

孫中山先生。骨骼是什麼做的？迷宮……琪

衞生

關于月經常識……陝澄

文藝

阿富的故事（小說）……予且
稻和螟虫（小品文）……小宮義孝 錫熹譯
失去了太陽的人（小說）……帽
紅葉題詩的故事（隨想）……辛夕照
黎明（長篇小說）（二）……關露

戲評

香妃。釵頭鳳……蘭

信箱……讀者

餘聲……編輯室

國際新聞

談歐洲的幾個中立國

永久中立祇有瑞士
局外中立現有四國

我們讀孟子時，見到「滕小國也……事齊乎？事楚乎？」一段，你會想到無論古今中外，凡是一個弱小國家，介於兩個強大邦國，眞有左右做人難說不出的苦！在昇平時，還可以假作慇懃，兩面討好，實行騎牆派的技倆，可是一到戰爭爆發起來，不容你再施這種狡計，幸而人究竟是萬物之靈，在於千鈞一髮無可奈何中，聰明的外交家和政治家，特地發明了「中立」的妙諦。

所謂「中立」就是說，雙方交戰，中立國得保持不偏不欹的態度，兩方面也不參加；那末，小國不至立時被戰神捲入漩渦裏。這次歐戰發生後，除瑞士是永久中立國外，還有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四國；這四國的中立性，祇係暫時的，所以叫做局外的中立，眞正實行的騎牆主義，觀察到雙方交戰國，那一邊佔優勢，或是那一邊壓力來得猛，方才加入到戰神的懷抱裏。若果能夠在戰爭時期內，始終維持着中立的態度，眞是難能可貴，還要看當國者的手腕和實力了！

爲要明瞭歐洲的現時幾個中立國的局勢，我們不妨攤開地圖，細心考察，並將一向由報紙得來的消息，作一次的猜測，也許給讀者幾分趣味罷！

瑞士

瑞士是歐洲中一個很小而無海岸的國家，四面給法德奧意四國包圍着，所以她處着不祇兩大而在四大之間的地位。她的面積祇有約一萬六千方英里，人口約有五百餘萬。由這兩個數字，就表現着她的大小和地位了！

在一五一三年才聯合各邦，一六四八年才眞正成爲獨立國家；可是在十七世紀時，多在法國勢力圈裏討生活。直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侖戰敗，英奧俄普（即德）法在維也納會議，公定瑞士爲永久中立國，同時將法國所佔領的土地也歸還原主。

據說瑞士經過這一場風波，現在每一個國民都是飽經軍事訓練，而且憑着山川的險隘，他們在這次戰爭中，時時守着武裝中立的戒備；至於他們的中立能否因一百多年的立約或幾百萬武裝國民而能永久地維護他們的中立，祇有看雙方交戰國的態度了！

土耳其

土耳其面積有二十九萬方英里，在歐洲的土地祇有一萬方哩，其餘俱在亞洲；人口有一千五百萬左右。第一次歐戰後，土耳其在一九二二年宣佈成立共和國。

因爲土耳其在歐洲的一部份，有着控制黑海的土丹布爾（即前君士丹丁），爲蘇俄最垂涎的港口要塞。自從德國在前二年發動東線戰爭，佔領了東歐一切小國如希臘，布爾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她們都是觸近土耳其的門戶。英國三番四次用種種外交方式搖動她的中立；但是土耳其當局始終聲明不參預此次鬥爭，至於她能否維持中立狀態到戰局完結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因爲英美聯軍在土國南邊的猶太祖國—拍拉士坦—駐了許多的軍隊。

瑞典

在德國擊敗丹麥，進佔挪威後，瑞典才脫了戰神的虎口，在艱難困苦中也算高掛着中立的招牌。在前兩年她曾應許德國軍隊通過國境，進駐挪威；但在今年協約國以爲這不是中立國的應有態度，所以在近月曾宣佈取消從前允許交戰國通過的條約。

由這件事看，她的中立程度，眞是脆弱得可憐，任何一方面加重壓力，彈丸之地（面積祇十七萬方哩）的她，惟有俯首聽命了。

葡西兩國

這兩國處上在一個南歐的半島。葡萄牙便是近大西洋，東鄰便是西班牙。

歐戰未發動以前，西班牙正鬧着革命，現在的法朗哥統治下的政府，是由德國一手提拔的，所以這次西班牙始終堅持中立態度，未嘗不是報恩的表示。但是這十九萬方哩的國度，南面的大石—直布羅陀—就是英國海軍的巢穴，地中海艦隊的歸泊所，英國魔手會不會在這兒伸來要看葡萄牙的中立態度了。

最近報紙登載着葡國給與英國在亞索爾和幾個海島自由行動便利；那些島上有飛機場，又有軍港，所以葡國現在的中立眞似瑞典兩年前的中立，一樣異曲同工罷！

太平洋的中新局面

菲律賓完成獨立
印度臨時政府實現

「東亞新秩序」一語，已成爲近兩年來的口頭禪；但是軍事旁午的時候，居然在短期內能夠實現政治上的理想，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在今年太平洋中從前被外人壓迫的種族，得到大東亞戰爭的賜予和日本的協助，次第抬起頭來，先有緬甸獨立，爪哇參政等，可喜可賀的新秩序，到得十月更有令人崇敬欣慶的事實出現在我們眼前。

十月十四日菲律賓宣佈成立共和國，同時選出洛勒爾任第一任大總統。這是不平凡的消息！因爲菲島處在太平洋中一個重要的地位，無論由戰略上物資上精神上，美國一旦失了這個久已視爲囊中物的寶藏，足夠給予敵方一個很大的打擊了。同時，在東亞方面，這寶藏的人力物力財力將來貢獻於創造和奠定東亞新秩序是無可限量的。

這個新共和國的新憲法，其特性有兩點（一）以大總統爲行政的責任者，採用三權分立法，故立法機關採一院制，且重視人民義務，使政治機構簡單強力化。（二）開發天然資源，以貢獻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崇高精神爲根據云。

非國的國旗，乃係根據一八九八年阿基那爾德將軍所揭的獨立國旗。近旗竿處爲白色，製成等邊三角形，表示清高的思想和道義；其餘部份分上青下紅二色，青色象徵希望和理想，紅色就是勇氣和决心；這白色等邊三角形，中部配以太陽，每角附着一個五角星。三角等邊象徵三地方的平等權利，太陽表示獨立永久的光榮，三個星代表呂宋，棉蘭，比薩牙三地方。這面國旗從前受美國法律所禁止懸掛，到一九一九年始許使用，但是要掛在美國的國旗下面，而不能獨立懸掛，這是多麼痛心的一回事；可是今年這面國旗重見天日，獨立地歡欣地飄舞菲國上空了！

從前菲島有七十多種的方言，現在定了答加爾做菲島的國語，限三個月內訓練教育，以期促進全國統一語言云。

不先不後而剛剛在菲國成立後十日（即十月二十四日），印度獨立聯盟會總裁在昭南發表「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的宣言，同時又向英美宣戰。這個消息眞是鼓動了印度四萬萬民衆的歡騰，所以上海印度民衆也曾在跑馬廳舉行慶祝會。

當然，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的總裁，就是由德國回來的却德朗鮑斯，在昭南舉行隆重的閱兵典禮，來慶祝這次臨時政府的成立。

這件事給予英帝國主義者一個大大的打擊，從此以後四億的印度民衆精神上，便有了歸皈的主宰，由此再進一步，實行推翻國內的惡勢力，是時間的問題罷了！對於東亞新秩序，這事更有極大的幫助，任何人都會知道的，也毋庸我來曉舌了！

愛琴海德軍的活躍

先發制人的慣技
後閩鞏固的要圖

筆者拿起筆來寫愛琴海三字時，感到一種遲疑，因爲這三個字的新聞，在報紙上並沒有佔着重要的地位，也沒有特大號字的標題，忽然在這裏大書特書，不是要受讀者見怪麼？所以不能不遲疑起來了！

但是德軍進佔愛琴海的時間，正是義國背盟後的一兩星期間的事；那裏當然是有作用，因爲行兵，猶如對棋，每一步驟總有作用。後來打開地圖，遲疑便立刻烟消雲散了。

原來這又是德國參謀總部的先發制人的手段！愛琴海在巴爾幹半島之東，土耳其之西，而那些島嶼全是義國所屬；所以德軍在十月四日在多得喀尼斯羣島羅特島迤北之科斯島登陸，佔領後，進行掃蕩戰，將英軍六百人義投降軍二千五百人俘虜了；同時又轟沉了這海面的貨船一艘。

十月十八日。在羅特島西方之嘉其島登陸，很容易便消滅了英軍的抵抗而佔領該島了。

十月廿三日德軍用陸空軍合作的力量，奪取愛琴海的斯坦柏里亞島。這島還是英軍最近才增防的，所以德軍不等他們立脚穩定，立即打擊，消滅了敵方的勢力。

雖然，這幾個小海島，在太平時倏是無足輕重；可是在戰時便成爲重要據點。因爲有了這些島嶼，德國可以便於防範反軸心軍的向巴爾幹半島侵入。倘使他們眞要侵希臘的話，至少先要向這些島廝一番武力。況且，巴爾幹就是東線的尾閭的重要據點，現在德軍攻佔似是無用的小島，就是他們先發制人的戰略，同時也是他們鞏固尾閭的方法呀！

緬甸怒江之戰

十月八日印緬邊境，反軸心軍用舟艇十六隻，載敵兵約二百人來犯孟達蘭，但經日駐軍痛擊，不久將敵軍全部殲滅，這是本月緬甸國土上作戰的前哨的先聲。

自從英國派蒙特巴爾頓到印度後，英美渝三方曾在九月間有過一度的軍事會議，結果渝方派白崇禧在緬滇路一帶活動，作爲攻緬的呼應。

十月上旬日本爲先發制人計，趁渝軍立足未定時，即佔據騰越，並開始向結集於雲南緬甸北部的渝軍施以猛攻。

十三日即能完成衝入片馬的計劃，因爲片馬在雲南，就是通到緬甸的重要據點。

自從日軍佔領了這兩處，便漸漸壓迫渝軍向怒江東岸撤退，至十六日時，怒江的支流，已經有日軍渡河，主力仍在猛烈炮火攻擊東岸渝軍云。

這是緬甸北部和雲南交界戰爭的大略，但是日軍爲阻止英美軍前進緬境計，連日不斷轟炸印度吉大港和孟答加拉和駐渝各地的美空軍，如建甌等地的機場均被炸毀。

十六日日軍已將渝軍後路截斷，不能渡過怒江，包圍渝軍一萬五千餘人，殲滅殆盡，反軸心軍企圖反攻緬甸，打通緬滇路的計劃，經過此次血戰，不能不又告一段落了！

評論

從冬天想到的事

★想到的事

★災荒跟女人

芳君

△想到的事

冬天快要來了。因爲冬天要來了，人們就有些害怕，怕風，怕雨，怕黑夜，怕冰雪，怕寒冷。

冬天是可怕的。從將要來到的冬天，我就想到一件事。

很久以來我就在報上看見華北災荒的消息，在看了這種消息之後，我突然有一個感覺，我覺得災荒來到我身上了，因爲我的家鄉是華北的一角。

我關心着我的家鄉，就想去看一看華北。

在一個沒有想到的機會中，我到華北去了。我去的時候是中秋左右，豔盛的秋天；正是「江南江北風景好，青紗帳裏起高粱」的時節。

我從新京到北京去，火車入了關就看見了華北地區。但是一路上我看見的只是田野和高粱，很少看見農人和農婦，自然更看不見災民了。到了北京，想看災民，但是我看見的只是故宮禁苑，陽光的道路，歷史的遺跡，和一大片錦繡的河山，仍然看不見災民。我失望了；失望的原因並不是我希望有災民，有了災民我可以欣賞一下人們的慘狀。而是因爲我知道華北有災民；華北是我的故土，我是華北的人民，華北的災民與我有着鄉土關係；因爲有關係我就想看見他們。況且，我既然到了華北，看見災民是應該的事。

但是我終於沒有看見。於是我去問我一個朋友：「災民在那裏？」他說：「在城外。」我說：「我可以去看麼？」他說：「不必，」「你可以想像得到。」他的話是對的。可以想像得到。現在不只華北有災民，到處都是。躺在上海街上的就全是災民；雖然他們跟華北災民所染上的災荒的病理名辭不一樣，他們對於災荒的遭遇和感受却是相同的。於是我閉着眼睛，把頭埋在手掌裏，在靡靡的胡琴和悲旦的聲樂之中我幻想着在這一大片錦繡河山裏的災民！

我想不出更多的狀況，我所能夠想像出來的大抵跟上海馬路上的差不多的情形。我覺得我不能滿足，我沒有看見災荒。我又去問了一個朋友，「災民在那裏？」他說：「在城外。但是問題解決了。」我說：「他們都有飯吃嗎？」他說都能得到救濟。我相信他的話，但是也很懷疑。最後我又問一個朋友，我問的跟第一次一樣。他答的也一樣。我說：「我一定要去看。」他說：「他們都飢餓得不能生活，如果看見一個孤身的女人，他們會把你身上的衣服都搶掉。」

我明白災民了，雖然我仍然沒有看見。我知道在災民中流行着許多疾病和虎疫，他們當中每天都有好多人因疾病和飢餓而死亡。我們知道政府當局關心着他們，爲他們辦着不斷也不少的事業。但是因爲災荒在華北那樣的普遍，災民的數目那樣繁多，他們不能只在政府的關心之下得到救濟。聽說他們每天只有一餐米粥或是麵湯，這是無論如何不能使他們維持生命的。

我們知道在華北的災區裏每天都有無數千百的人民生活在疾病和飢餓裏。這些人民，他們大半來自農村，手工業的製造廠，小商店，以及各種各色的自由職業或工廠中。他們當中有許多是由於自己的土地荒療，不能耕種，於是只得離開自己飢餓的土地而流徙到都市和外鄉去，乞食和失業是不能使他們生活的，於是就死亡；這些是直接受着災荒的患難和影響的。其次是，他們沒有土地，也不耕種，平日只是仗着自己的技藝和勞力去取得每日的工資和糧食。但是他們的工價低微，生活水準高漲，他們每日或每月的收入，不能使他們在獲得和滿足最低限度的營養和物質生活以外有所積剩，甚至於他們就從來不曾以自己的勞動所得去滿足最低限度的需要。於是在太平和沒有災荒的時候只能強免生存的這些人們，在一旦有了荒災，由於荒災而影響了一班的生活，在物價因希少而猛突地增高，在用少數的財力不能購買最低限度的食糧的時候，即使是有着職業也不能使自己生活了。在最初的時候他們因缺乏養料和使用過份的勞力而染上疾病，然後就因疾病而限於失業，失業以後就走上悲慘的命途。

其次，還有一些原來就是失業的人們。由於制度的謬誤，許多能夠生產，而且有志獻身於社會人羣的人們不能夠得着職業，由於沒有機會獻賣自己的勞力就陷於飢餓，流浪在街巷之中。他們無處寄託自己的生命，只好寄託在求乞的形態上。求乞是目前社會制度中的一種不可免的人們的生活，在現制度沒有改變以

前，社會要允許這批人們存在，而他們也必需存在。然而在太平的時候，他們可以向別人去求助，可以像所有的乞丐和失業者一樣地去生活，因爲社會上有着多餘的物資，多餘的糧食。因爲有着多餘的東西，富裕的人們也容易起同情和惻隱的心。可是在一般人都鬧着災荒，人們都沒有富裕的物資和糧食的時候，如何又有能力去救助別人呢！於是這一批原來就是因失業而流浪的人們在現在異外的災荒的時期，他們就連流浪也不能做到，他們必需走上悲慘的死亡的路去。

這些都是在現形災荒中的犧牲者，而他們都是有着能力，有着向上的心，曾經用他們的血汗洒過對人們有利的土地，曾經爲人們耕種，紡織；爲人們建築，開關交通；曾經用他們所有的能力爲人們的幸福而工作過的。然而現在却躺在飢餓的血泊裏！

△災荒跟女人

「江南江北風景好，青紗帳裏起高粱。」多麽可愛的華北，可愛的故都，多麽壯麗的錦繡山河，又多麽幸福的我們的中國人民啊！

然而就在那麽樣一個故都裏我聽到一個故事，一個使我在聽了的當時十分感動的故事。

就在北京的鄉下有一個農莊，農莊裏住着忠實而勤苦的農民。他們春天耕種，秋天收獲。他們住着最簡陋的房屋，穿着粗賤的衣裳，吃着最粗的飯。他們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就去到田裏，太陽下去的時候回來。於是田裏就長出稻麥，高粱，大豆，他們把這些供給全北京的人民，不只北京城，還有華北，還有江南。他們用自己勞力的効果養育了無數千萬的中國的同胞。

但是災荒起來了，他們不能耕種，田裏不能生長。他們平日沒有積剩，在不能耕種和不能生長的時候，他們就沒有糧食了。於是他們吃蔬菜，吃糠，吃草。於是在這一家之中的人都想出去，他們想走到一個沒有災荒的地方，在沒有災荒的地方去找尋工作。

這個農莊中原來有壯年和老年的男子們，有一個壯年的婦人，還有幼年的兒童。最初，壯年的男人走了，其餘的人都在家裏吃草。後來，老年的男人又走了，婦人跟兒童在家裏吃草。最後那個女人也想走，但是她沒有步行的能力，而且她不知道去到什麽地方，她不知道到什麽地方去會比在家裏吃草好一點。而且，她如果走掉，她的孩子將如何處理。然而，最後她也走了，她不能忍受那種每天都吃草的事情。在一個大清早上她就離了她的三個孩子，她走了。

她走出去以後，仍然是留在北京城，她不能夠去到她家裏的男人們所去的地方，她不知他們在那裏，而且她也不能夠去。其次，她也不想去找他們，因爲他不想跟她的孩子們離開太遠。她的孩子們也許在她走後立刻就會死去，然而在她的心裏是永遠活着的。

在走出去之後她總想回去，然而一想到吃草她就停止了回去的念頭。因爲她是一個婦人，她沒有體力，不能去拉洋車，也不能去當苦力，她出來之後唯一的生存機會就是沿途行乞。然而她却能找到朋友，她的唯一的朋友就是一個拉洋車的。北京的拉洋車的很多，她唯獨跟這個拉洋車的成了朋友，原因是這個拉洋車的也是來自災荒的農村，他有一個妻子，他的妻子也跟她一樣，因爲不能吃草就出來求乞。並且，也正像她一樣，洋車夫也有三個孩子，她的妻子出來的時候也把她的孩子拋在家裏。

然而洋車夫的妻子失踪了。在有一天，在鬧着虎疫的時候她失踪了。洋車夫失了他的妻子以後感到痛苦，感到寂寞，感到惆悵，他就跟這個婦人成了朋友，因爲她的命運正像他的妻子一樣。

她有了洋車夫的朋友。洋車夫能夠跟他談天，能夠在高粱旁邊，在星光的夜裏跟她談到他的家鄉，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們的故事；但是不能教她拉車子。並且，他也不能把他拉車子所得的錢分給她一部分，因爲如果他分給她，他就要挨餓，第二天就不能拉車子。於是在黃昏跟休息的時候她跟洋車夫在一起，當洋車夫去工作的時候，她也去工作。

她還是想到她的家，想到她的孩子。當她過了一天行乞的生活，當她走遍了美麗的北京城，看見夕陽從故宮的金頂上熄滅它最後一道的光輝，月光和星光把模糊的建築點綴得更美麗的時候，她就出了北京城，面向着她所來自的田莊，遠望着她的房屋和房屋中被她所想像的孩子們。

她總是這樣生活着，不厭倦也不悲觀。因爲她想着，她總有一天可以回家去，或是碰見她的丈夫，或是她能夠尋找一份工作。她這樣自己相信，她的洋車夫朋友也這樣相信，並且，除開她跟洋車夫之外，許多人也還麽相信。因爲她是北京的人民，她曾經用自己的勞力生產的糧食供養過北京城，她曾經支持過北京城的錦繡的山河，錦繡的山河也是她的！

然而，在她不知道自己的成果，在許多人都不曾想到和注意到她的時候她就失踪了。她失踪的原因是，在有一天，在爲着虎疫，爲着在虎疫中一般市民的幸福和安全能夠得到保障，而災民必需被驅集到城外去。於是她失踪了！

我想讀者會不滿意，覺着這篇東西既不像小說，又不像散文，更不像評論。就是我自己也算不明白。不過我的用意和動機是好的，我想讓讀者知道一些災民的狀況，尤其是婦女的情形，因此我引了這一段我在北京時聽來的故事。故事的結構很平凡，然而事情是眞的，況且這也是災民婦女中一般的現象。因爲我們已經知道，在現社會中婦女總有許多特殊的痛苦。如果遇着一個意外災難和不幸的事件的時候，預先犧牲的是婦女，不能脫險的也是婦女。體力的缺乏固然是婦女自身的一個欠缺，然而對於婦女們更不利的是社會對她們沒有保障，這就是說，在生存競爭過程上社會給她們加了一種無形的限制。

災民的狀況不只是在華北，江南也是一樣，我們不是每天都看見許多躺在路上的人們麽？

冬天來了，可怕的事情更多，我們希望各界的事業家能夠注意到快要來到的冬季的災民情形，尤其是關於婦女和兒童一方面，能夠在政府的領導之下做一種救濟的事業！

夫妻間的懷疑

余極

夫妻之間，懷疑總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人人不可否認的事實。并且，這種懷疑是相互的；屬於好的一方面的。夫妻間的感情愈濃厚融洽，這種懷疑還是愈深。此乃必然的情形。

因爲，君對臣之愛；父母對子女之愛都是一律的，普遍的。惟獨夫妻之愛是有專一性的，而且是決對獨佔，決不容任何第三者之侵襲和搶佔的。夫妻二人對於他們的愛情均有專利權的。

如果丈夫以對妻之愛加諸任何人，妻是決對不容的；同時如有任何人引誘她的丈夫，她也一定會起而干涉的。同是一樣，男子對於他的妻子也有相同的感觸。

既然夫妻之愛是要如此的專一與堅固，所以必須加以十二分的維護不可，否則，一定會生裂痕的，至低限制由於誤會，也會引起懷疑，猜忌等等的。但是，事實方面因爲各種的情形，這種夫妻之愛是很難維護遇密的，同時也是很容易疏忽的。於是這種懷疑也就終難避免了。

不但這種懷疑是難於避免，同時它也有它的重要性。總括來說，它的重要，就是有害於美滿夫妻的。這也是當然的道理，無論夫妻間之感情是何等的堅固與熱烈，總是絕對不容這種裂痕——懷疑——參雜在其內的。

事實方面，雖說就是懷疑而已，現在尚且不能斷定這種懷疑就是自己的猜想，但是久而久之，也許這種懷疑就變成了事實；也許就會因此懷疑，而使夫妻之愛有了畸形的發展。如此說來，這種懷疑決不能容留的，必須澈底的解除不可。

解除的方法，也和治病是一樣的，必須先看看這種懷疑是怎樣情形，因何發生的。總之，就是欲治標必須先治本不可。

我們解除懷疑的方針既然決定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先讀一讀這種懷疑之由來。實在的說起來，也不過就是俗語所說的疑惑而已，天下之事可疑的還多着呢，也不會均有什麼嚴重的影響的。不過若是對於這種懷異不管它，而令它繼長增高，拖延下去。那恐怕將來一定會引起嚴重問題的。因爲久而久之你若不管它，一定會因之而能使懷疑成爲實事的。

這種懷疑之由來若是總括起來討論，差不多都是由於誤會而產生的。因爲人生在世，待人接物，若是不注意不理會的話，當然不會感覺到什麼意外感觸的。但是，若有一人之行動談話都被他人注意的話，如此這位注意人的話和被注意的人之間，一但會發生誤會的。因爲關係一人之形趾動作只有他一人曉得他己的用意，此外再無他人比他自己曉得更清楚了。如此情形，假使有他人用理想去揣度他的本意，當然不會十分對的，同時誤會亦由之發生，而懷疑呢，亦將繼之而起了。總括來說，懷疑是由誤會而產生的，但是若仔細的把發生懷疑的情形分析一下，也是非常繁雜的。現在因爲要取消它，我也不妨就把他的來源詳細分析一下：

A 喜出風頭

平日喜出風頭，這是大多數青年男女之嗜好，因爲年青氣傲，好勝心强，當然事事均不讓人的，想出各種方法，來試使大家注意到自己，如此欲達到目的，當然要在公共場所出出風頭，也好使人注意，所以說喜出風頭這件事是青年男女心目中所難避免的。至於出風頭的方式也各有不同，現在我們不妨來分開討論一下：

好修飾

這是意美觀念所唆使，古今中外男女無不有此思想，總是願意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一表非凡的，其實如此的打扮自己，若談到眞正的使命，也不見得準有什麼，大概都是借此好令旁人看自己之花容月貌，無疑的含有一種出風頭的蘊意。我們談的不限是婦女，大凡青年人都是如此的。如此這般下去，假若你尚未結婚的話，當然也許會招蜂引蝶的於自己前途也許好；也許壞，誰也不敢斷定的，總之，至重也不過只於關係其個人本身而已，與他人是無關重要的。但是假若你已經結過婚了，如此一來，你這種舉動一定會引起你的對方有一種疑感的感觸，這種情形，尤其比你的對方之尊容若稍差的話，更是如是。這種異樣的感觸也許是酸的也許是甜的，例不一定。酸的自然只限於吃酸了。而甜的呢，即指——也許以爲自己之丈夫或妻子，如此打扮，俱有吸引力，就是自己也覺得十分光彩。——而言

大凡談起來，是酸味居多，但是懷疑呢，由之產生了。這是一種能引起懷疑的情形。

喜跳舞或演劇等種種

出於本心就喜歡跳舞或演戲，但不論能力之夠不夠；環境的許可不許可。就喜歡這樣玩的，這無疑的當然也是出風頭心所使然的。因爲他們的本意并不是求藝術，也不是爲的活動，只要上場，令他人一看到自己，可以說就算達到了目的，結果好能得到他人的青睞；一星半點的好評，自然更是喜不自勝了。

如果跳舞是和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跳；演劇是和自己的丈夫或妻子配，那倒不會有什麼意外的問題發生，均屬與之所至，玩事大家一笑而已。

假是作這些事不是和自己丈夫或妻子作的話，其中就發生問題了。因爲自己的丈夫和妻子在太庭廣衆之下，爲萬目所注視，同時他或她又媚舞，而求得異性的贊揚，在這種場面之下，人非草木，誰又能不動心呢，屬於職業化的涂外。即或不吃醋的話，也許就要疑惑到自已的丈夫或妻子，對自己疏忽了，多少不會不生邪念的。久而久之，愛情也許就不會堅固了，甚至發生動搖。

其他

如同集會結社等等事情，也是青年男女出風頭的絕好機會。也可以引人注意的。總之作這些出風頭的勾當，假如一且你對於你的丈夫或妻子疏忽了，同時對付旁人太過於熱烈了，那一定會引起對方的懷疑。

B 由於特殊生活環境所造成的懷疑

如果你的生活或環境是特殊的話，也可以使得你的丈夫或妻子起疑念的，我

們不妨也分開來談談：

浪漫化之生活：

有些青年男女，自幼就過着浪漫式的生活，在他們自己并不以爲怎樣希奇，同時現代社會，更是不足爲奇的。交際廣汎，毫不拘泥。男女異性，一概不拘。假若你的丈夫或妻子也是如此的，當然沒有什麼關係，誰都不在乎的。反過來說，他或她不是如此，不管他們是不習此道，或不喜此道，因爲你們的愛情是濃厚的，所以他們一定要懷疑你的。這也難怪，以你的內體靠近異性；以你的金錢接濟旁人，在你雖然不在乎，沒有什麼特殊的使命，但是以你們夫妻關係來論，他或她不會不起疑惑的。

生養過多

關於這一點，可以說是專指丈夫對妻子的懷疑而言。有的時候一位主婦她生養過多了，不要說太多，只三五個小孩，即或每個小兒俱與之僱奶姆，自己多少，恐怕要受些累的。若是僱不起奶姆，那恐怕每個小兒都要經過自己的扶侍。如此，更較麻煩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的注意力既然轉移到小兒身上了，當然對於丈夫就多少要有些疏忽。若是遇到大方而曉得底細的呢，當然他是不在乎的，但是那些心目小的男人，他就會懷疑。對於他這種懷疑，因爲他對他的妻子是因愛情深刻而起的，所以我們還是不能加以非論的。

工作忙

這一條是指妻子對於丈夫的懷疑。新時代化的家庭的組織是如簡單，收入之來源也是活動的，或靠男子出外謀生，或是男女一齊出外作事。在我們中國普通的新家庭差不多都是靠男子掙錢吃飯，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後，至於女子無能服務更是如此情形了。但願男子在外服務能及早回來，於是這小家庭才離免於寂寞，事實上，有的是不許可的，也許有的因工作甚忙，卽日不得返家，不但如此，有的甚至數日無暇回家。於是妻子卽未免因惦記而引起疑惑了。還是出於自然的，因爲小家庭的人口根本就很簡單，一主要人物就只有兩個，若再有一僮不在家，當然其餘之一位卽不安於室了，不但懷疑由之而起，黑暗的，種種事情，也是層出不窮的。故而良件之間，當然彼此要有相當的注意，和監視的，如果一方面的交際太熱烈了，那怎能不引起疑念的呢！

關於夫妻間之懷疑能發生的情形，我們談到這裏可以告一段落了，大概可能的情形都談到了，所餘的也不過是和以上所言的相似的而已，所以不必贅述了。

現在我們還要說，這種夫妻的懷疑是良善的；沒有壞意的：最重要的是不能使之施延的，既然性質是如此，我們爲維護夫妻間美滿的愛情起見，不得不謀求妥善的辦法而免掉這種懷疑，而使夫妻之間毫無隔膜并無猜忌而後已。

至於談到解除的辦法，是和治病一樣的，對病下藥。在前面我們已經曉得了——懷疑是怎樣發生的了——，那麼，解除的方法也只有亦由此而入手了。我們現在不妨分開兩方面而談，因爲這種懷疑，夫妻兩方面都會發生的，一方面我們應該談到怎樣使我們自己這一方面不產生此種誤會；同時，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談到怎樣解除對方的懷疑，而使之疑雲疑雨能風消雲散，這才是我們討論的範圍：

A 怎樣去掉我們自己的懷疑

現代新人的家庭，夫妻二人差不多都是自己要結婚的，父母所訂之婚姻總是佔少數的，其實不論以上那一種婚姻方式，既然已竟是夫妻了，大約對於對方的個性，總有相當的了解了。既然曉得他或她的個性，那我們卽不應隨便加以深疑了。

這種意思，并不是說一點不會使我們生疑，不許我們懷疑。懷疑是愛情濃厚的表現，是要有的。如果沒有，卽證明我們對自己的人不關心。此乃指不應加以狐疑的。必須先把我們的眼光放大，看看他或她所作的是否得當；必須加以嚴密的考查，方能斷定一切，然後由我們的疑點去作些破壞的工作，以達到我們夫妻的愛情再度熱烈的目的。并不是既見對方所爲不當，便一味的懷疑下去。這樣，是最能搖動夫妻之愛情的。

至於談到我們的懷疑怎樣去掉之方法，也可以分開下面幾種步驟而言：

（1）最要緊的就是把我們的「心」放明白，展開了，不要看不見什麼便就要疑雲疑雨的，務必要放寬心，俗稱「海量」方可。其實講起來，不只夫妻是如此，就是作什麼事情，「海量」也是必有的條件。

（2）第二種步驟，就是說，既然我們的心已經放寬了，同時也是決不加以疑惑於對方。這時候我們祇有取靜觀態度了。坐視他或她到底對我是怎樣的。是不是對我是仍然未改；是不是對我有了異心。這些都要注意到的。如果他或她對我有了異心，那我只放寬心，也是不適當的。反過來說，若是他或她對我沒有異心，而我到反懷疑起來，當然也是不應該的。再者，就是還要看看他或她對我的舉動與態度是否有了變更，其實他或她若對我原來很壞，很好，那確沒有什麼關係的，好壞并不在乎，只求眞心而已。所以，假定他或她對於我一旦突然改變，當然，不能不小心他或她的，在如此情形下，他或她一定會有了外遇了。所以不能不緊防備的。他或她的這種變化待人，不管是由壞而好；抑由好而壞，都是屬於不好的。對於我們前途是不利的！

由以上的兩個方法差不多卽可以使自己不生無味的懷疑了，最低限度也可以證明我們的疑雖是眞是假了，如果經過相當測驗後，認爲自己的懷疑是不對的，當然要力謀改善，以免破壞了雙方的感情，如果證明我的懷疑不是錯誤的，對方對我的確變了心而不忠實了，那我也不應當再去懷疑他或她了。如果他或她的錯誤不大，那只好勸解，或是加以相當的原諒，如果他或她實在作了什麼不名譽的事，或作了其他有礙家庭的惡作劇，那也只好與之訴諸法庭，總之，無論如何也不必再懷疑對方了。但是，假定認爲以上二法不能十分證明對方的態度，不能解除我們的懷疑的話，那我們仍有下列數法可以辦到：

（3）假定你在他或她出風頭方面懷疑，那就不管對方是好唱戲或是好跳舞，你總得在這一方面去試探。如果他或她好唱戲，那你卽也和他或她一起唱；他或她如果好跳舞，那不妨你也加入和如果，各方面情形不許可的話，那你不妨在他或她的唱戲或跳舞工作裏面擔任些不重要的工作，看看他或她到底是否歡迎你，如果對方歡迎你的話，那這卽表示他或她之出風頭純係出於自然的，沒有什麼使命的，這種情形如果你們家庭經濟許可的話，這倒也無妨。如果在你要參加他或她的工作的時候，他或她反討厭你，視你如眼中釘似的，那麼，這卽證明對方對你是不忠實了。

（4）假定你的懷疑是由於對方的特殊環境而起的，那仍要看由於那方面而生的。如果因對方太浪漫而起的，你便應當理會對方是否在未和你結婚以前便是如此生活？對方原來卽如此，是否發生過意外的情形呢？這沒有懷疑的可以說，對方一定卽如此的浪漫，且已得過你的同意，而且以前他或她一定也沒有壞情形發現，否則，當然你卽不會和他或她結合了。所以假定你對他或她在這一點上發生懷疑的話，那你就可以不必懷疑了，另要把心放寬了，什麼事都沒有了，因爲這都是你以前許可的，你也考察過的。

但是，你如果因爲對方的工作忙而起了懷疑，那你儘可考察對方的工作是否眞忙因此疎忽了自己，如果是眞，當無話可言，如果是假的，那你既得證明，結果，當然也是可以不必懷疑了，聽你

聽你去解決好了。

如果，因爲生育過多，你反懷疑了她，這是你的大錯，因爲孩子是你的，她爲你而撫他們，當然要疎忽你的，如果你仍懷疑，當然是你不對的。這一點你只要放心，什麼疑惑自然打消了。

（5）還有如果懷疑是由於對方之應酬過甚而引起的，更容易解決了。旣然懷疑是由於對方言語之間發生，那我們不妨仍在他或她言語之間想辦法。假如他若誇贊某人時，我們在當時也可以幫助他誇贊，一方看他的態度如何，如果他幷不討厭你，那他的誇贊不過是爲應酬而起，於你幷無若何害處。如果他不願意你和他一起誇贊那人，這其中也許就出了毛病。

再者，如果你因他或她交遊太廣汎，太混亂。那你只好由他或她的幾個親近異性朋友身上取道了。你可以在他們面前誇贊你的丈夫或妻子，靜觀他們的態度如何，如果他們只是一味的奉承你，那你就不要懷疑他的交情不過朋友而已。如果他們在你誇贊你的丈夫或妻子時候，他們反仔細品評你的丈夫或妻子，這表示他們對你的丈夫或妻子有深切的注意，當然其中也許會生毛病的，總之，你的懷疑由此可以解除，不管如何，我們都有辦法，試探對方的情形，然後再循一定之步驟去解決辦理，決不應不言不語一味懷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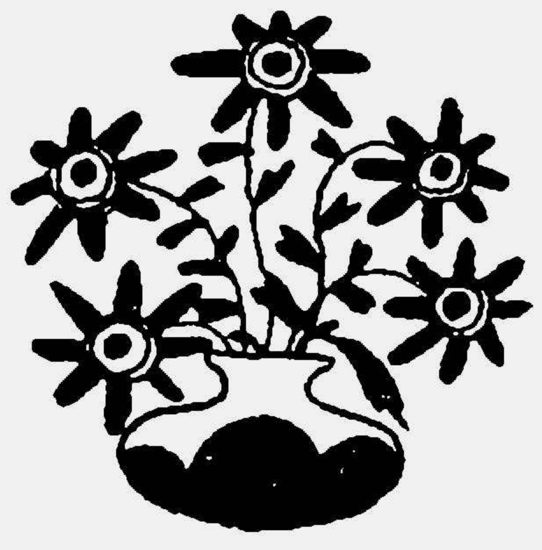
B　怎樣解除對方的懷疑

對方的懷疑倒是比較我們自己的懷疑容易解決的多，因爲他或她的懷疑乃是對我們這一方面而生的，假定我們曉得我們有什麼地方可以令之懷疑，那我們可以力改，便不難除他們的懷疑了。我們解除的途徑確很簡單，也可以根據上列懷疑發生之三種情形而論：

（1）假如我們太愛出風頭，如果只爲好玩，沒有其他使命的話，那我們便可以用盡方法在對方面前表現我們善出風頭的意義；如果假定我們對丈夫或妻子不滿意了，那也有光明正大解除的令徑，何必又要作此鬼鬼祟祟事情，而會對方懷疑呢？

（2）假定因爲你的生活過於特殊，他或她對你生了懷疑之念，那你儘可拉着他或她也過這種特殊生活，既屬夫妻，當然生活要同一的，如此情形下，他或她對你也就不會再懷疑了。

（3）如果因爲你交遊太廣，他或她起疑念了，那你可以把你所交之朋友也完全介紹給他或她，令對方曉得這些人之性情，品格，同時你交朋友的意義也很坦白告訴給他或她，如此情形下，對方一定就不會再懷疑了，同時既然他或她對你巳經生了懷疑，那他們也會自然釋的了。



中年婦女生活的檢討

陳翠珠

你也許已到了對鏡自照，背人嘆息的時候了。而且也有了鬢毛失色，額下生肉的不可掩飾的事實。從前玩要網球時，雖連玩兩套也覺得泰然無事，現在呢，跑上兩樓已覺得心臟異樣的悸動。晚上雖偶然出門，可是不久就想回家，縱然出席夜會，或跳跳舞，但也感不到什麼魅力了。你羨慕比自己年輕十年十五年的女人，縱然偶而約了朋友歡聚一下，但心裏總覺得寂寞。早上一覺醒來，已不能像十年前那樣精神奕奕，一骨碌地爬起來。而且往往無故自己發怒，無故憐惜自己。現在，你心裏總覺得疑狐不定，要以怎樣的心情活下去好呢？於是這種想頭愈進愈深，逐漸變成一種反省。一種宗教心似乎在心的深處萌了芽了，變成一種要依靠，要死力捉住的心情。聽音樂時無緣無故就下淚。而又往往想抓住子姪把自己的一生思想告訴他們，三番四覆地說過了也不覺得厭煩，甚至深夜兩三點時候毫無原因地把孩子叫醒。追至聽到兒女或姪兒說自己「大概年紀老了」，心裏覺得更加苦悶。

你應該勇敢的面對現實，不宜逃避的。因爲現在你已入了非常危險的時期。世人說這個時期是「厄年」。這名詞雖然有點過份的誇張。但是你假如不注意肉體和精神所起的變化，那末對於你這個時期也許就是眞正的非常危險的「厄年」，反之，如能夠理解，先有準備，則這個「厄年」就可以容易變成明朗的和平時期。實際上，這個時期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時代。固然，這既非少女時代一樣的緊張的戲劇式的時候，亦非二十歲左右追求戀愛和工作的熱情時代，可是決定你以後的生涯是幸福或是悲慘，是全靠這個時期的。

你要樹立精神上的人生計劃，實繫於這個時期。換言之，直到現在你只是常常戴起虛僞的假面具自欺欺人。現在呢，你得退居於精神心靈的祕密安息處，脫掉以前的假面具，露出本來的眞面目，是棄去一切矯飾和虛榮的眞面目。假如你依舊戴了假面具欺欺人，那末你此後的生涯只是煩惱與不幸之連續而已。

有許多人說，婦女到了中年的時期，就是進入了「危險的時期」，但在我看來，中年時期對於婦女是完全沒有危險的，有許多人都視這個時期與其它的時期無異，仍是一種正常的生活時期。我奇怪爲什麼有許多人仍然懼怕這時期的到臨。婦女在這個時期中何以必定有頭痛，偏頭痛，精神衰弱，種種毛病？我以爲這種設想是沒有理由的。如果中年的婦女有此毛病，大概是由於她心理上起了一種憂鬱的思想，由這思想引起身體的病痛。所以我希望一般中年的婦女在這個時期中，應存着快樂的心理，把精神振作起來。我們要明瞭，中年時期所謂必有的毛病，都是從想像而形成的，我們的身體完全是沒有什麼毛病。

不過有些中年的婦女，曾經嘗過中年時期痛苦經驗的，都以爲她們的毛病不一定是由幻想出來的。她們知道她們的疼痛是眞的，並且常感覺有一種精神萎頓的思想。

同時，中年的婦女，祗要過了 early autumn 那幾年，她們自然而然會變成快樂，因爲這好像是患了腸熱病｜由於身體自身作清潔的工作而起的寒熱病，所以在這個時期就是身體調整自己的內部，以適應後期的生活，保持健康的狀態。在這個時期中，婦女所患的毛病往往是精神的不安症，而這種毛病祗能以心理治療之。

例如，有種婦女，她們過了青年時期之後，也許她們在青年時期，爲了看護自己家裏的病人，或有不能獨立生活的家庭依靠她，以致不能出嫁，這種婦女一入了中年的時期，就爲環境壓迫，使她變成孤獨，尤其是使她覺得人生的無味，青春的被摧殘。她們若存了一種謬想，以爲她的生活如果不是如此必是多麼美麗和有價値。誠然，女子爲了自己

對家屬的一種責任而犧牲了她的青春，局外人對於她的犧牲和忍耐內心多不明瞭的，或者還會尋不着別人的敬重，不過她可以把她的犧牲，她的忍耐，付之社會事業，她對社會服務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這種女子若能存了這樣的心理，她們就會覺得快樂，對於人生的前途會感覺樂趣。但除了這以外，她還要不使自己不陷於孤獨和寂寞，從此以後，她們爲別人服務的範圍應要比前更加廣闊，要時時與社會接近，要爲社會事業而努力，參加社會上各部門的工作，如此，她們的身心因有事情繁忙，精神上有了寄托，她們便不會再陷於胡思亂想，或在寂寞時，被自己幻想出來的憂鬱打擊。

長梓作

教導（家庭婦女之模範）

在一方面，我們要明白，女子在中年時期所發生身心不爽快的感覺，並不是由于一個人的年齡的關係，而是由於過去多年來的生活狀況，逐漸形成，而至頂端的結果。一個人如果多年不運動，多年沒找着有興趣的事情做，那個人必定患消化不良症。一個人倘若不斷地憂愁，無一日開心，那個人亦必會患病，初時是患小毛病，但逐漸的增重，等到中年的時候，一切疾病的徵象，不論肉體的，或精神的，都從這時候發現出來。爲了證明我所說的話不錯，你可以觀察一下，你所認識的人，如此你就會知道許多男女都在中年時期都患了神經衰弱症以及各種的毛病，像是中年人必有的病像。

中年人的病徵也許是由於我們日常不良的生活，或神經的病態與身體機能的變化，積累成功的結果，要治療中年人所謂特有的毛病，就非注意掃除其不良的想像與重建其思想不可。

你在閒暇時，別東思西想，能多做事更好，若身體衰弱，不宜做煩劇的事，則宜多閱有益於身心的書籍，多到郊外散步，如住的地方不近於郊外的，到附近的公園散步一下亦好。而且，你應該像一個擁有才幹，教育，手段，技術等軍隊的將軍一樣，把威脅你的敵人徹底征服。然而在你的陣營內還有叛徒。世人所謂叛是指慮榮心，野心，貪慾，偏見，誇大，妄想，躊躇，猜忌，怠慢，意志薄弱。這正如任何一個軍隊都會有叛徒一樣。你如能巧妙地動員你的軍隊，深刻了解征服敵人的奧妙，整頓了戰爭準備，那末就容易征服你的敵人的主將「時間」了。爲了這，你首先要詳細調查敵國的形勢，研究敵人取什麼方向，用什麼機會，以什麼力量攻過來的。

第一個問題是！許多女人以爲人生一切只存美與性的魅力上•以爲女人一生的意義只在美與性的魅力上，這是錯誤的人生觀呀！

你原來是把人生一切興味都集中在男子，特別是那些向你求愛，讚美你美麗，爲了取悅你，大送禮物的男子身上。可是以在，你認爲是有力的惟一武器已逐漸變鈍了。眼尾的皺紋添了一條叉一條，身體上脂肪過多，體多添了一公斤又一公斤，於是你就逐步走入悲哀的深淵，不久月經停止的感脅如鬼之追你而來。你不是月經有點不調嗎？你周圍的男子不是被年紀比你輕的少女勾引去了嗎？你不覺得是度着無戀愛無愛情的沙漠一樣的人生嗎？你不感到「時間」已拔掉你的美好根蒂，摧毀你的有力之生？對於從前漠不關心的青春少女不感到妬忌，不想用陰謀阻撓她們嗎？不打算向那些有相當收入足以保證將來生活的鰥夫試你最後的誘惑嗎？

現在你應該仔細地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錯誤了。如要此後的生活幸福，那末你就應該在心上培養一個比面貌姿態美更重要的什麼了。

寡婦，夫妻別居的女人，未婚老女，都應該跟着這個問題——性的孤獨感奮鬥。丈夫早死，離婚別居，歷來獨身的女人自不消說，就是那些夫妻恩愛，過着滿足生活的女人，到了中年期也一樣每夜感到寂寞，想起青春熱情的消逝時期相去不遠。

而在沒有丈夫相伴的場合，寂寞當然更甚，由性的不滿而陷於討厭做人。可是沒有人會喜歡這樣的犧牲的。沒有一個男子相件的不滿足的人生，許多女人都抵受不起。雖然世上也會有少數泰然無事過孤獨生活的女性，但大部份女人一碰到性的暗礁，在肉體上，知識上，精神上，社會上就馬上崩潰了。無愛就無生。過了四十多歲的人，誰也會有此感覺，倘連這點感覺都沒有，那末她只好變成悲慘可憐的「老處女」，自掘永遠的墳墓了。

無論如何，中年期雖有怎樣好的條件，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如果沒有愛人，那末一切女性都會犯可怕的危險。中年婦女的種種錯誤，屢次犯罪，其故全在於此。

這類女人一到中年期就因疲困變成憂鬱和慣怒。只在辯論什麼問題，批評社會事情時，心裏才感到幸福。你已經是一個忘記笑只懂發氣的人。不論對待男女都是心存疑慮，極恨一切不合自己心意的事物。你想想那些能提高自己身價的男子結婚，你想成爲世上有名氣的女人，你想高出社交界周圍之上，你想一脚踢掉母親的非難與忠告。不久，你的面上有討厭的皺紋逐漸入了。這是野心的變形，你就要成爲固執病者一樣，常常過着被脅迫觀念所襲擊的生活。

然而，假如你放棄了好名的念頭，你以在的地位不是依然十分幸福嗎？到了中年期的女人，心頭沒有着落，抱着厭世的人生觀，決不會快活的。中年以後的人生，好處是在失銳的諷刺和好名念頭之外。

許多女人把人生全部安放在浪漫上面。你是否過份的「惟我獨尊」？而永遠尊重你對你效忠的丈夫是否受了別的女人的勾引？你不覺得像女王一樣傲視一切是當然的行爲嗎？可是這女王以在不是已漸漸多脂肪，日日變醜陋了嗎？這樣，你周圍的男子，不是愈來愈對你冷淡了嗎？那些深明任何好男子如碰到「惟我獨尊」的妻子一定日久生厭的伶俐女人，會否搶去你所敬愛的丈夫的靈魂？如是，你的家庭主權人的神聖權利受人侵犯，遭受破裂，不是挽無救方嗎？

浪漫史早成過去了。接踵而來的是什麼呢？你的過了四十的生活最悲慘的是要使世人愛護你，尊敬你，感激你。你在二十歲左右只靠你的美麗博得父母的稱贊，並不知道怎樣來努力去取得世人的敬重。可是到了四十歲，面孔早已不美了，就應該決心以有真實價値的言行來博得世人的尊敬。

——三二年十月十六日綴於翠樓——

家政

家庭實用

育兒保健常識（一）

葉庭芝　丁泳絮　合譯

前言

整個國家的強弱，以國民體格的是否健康爲依據，欲求國民體格的向上，必須要衞生防病，鍛鍊體魄，尤其應該在小兒時期，築成健康的基礎，所以每位做母親的，都應該担負起這個責任來，加以注意，這樣，不但使家庭中增添了不少活潑健康的兒童，並且爲國家亦造就了許多健康的國民，間接的促進國家的富強，那才是我們婦女界，在此新國民運動聲中，算盡了一個最重大的使命！

有句語說：「百年樹木，十年樹人。」樹木造林，據植物學家的研究，應先用功夫在苗圃中加意栽培，將來才能成爲良材，樹人亦不能例外，應在襁褓時，悉心撫育，不使受到摧折，因爲初生小兒好像植物的芽胞，體質非常嬌嫩，極容易罹患疾病，陷於慢性衰弱疾患，或造成衰弱體質，所以做母親的，應該明暸保育小兒的方法，和具備看護兒病的常識，小兒患病，不象成人能自訴痛苦，且每較成人容易釀成危險，所以看護上比較困難，一般沒有經驗的母親們，應具有研究的頭腦，精細的觀察，來保育自己的孩子。

講到疾病的看護，原是護士學上的專門學識，可是兒病的看護，恐怕不是一般普通的護士所能勝任，因爲，同是一種病原的疾患，因小兒體質的不同，營養狀態的不等，而所顯的現象各異，關於這種個性，體質，習慣，祇有做母親的日日接近，而知之較詳，認識較切，

小兒一旦有了變態，惟做母親的察知較早，例如發覺其體溫的高下，大小便的多少及形色，並異乎尋常的動靜，啼哭等狀態時，應以嚴密的注意力來觀察，知其有病，即行停止授乳，延醫治療，切勿因循貽誤，如果因過食而停滯或有輕度嘔吐下痢時，那末，稍知防護兒病及自療方法的母親，就知道暫停授乳，給以水飲，第待自然消化那就不藥而癒了！

西洋有句俗語說：「母親者！最良好的小兒科醫生也！」由這句話看來可見他們西洋的婦女們，對於看護兒病的知識，是非常豐富的，可是；在我們中國，因爲教育的不普及，大多數婦女沒有受到教育，姑且不論，就是受到相當教育的，對於這個問題，亦往往不屑加以研究，及至自己生了孩子，那一種偉大而且熱烈的母愛，會自然而然產生出來，灌溉到孩子們身上去，假使不明育兒原理，一味地溺愛，如無定規地授予乳食，以制止小兒的啼哭，或過度的給與糖果，及開食，釀成慢性消化不良的疾患，又如天氣未寒，已給小兒穿上綿暖暖的厚衣，致使皮膚的抵抗力漸漸退化，而容昔感冒風寒，因從小的習慣，養成了衰弱的體質，這都是那些不明育兒原理的母親們所促成的！這種小兒，不但容易罹患疾病，就是長大起來，亦不過成了一個不健康的病夫吧了！如果小時養成衛生習慣，鍊鍛成健康體魄，那末縱使冒風受寒，自有皮膚的抵抗力來抵抗，不致釀成疾患了！

還有一般無知的母親們，對於自己的孩子有了疾病，初時不加注意，及至病勢轉重，才焦急萬分，手足無措，東西奔走，拜佛求神，鬧得雞犬不寧，即使延醫治療，醫癒了，亦不過暫救了一時之急，至於對於體質的改善，日光，空氣，自然療法，又不加於留意，安能不使小兒的體質，陷于衰弱呢！

我國古代的內經上有幾句名言說：「病已成，而後藥之，譬如臨渴而掘井，臨鬭而鑄兵……所以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這是明白地告訴我們，衞生保健和疾病預防，是重在一切以上，與其提倡消極的醫藥治療，還不若作積極的保健運動，鄙人等有鑒於此，因節譯日本鼬柄直也等所著之家庭醫學大典，及築田多吉著之家庭看護秘訣等，關於小兒科部門，包括生理，病理和心理，及育兒上應有的知識，疾病的預防，簡便的自療，衰弱體質的改善，健康習慣的養成等等：寫成本書，題其名曰：「家庭實用——育兒保健常識。」現承女聲社主編先生的不棄，先行陸續發表，貢獻給我們女界同志，因鄙人等年幼學淺，文句粗陋，辭不達意，錯漏必多，希望讀者指示誤謬之處，俾資改正，不勝榮幸！

初生兒的保健法

第一節　健康初生兒的標準

日本三島博士調查報告之日本小兒平均體重身長表

初生兒頭圍男一尺一二女一尺一○

初生兒胸圍男一尺○七女一尺○七

初生兒脈搏一分鐘一三六。一歲一二○。二歲一一○。

初生兒呼吸每一分鐘三五乃至六○。

小便無色無臭。（詳細請參照第一章第十九節）

大便生後一二日間，排洩暗綠褐色之粘液樣物，謂之胎便。（詳細請參照第一章第十節）

睡眠生後一月內，每日除哺乳時醒覺外共睡眠二十小時，其後漸漸減少至十五小時及十二小時。

體溫當分娩時，較母體之溫度稍高，初浴時，由三十七．五度漸漸降至三十七度，哺乳兒在運動後，飽食後，及溫暖包纏後，體溫稍增。

顖門　即前頭腦部，有一塊撫之綿軟而有脈搏狀跳動者，又名腦門，俗稱「主命潭」，這是小兒頭蓋骨尚未完全發育，而遺留的三角形間隙，健康初生兒的顖門，約有拇指頭大小，若顖門太大，是小兒骨骼發育不良的徵候，所以我們中國古時的兒科醫對這個顖門，是很重視的，往往以顖門的大小形狀而定小兒的強弱。最古的小兒科醫書，名「顱顖經」，專講這顖門的。

健康體質

面色紅潤，頰部豐肥，常露溫和笑容，手足肌肉緊張，握之柔軟，滑潤，腹部微陷且軟，運動活潑，能食能眠，大小便正常，沒有驚懼的態度。

虛弱體質

面色蒼白，肌膚顏色不豔，常呈不愉快神色，手足細長，腹部凹或膨大，易驚恐哭泣，食慾不振，如稍變更食物，即易引起消化不良下痢，及其他變化，易起痙攣，運動不活潑，見生人懼怕。

第二節　初生兒斷臍法

胎兒娩出後，俟臍帶之搏動停止，縛臍部三寸許，用脫脂綿花沾酒精，嚴密

消毒，以絲線紮緊兩處，中間約距離寸許，用消毒剪刀剪斷其紮緊的中央點，檢視切斷處有無出血，再以消毒紗布包縛其端，盤屈於臍部，愼密包紮之，

第三節　預防膿漏眼的點眼法

初生兒應在未開眼前，先用清潔之絨布拭淨眼瞼，使附着之不潔物不入於眼內，然後用2%硝酸銀水，輕輕滴入左右兩眼內，各點一滴，使合上眼瞼，達到充分目的，此爲可賴待氏的預防點眼法，因在分娩時，母體生殖器內恐有淋毒性，分泌物粘着於小兒眼瞼，竄入結膜囊內，而成淋濁性膿漏眼，爲瞎眼的最大原因，所以必須行點眼法來預防它，又硝酸銀水若經過六—七星期，勢必分解，點入眼內，易釀危險，故須臨時新鮮配製，此法本由醫師或有經驗的助產婆行之，但家庭主婦，亦應具備此項常識及經驗。

第四節　初生兒沐浴法

點眼之後，其次即入浴，以適當溫度之水，（攝氏三十五—三十六），放入浴盆內，以左手握取小兒的兩手，小兒頭枕於左手腕上，以右手的掌面握住，小兒的臀部，徐徐放入湯中，兒身稍斜如胸邊抱持狀，以右手用紗布輕輕拭去小兒皮膚表面附着的污物胎脂等，若用肥皂恐刺激皮膚，所以最好先用「橄欖油」「萬士林」或卵黃，塗於皮膚上，輕輕撫摸，然後用水充分洗去，並須留意，勿使水液流入耳內，致引起中耳炎等耳疾，頭部眼及口等，應以另器盛水洗拭之。

沐浴畢後，用預先溫暖的法蘭絨包裹，在包裹時先以亞鉛華，澱粉等粉，研和，撤布於股間，腋下，顎下等處，以防濕疹及濕爛。

第五節　口內清潔

用脫脂消毒綿花，蘸微溫硼酸水，或重曹水，捲於食指，拭洗小兒的口腔，及舌部，此清潔法，宜每日行朝夕二次，以預防乳兒生鵝口瘡及白厚苔，在哺乳期內，尤須時時行之。

第六節　臍帶的疾患

臍部應特別注意清潔，乾燥，否則，每因臍部之不潔而感染細菌，初生兒由此而夭殤者，眞不知其數呢！

通常臍帶在生後五日至七日間，逐漸自然脫落，而呈肉芽性的創面，其後十二至十五日間，創面向內方萎縮而形成臍窩，在臍帶脫落之前後，易起種種障礙。

包紮臍部的繃帶，如纏之太緊，則小兒覺痛而啼哭，在更換繃帶時，須注意。

臍帶脫落後，每因小兒的大聲啼哭，或大便時的努責，形成臍突，應先於臍部放置消毒棉花球包紮之，爲臍突及臍部疾患的預防法。

臍帶脫落後的肉芽創面，和普通的外傷無異，當格外保護，若染入不潔物，易陷於化膿或壞疽等症，臍部潮濕，往往引起創傷傳染病，像破傷風，丹毒等，均爲小兒致死的最大原因。

第七節　臍部保護法

預防臍部化膿壞疽等症，應先用撒酸〇·五，澱粉一〇·〇拌和撒布於臍帶上，臍帶細長和發育良好的嬰兒，脫落較早，在脫落後，用消毒棉，撒酸棉，或硼酸軟膏貼於臍上，再用繃帶輕輕縛好，入浴前，先解去，浴後再更換新的繃帶，大約在十二日至十五日間，肉芽面完全癒合，若繃帶上染有污垢，須即換去，否則易引起劇烈的創傷傳染病，不可不注意。

第八節　初生兒的正常姿態

嬰兒在寢時，無心無慾，很自然的睡着，姿態和在腹內時相同，足屈向腹部，兩手緊握放在胸前，仰臥側臥都如此手足常很活潑的屈伸動搖。

第九節　衣服和寢具

，在初浴後，宜先預備溫暖的衣服，質地，用已經落過水的棉布，上衣以白色爲宜，並須寬大，腋下附以長帶，能迴繞束縛，襟下前後角兩面，皆附以短帶，能夠很便利的結縛。

嬰兒的抵抗力薄弱，對於寒暖應時時注意，衣服以適當的能保持其體溫爲主，不宜十分厚着，應視氣候寒暖以爲標準，須以薄爲主，使皮膚增加抵抗力，久之，而成習慣，即可能養成健全的體質了。

寢具中的被褥，最好用白色柔軟輕暖的質料，因爲白色染了污是很容易看見的，爲防嬰兒的大小便沾污，應在褥子內襯一防水布或油紙，被褥等宜常常更換，並行日光消毒法（放在日光下曝晒）。

（待續）

怎樣處理兒童的「好吃」「說謊」和「爭吵」

·寒　專·

誰都不難意識到每一個兒童所蘊藏着的智能，是具有無限發展的前程的。所以社會和國家未來的一切創造責任，都須寄託在現在的兒童身上。在以前，一般人對於兒童的觀念，都僅視爲大人們的附屬品；並且當作「傳種接代」和「愼終追遠」的工具。因此他們只要有飯給孩子吃，有錢給孩子用，便以爲盡了父母養育的責任及能事。要曉得孩子在小的時候，頂容易感受外來的刺激，而且言語的基礎，差不多已經打好，做人的習慣，差不多已經養成，所謂：「三歲定六十」便是最好的供狀。所以我們教小孩子，應該從小教起，尤其是開始的時候，更要教得好。如今我姑就兒童們最普通而又最易養成的習慣—「好吃」「說謊」「爭吵」。把它們的養成的原因與處理的方法，略加說明，以供獻給一羣作母親的人們。

（一）好　吃

養成好吃的原因：

（一）受食慾的衝動：食慾的衝動，是與生俱來。尤其在兒童時候，他的食慾衝動，非常的利害。所以不問飢餓，遇到東西便想吃。

（二）食的需要不能滿足：兒童食量和大人不同，飲食的次數與質量，也不能完全和成人一樣。

（三）養成了不正當的飲食習慣：有些人家，吃飯沒有一定的時間和次數，到了要吃的時候，便吃一次。因此兒童養成不正當的飲食和習慣，所以遇到東西便要吃。

（四）弟兄姊妹多，食品分配不均勻：有許多家庭裏，兒童很多，有什麼食品，很難分配均勻。

天眞　孝翌作

（五）家庭吃飯太無變化：普通的家庭裏，吃東西沒有什麼變化，兒童吃得慣了，並不覺得好吃，偶然看見人家吃別的東西，儘管不見得好吃，但是他也想嘗一嘗。

（六）買零食很便利：有許多人家住的地方，和零食攤子相近，兒童有了零錢，便去買東西吃，因此就養成好吃的習慣了。

處理好吃的方法：

（一）規定兒童飲食的次數：養成了習慣，便不致會想東西吃了。

（二）注意滿足兒童的需要：給兒童吃的東西，要內確能滿兒童內需要，兒童不感營養的缺乏，沒有飢餓的痛苦。也不致兒食垂涎了。

（三）少吃糖果和其他雜食：兒童吃了糖果和雜食，便不想吃飯。因為吃飯少，便容易餓。因此常常想吃東西，並且常常想吃糖果一類的東西。

（四）弟兄姐妹平均看待，遇到有什麼東西，大家平均分配，不致爭多嫌少，不致互相搶奪，好吃的行為，也可逐漸消滅了。

（五）提倡儲蓄的儉德：每一個兒童要替他設一個儲蓄的機關，使兒童將零錢便儲蓄起來，不致有了錢，便去買零食吃。這樣便不致養成吃零食的習慣了。

（六）注意積極的鼓勵：家中總有些兒童不好吃的，父母對於不好吃的兒童，特別加以獎勵。

（七）注意消極的限制：當別人正在吃飯或吃東西的時候，不到人家去玩；東西吃飽了便不再多吃。好吃的孩子表示不歡喜他；當孩子哭了，不拿吃的東西來哄他；不能吃的東西，無論如何也不能給他吃。這樣對於吃東西便可以養成正當態度了。

（八）使兒童知道好吃的壞處：好吃肚子會痛，好吃沒有人歡喜，這些簡單的觀念，也當使兒童明白，明白以後，自然便不好吃了。

（二）說謊

養成說謊的原因：

（一）受家庭的暗示：家庭的人對於鄰居人家，親戚因為對於一件事不願直接告訴，便說幾句假話去掩飾或推諉，因此兒童也有了說謊的印象，並且遇事也實行說謊。

（二）由於母親的庇護：平常的家庭裏，父親和母親的態度向不一致。父親很嚴厲的，母親很溺愛的。如果兒童做錯了事，母親怕孩子被父親責備，便教兒童說謊去蒙混父親。因此兒童便知道了說謊的道理。

（三）視聽的錯誤：兒童的感覺，常常會發現了錯誤。他把一件東西或者一件事情看錯了或聽錯了，對人家說起，人家就說他是說謊。

（四）怕受別人的責備：兒童做錯了事或是把東西弄壞了，他怕被人家責備，或是被人打罵，沒法想，只有拿謊話來蒙蔽。

（五）由於欺騙和僥倖：他向別人要東西或是請別人做件事，他很怕別人不肯，只有說謊去欺騙，以應一時的僥倖，同時因為欺騙和僥倖有了一次的成功，以後對於說謊，格外有希望。並且有時以說謊拿人取笑。

（六）誇耀自己的本領：兒童多喜歡誇耀自己的本領，有時自己沒有這樣的本領，因為要在別人面前誇耀自己的本領，遂不惜說謊。

處理說謊的方法：

（一）父母要以身作則：要想兒童不說謊，父母自己先要不說謊，對於一切的事情，表示一個很公正誠實的態度。

（二）指導兒童說話的方法：說眞話才有價值，說假話被人家看不起，凡事看清楚了再說，要聽清楚了再說，不隨便的說出來，說錯了人家便以為是說謊的呢！

（三）要相信兒童的人格，在未證實兒童說謊以前，儘管對兒童有懷疑，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對他說：「你是說謊的」。

（四）考查說謊的原因：已經發現兒童說謊的事實了，應考查他說謊的原因。

（五）滿足兒童的需要：凡是兒童正當的需要，我們應當設法使他滿足，他所需要的，已經如願以償，便毋庸說謊和欺騙。

（六）養成誠實的習慣：父母在未發現兒童說謊以前，或已發現說謊以後，要特別注意誠實的訓練。

（三）爭吵

養成爭吵的原因：

（一）本能的衝動：因為鬥爭本能的衝動，因為求知本能的衝動，因為好勝本能的衝動，這樣便很容易使小孩子們吵鬧起來了。

（二）父母待遇不公平：普通的父母，往往待哥哥弟弟，比較待姊姊妹妹好。兒童的食用都不能一律平等，以致兒童常常向父母爭吵，或向哥哥弟弟吵鬧，致兄弟姊妹之間便變為不和氣不親愛。這是很可惜的。

（三）以吵鬧做遊戲：有些兒童常以吵鬧做遊戲。就是以吵鬧為有趣，便顧不得家庭的秩序和安靜了。

（四）不能滿足正當的需要：兒童有了正當的需要，不能滿足，也足以使兒童發生爭吵。

（五）受家庭的暗示：家庭裏，社會上爭吵的事情正多着，兒童起初由暗示而模仿，以至再遇到什麼事，也實行吵鬧起來了。

（六）家庭的設備不完全：家庭裏沒有相當的遊戲場所，兒童沒有正當的遊戲器具，便以爭吵為娛樂了。又家庭裏玩具太少，兒童為搶奪玩具而引起爭吵也是常有的事。

（七）兄弟姊妹太多：家庭裏兄弟姊妹太多，往往很容易發生爭吵。

處理爭吵的方法：

（一）要滿足兒童的需要：衣，食，住的需要，固然要使兒童感覺滿足，就是用的，玩的東西，凡是兒童需要的，也要設法供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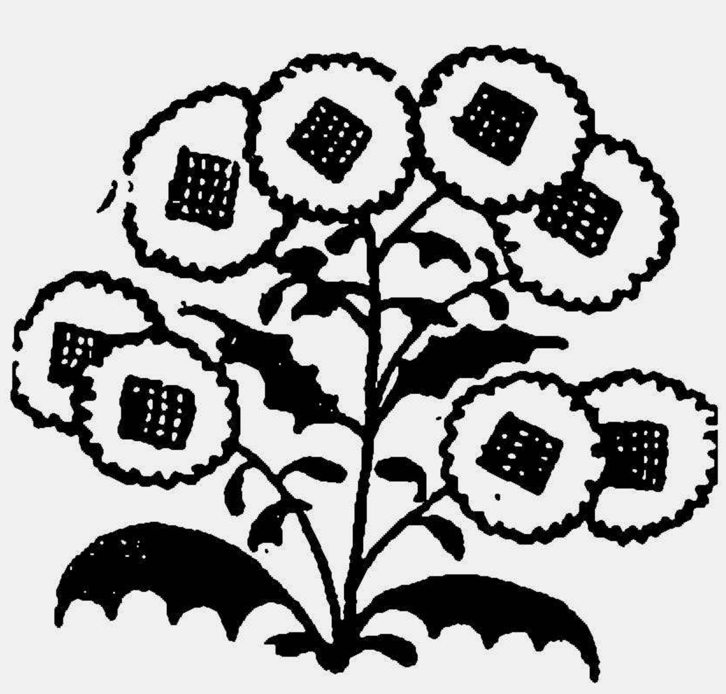
（二）一樣看待子女：父母不能喜歡兒子，不喜歡女兒；也不能喜歡小的，不喜歡大的；同時除有特殊情形外，各兒童的待遇要一律平等，這樣兒童對於父母便沒有吵鬧的事情發生了。

（三）指導兒童做正當的遊戲：父母應多指導兒童做正當組織的遊戲。有機會最好父母也參加兒童的遊戲，使兒童感覺不吵鬧更有趣味。

（四）改良家庭環境：家庭的設備，要力求完備，並且合於兒童的生活，使兒童可以很安靜地做他自己的工作。

（五）訓練年齡較大的兒童：將年齡較大的兒童加以訓練，使他能夠領導小的孩子遊戲，工作不和小的孩子爭吵。

（六）拒絕吵鬧的要求：兒童往往拿爭吵作為要求的手段，父母對於兒童這樣的要求無論如何要拒絕。



一所中日合辦的科學研究所

方媚

誰說上海是商業都市？誰說上海沒有研究自然科學的儀器呢？

許多人自身在商業機關服務，家裏父兄也在商業機關服務，所結交的朋友也多在商業機關服務，耳濡目染，都是些股票，投機，買進，賣出：：等名詞，久而久之就把科學置忘了。又有幾個人注意到在這同一的上海地區之內，同樣存在着一所以純粹研究精神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研究所呢？

說到自然科學研究所，從創始到現在已有十多年歷史了，因為他們埋頭做自己的工作，不事宣傳，所以外界知道的人並不多。

但是那是一所培養人才的理想處所呢！

所址位於祁齊路和徐家匯路的轉角，一片油綠的楓葉映照在圍牆頂上，裏面是那麼靜，好像那排楓樹把學府和市俗分開了三千里似的。

還是盛暑揮扇的時節，我隨着本社社長左俊芝女士一同作首次的觀光。但是當我踏進所園，却覺得有些熟悉。它的外表帶有七分的美麗和三分的嚴肅，顯得既可愛又宜敬，甚至於希望終生和它為伍。後來我想到北京的燕京大學和杭州的之江大學不是也擁有美麗的校園嗎？那末我對它感到熟悉，正是為了它和燕京之江的校景有相似之處的緣故。

△沒有國界的情誼

有一位小宮義孝先生，是專門研究生物學的，非但是位權威的生物學家，而且他的詩文在日本文學界裏也很有地位。他和本社社長原係舊識，所以那一天就負了嚮導的責任。

据說自然科學研究所成立不久，就遭逢一二八上海事變，民心的恐慌和市面的紊亂，影嚮到許多學校不能正式上課。後來又經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事變，上海四郊都焚燒了，遍地都是破瓦碎磚，沿長江下遊一帶的學校和博物館差不多焚燬無餘。這幾年間正是研究所由創始而落成到責任增重的時期。

小宮先生說：「外邊炮火盡管響，裏面工作仍舊照常，戰爭對於學術可謂一大致命傷，所以在戰爭期間研究學術的人更需要沉着努力。那時候我們派人到京滬兩地搜集烽火下餘剩的寶物，那些寶物以前都是藏在博物館，圖書館或是私人住宅裏面的，若是沒有戰爭，那些機關和個人將負起多麼大的學術使命呢！」

談到所裏的情形，他說一切研究員和研究生全以研究為興趣，有學問的位置就高，日本人和中國人同樣看待。研究科和庶務科所有人員完全住在宿舍裏，由早到晚一年四季大家生活起居在一起，所有的中國人都會日本話，日本研究員也都學中國話。不分國界的友情溢揚着，眞像同生活在一個家庭裏一樣的快樂。

△鄉間的樂趣

沒有談幾句話，已經是十二點鐘了，小宮先生請我們到他家午飯，事實上附近地方之偏僻也很難得有一兩家飯舖，於是我們便做了一次不速之客。

飯後尤其寂靜，園裏養着的白鼠按着分類臥在自己的籠子裏，還有一種矮狗，長不過一尺高不到六寸，形狀頗像猪，雖然比不上一般養在高樓的狗玲瓏英像，可是它的那種誠懇老實的樣子，正代表一些鄉村人民的可愛。

園子裏又種着各樣菜蔬，這是研究生們課餘栽培的，他們研究室以外的生活就是打球，觀察氣象，散步和種植，多麼安靜平和啊！

△事工和貢獻

可是在研究室內就不然了，工作緊張的情緒就不容任何人說一句多餘的閒話。整個的講，自然科學研究所可以分做兩部：其一是生物學科，二分是理化地質科。以往對我國的貢獻，如黃河的物理學的調查，魚類分類的研究，鑛產分佈的調查，寄生蟲，地方病和病理學的研究等等，都是切於實際應用的成績。

因為那時方當盛暑，市面上流行着痢疾症，所以有幾位專門作阿米巴的研究。他們遠涉十幾里地從市區醫院中取得痢蟲阿米巴，培植在瓶子裏，帶回所去研究。這部分研究員在當時最忙了，可是他們以研究為興趣，並不感到厭倦呢！

小宮先生末後領我們參觀魚的標本。談到魚，我們知道魚的身體裏有種卵蟲，吃之能生寄生蟲病的，簡說這種蟲的分類，視其排泄器，構造才可以分別，是一種專門學問。別人告訴我小宮先生專長於這種研究，除他之外，整個亞洲很少其人。

他們搜集的魚類標本約有幾百種，小宮先生指着一種常見的對我們說：「你記得蘇軾後赤壁賦中的「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嗎？其實就指着這種鱸魚而言。」我想到蘇軾那個時期，生物學當然沒有現代發達，只得用一大串形容字來象徵一件事物了。「自然科學研究之事工那麼偉大，只可惜我對於這方面的知識有限，不能立在內行人地位說幾句學術上的話語。尤其抱歉的，當參觀之後，我便患了一種精神衰弱症，心臟跳得很快，離社休養了一個時期。於是把曾經應允過寫篇文字的諾言，也只得放下，這是我益發感到慚愧的事。

現在草成這篇，唐突塞責，聊表我衷心的欽佩，一方面感到上海人患精神衰弱病者之多。假使我們都能住到自然科學研究所裏，整天呼吸新鮮的空氣，過安平的日子，精神衰弱症必定不會再犯了。

讀書隨感錄：

從「子見南子」談到儒家的婦女觀

樂未央

「子見南子」是一件微妙而有趣的故事。

這樁舊事很使後世的正人君子，尊男卑女的先生們縐眉，覺得有些難堪。在他們正統觀念中，多少總認爲是件不大榮譽的憾事，未免與「萬世師表」的顏面有所抵觸，因此不惜用種種的方法來替古人辯解，似乎這樣就可洗滌這一「白圭之玷」，而收「求全」之效。

然而不幸，這件「子見南子」的最初記載，偏巧明明的寫在論語的「雍也篇」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文句雖簡，但意義是很可瞭然的。要是照現在語體文寫起來，應該是：「孔子跑去拜見南子，子路極不開心。害得孔老先生發起誓來：「如果我錯贊了，一定爲天所棄！一定爲天所棄！」

從「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和他老先生對天發誓的嚴重態度看起來，這樁事就顯得有些蹺蹊，內中定有些微妙的線索可尋，至少南子是這些微妙線索中的一個中心的環結。

那麼，南子是一個如何樣的人哩？

南子，据朱熹集注說：「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記載比較詳細的是列女傳。在列女傳中劉向把她歸入於「孽嬖傳」的一類，和夏桀末喜，殷紂妲己，周幽褒姒，這些歷史上出名的「妖孽」並列一起，貶爲衛二亂女之一：

『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蒯聵奔宋』。

以這樣一個聲名狼藉，素有「惑淫」的婦人，而一向嚷着「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的孔老夫子，却去「北面稽首」，拜見南子，未免有損男性之尊嚴，而失聖人之體統，眞是從何說起！

所以隔了幾百年後，太史公司馬遷作史記，大約有察於此，覺得論語的話有些模稜不妥，看上去有些刺眼，於是擺筆爲文，做起文章來時，就有了些增删。不過和論語的記載一比較，一對證，修正的跡痕是顯得很淸晰的。下面是「孔子世家」中的一段：

「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

又說：

「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由上二小段文章裏，不難想見司馬遷是怎樣在玩弄文字，，竭力替孔子編辯：他由論語中截取了「頭」和「尾巴」，中間滲入了男性的主觀成見和儒家的正名觀念；從論語的「子見南子」到世家的「不得已而見之」，這一蛻化過程無疑地也反映了當時衛道者對這樁事情的看法。司馬遷的意思，照他這段文字看來

，「子見南子」這檔事並不否認，不過他捏造了一些事實並把它加以曲解罷了。

他說：

（一）是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可見是南子主動求見孔子。

（二）「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可見孔子本來不高興去見她，出於無奈何，可見不是孔子自已跑去「北面稽首」的。

（三）「夫人自帷中再拜」答禮，還請夫子一起坐車，招搖過市，則夥驚南子也沾了孔老先生的光，的確當得起孔子的贊語：「我本不願見她，但是見了，她倒也頗能答我以禮！」（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而子路不悅，簡直是「孺子不可教也」（？）多此一舉。

如此一個轉灣，把主動卸責任在南子身上，替孔子總算爭還不少面子，妙則妙矣，無奈「北面稽首」，「同車」「招搖市過之」倒底又留給世人一個惡劣的印象，多一重譏諷聖人的話柄。

到了宋朝出了個朱熹朱夫子，除了抄襲「太史公」的老文章繼續於以保存，並更進一步與以發揮，加入些新的資料。

他說：「孔子至衞，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這是抄襲。「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這是新的發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到「……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則是正面爲孔子解嘲，「聖人道大德全」，即使見見惡人，與孔子又有何損？總之，孔子自有道理，「豈子路所能測哉」！

妙論！妙論！原來「子見南子」不是什麽「不得已」的問題，而是「禮」的問題，以滿口禮義廉恥的孔老先生，在「禮」的大帽子底下，當然只得乾脆去拜見——向着南子「北面稽首」了。

時代畢竟是向前的，而朱子也的確比太史公要設想高明得多並且考慮週到。但他們都認「子見南子」不嫌，對於聖人這雖不是一個污點，祇少也是個小瑕疵。揉粉，雖然暫時能掩遮一下生在臉上的瘢疤或雀斑，但流了淚或汗，就難免要顯出原形來，最好想法根本把雀斑剷掉挖去，不過可惜人間似乎尚無美容院有方法能盡除雀斑，因此祇有一方法，那就是否認，說：「那不是我臉上的雀斑」！那頂爽快，然而使她悲哀的，拿鏡子一照連她自己也不會相信自己的話的。

「子見南子」跟瘢疤或雀斑在這些地方就有些相像，司馬遷和朱熹的熱心辯護喻之爲粉飾，該不算是誣蔑的罷。可是粉飾得太不合情理，就容易叫人覺察到他們是在「聊以解嘲」，袒裼袒裼孔子，使使「障眼法而已。

崔東璧就不同了：他是個敢於疑古的學者，是有清一代學術人材中之佼佼者，他還以考据的姿態出現批評過朱子的「曲爲之解」，他在洙泗考信錄中他曾辯道：

「朱子謂「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且据世家之文，以爲「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其說似矣。然古禮不可考，春秋傳中亦殊不見，則朱子亦僅出於臆度，恐不足據也」。

然而不幸得很，崔東璧一方面指謫朱子的「不足据」，一方面自己却更進一步以疑古的方法來抹煞「子見南子」的事實，替孔子抱腰，臨時客串扮演一下「幫忙」角色。他把論語「雍也篇」「子見南子」一章冠以「存疑」而加以否認，以爲這一章「蓋後人采他書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別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爲之解也」。

經他這樣輕輕的一點撥，朱熹一類的注疏家竟然如瞎子斷匾，極廣心機，原來「匾額」「固未必有」哩！東璧先生畢竟是個「亮眼」的聰明人，然而——又是一個然而！——崔東璧這次却撲了個空，雖是「亮眼」，但可帶上偶像崇拜的有色眼鏡，所以也不管匾額是否果正樹在那兒就急急忙忙脫口而道：「此事固未必有」！其實若使明瞭他連孔氏三世出妻，孔子女兒再嫁的事實都敢加以否認，（皆見考信錄）以見他對孔子的盲從，重男輕女的偏解，也就無足爲怪，而知其謂「未暇別其醇疵者」則言外之意實也不難推測——換句話說，假使是一件關於美德的事，就是「附之篇末」也無妨矣！

所苦的，是他又缺乏充分的證據來抹掉這一污點，因而祇好半途裏捧出孔子第十二世孫的孔安國來做陪客，以重信實，「你們還用懷疑嗎？他老先生的後代也這麽說呢」！

且看他怎樣引孔安國的話：

「此章漢孔安國固已疑之。孔氏曰：「舊以南子者，衞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而疑焉。蓋男女之別，本不應見，加以淫亂，益非所宜。而指天爲誓，亦與論語所記聖人平日之言不倫」。孔氏疑之是也」。（洙泗考信錄卷二）

江慎源先生說得好：「孔子這種態度與語言，（按：子見南子及咒誓）其實是無所用其懷疑，因爲孔子對子路是常常如此的」。（江編：孔子頁五十八）。孔安國根據於「指天爲誓，亦與論語所記聖人平日之言不倫」，而懷疑「子見南子」係後人托僞，莫非偏人罷了。因爲論語中記孔子日常生活發怒咒誓是不乏前例的，尤其是對子路，如「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子路是個剛直的老實人，常時喜歡與孔子辯過明白，不像顏回只會順從孔子的意思，弄得孔老夫子窘住。有一次「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被他說倒了，只好說：「你這個討厭的饒舌人！」」（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而且按常理，驕氣的子路對於素有淫行的南子，當然早已不滿，而現在平日講仁義談廉恥的先生却跑到衞國「北面稽首」去拜見她，非但稱贊她懂禮，還陪着靈公與南子，同坐一車，招搖過市，怎能不使子路「是可忍孰不可忍」地粗氣大發，逼得孔老先生賭咒發誓，這豈是孔安國之言所能輕輕抹掉了的！

其實這些都不過是「曲爲之解」的托辭，問題的癥結却還在他老先生如何要跑到衞國去拜見南子。換句話說就是「子見南子」的企圖怎樣？這原因是不難推測的——孔子的企圖說得動聽點不外想實行王道，「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而實行他的政治理想，理想政治。孔安國謂「舊以孔子見南子，意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故也」云云爲踏扯」，實則是他自己的多心。至於說「行道既非婦人之事也有例外，被聖人加以青睞的時候，譬若後世之由裙帶關係而獲得進身之階，以「行治道」等等。假使他還沒天眞到這樣白癡的程度，那想來定是出於一種由衷的難言的苦楚吧！

「呂氏春秋貴因篇」有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這位釐夫人就是那位南子女士，「因也」也即「意欲因以說靈公也」的那個「因」。

吳虞曰：「其以干祿爲心，汲汲於從政，三月無君，栖栖皇皇，自比匏瓜，貽譏喪家之狗，下拜南子，思赴佛肸，所於至七十二君之多，急於求沽」。（詳見吳虞文錄）這話出自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之口，在我們看起來雖然嫌火，流於偏執，然而平心靜氣細細一想，却不得不承認他的話並非架空捏造，實也事出有憑，蓋皆明載於論語中也。

「子見南子」「意欲因以說靈公」，在理論上不單與論語中孔子日常言行相符，而按諸事實，也屬可能，因爲當時正當孔子從政治舞台上最得意的黃金時代而遭受挫折的一時期：也即魯君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膰肉不至，孔子被迫離魯他去，躑躅路途，又因狀類陽虎被拘於匡，經過一連串不如意的變故，可謂鬱鬱不甚得志，也是孔子自己所說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的時候。

身處逆流的低潮，這位被孟子譽之爲「聖之時也者」的老先生，抱着「無可無不可」的處世哲學，要是能因南子之故而得行治道的話，則也何樂而不爲呢！「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孔子不云乎？「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豈不是很好的註脚嗎？且如朱子所云「聖人道大德全」。那麽見見「惡人」又有何妨。若使果眞能獲得一官半職，則「大展鴻圖」以冀實行「小康」「大同」，那倒也實惠之至。這本來也人情之常，固不足爲奇的。所可怪者，是這檔事竟會引起許多注疏家的「曲爲之解」和正人君子的不安，却也是極可令人會味的。

然而最使人頭厭的，乃是該態既不可能，否認又不足證，所以降及近代，初有康聖人南海先生倡「子見南子」爲孔子早行西俗，男女社交公開的文明禮，近乎大同而大加贊美；復有朱謙之先生稱孔子主張男女平等，戀愛自由於後（說見大同書及一個唯情論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可謂先後輝映，「吾道不孤」。但終覺得有些不自然的感覺或者如晉迪人稱之爲「肉麻」，容易叫人想到那是「捧」場，或者是在講笑話（甚至是神話），和說易經早已有相對論的思想不差上下。

更有趣的，「子見南子」還害二千九百年後的子孫鬧了一場有趣的官司。民國十八年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師生根據林語堂子見南子的劇本在校慶時演出，不想惹起孔氏六十戶族孔傳堉等向省立二師校長宋還吾提出侮辱祖宗的控告，其呈文中有云：「……學生扮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員服裝南子，淫冶出神，歌桑中之淫詞……」一時輿論譁然，但不久教育部一紙「下行文」，結果迫得校長辭職了事。（詳見陳子展編：孔子與戲劇）

大概由於「子見南子」的富有戲劇意味，這些年來不僅沒有被人遺忘，反而被採作廣泛的文藝題材，它不但曾在舞台上演出，也寫成歷史小品（南容作、見歷史小品集），甚至外國作家如日本著名文學家谷崎潤一郎也把它創作爲小說，題名麒麟（田漢譯），並且銀幕上的孔夫子似乎也沒放過這一有趣的「插曲。」

但是這些都祗能算作「閒話」。歸根結蒂，問題的中心戳穿了，骨子裏却還不過是儒家重男輕女的婦女觀在背後作祟。

所謂儒家的婦女觀是產生於自然經濟的基礎上而服役於宗法社會男權中心的生殖本位底一種典型思想——一種蔑視女性的思想。它的內容簡要包括了下面的四點：

（一）男尊女卑是自然現象。

如孔子贊易作十翼，其繫辭傳開首就寫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於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這不是明明承認男女尊卑貴賤之別，是天生如此的嗎？

既然天生男女，「已分畛域」，是故詩經斯干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二）男女有別——「夫爲妻綱」

「禮記郊特牲說」：「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這就是說「男女有別」乃是人之所以不同於禽獸的處所，如果男女平等，那就不成其爲人類了。是故內則有言：男女不同椸枷，不敢懸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男女分別之後，甚至連夫婦倆的衣服都不能掛在同一的架子上，不能藏在同一的篋笥中，何言其他！

因此孟子在講到五倫的正常關係就規定這樣標準「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禮運十義也差不多：「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

（三）婦女是男子的附屬品。

在儒家的眼中，男女非但是不能平等，並且更進一步認定婦女是沒有獨立人格的附屬品。「大戴禮本命」說得最爽脆：「婦人，伏於人者也」。又釋女子道：「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禮記郊特牲中也說：「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穀梁隱公二年云：「婦人謂嫁曰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於是三從四德是每個女子必須具有的德性了，如喪服傳里記載着：

「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孟子亦言婦人以順爲正。把女子的地位，變成服從役使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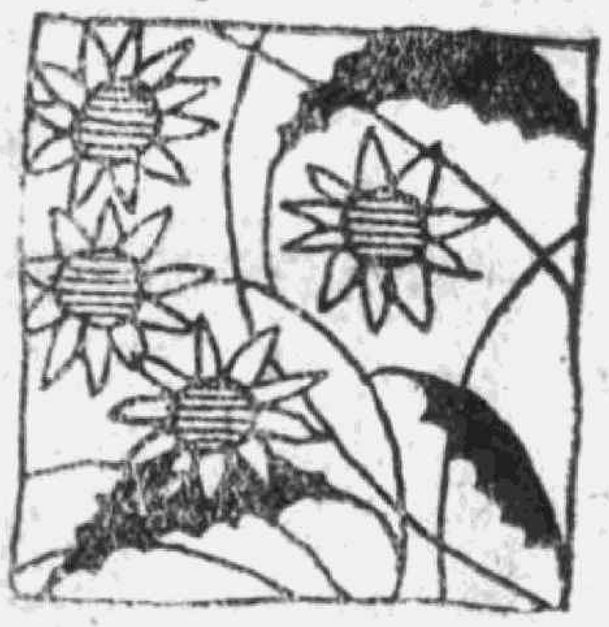
（四）女子應該守在家內。

「易家人」卦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這不是把女子的職務局限在家內，養孩子，侍候丈夫，到廚房去的濫觴嗎？因爲女子的職責既在大門之內做個賢妻良母，扮演扮演馴復的羔羊，所以「葵邱之盟曰：毋使婦人與國事」（穀梁傳），而遂爲後世君王引與書經牧誓之「牝雞無晨」並列爲同樣的眞理，實也有其必然的趨勢。

然而，所有儒家的婦女觀實其可以拿一句來包涵，那就是出於孔子之口而成爲後世文人常常引用的話：「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一九四三年大熱的深夜。

社會害·害社會？　顧藝莘作



幾個回憶

關露

茶　道

在我們快要離開東京的一天，有一個花園的茶會，在著名的藤山氏花園裏。那天，花園裏來了許多人，其中包括了許多日本當代的文化人和電影名星。在這個花園裏，我看見以往我從未見過的東西，「茶道。」

在日本的上流社會中，除開一般的文明國家所有的娛樂和生活的點綴而外，還流行着兩種東西，一種是「花道，」另一種是「茶道。」「花道」是研究如何把花插在瓶裏，怎麼樣插得好看，和房間的佈置配合。茶道是研究怎麼樣煮茶，煮好之後，獻茶的姑娘如何把茶獻給客人，客人們得到茶之後，如何把茶碗捧起來，如何飲下去。

藤山氏花園裏有一個小的茶室，專門爲茶道而設備的。這天，主人向我說，「你要不要去看茶道？」於是早稻田的兩個中國女學生領我去到那個小茶室裏。進去之後立刻看見一位老年的日本婦人坐在席子上。本來日本人的席地而坐是很文雅而有規矩的，尤其是女人，因爲他們很重視婦道。而在舉行茶道的時候，人們坐得要尤其文雅而守禮節，「茶道」是上流社會的文化。這時我所看見的那位婦人的坐法就與平時的不同，她的身體端正，目不斜睹，衣服整齊，雙手擱在膝上。

我對於日本的坐法是沒有受過訓練的。尤其由於我天生的粗魯，在日本式的筵席上我常做過踰軌的事情——記得有一次，我在上海參加了一個日本式的宴會。那個地方對我已經是第二次的經驗了，然而油亮的地板和清潔得像床一樣的席子使我起了恐慌，我竟然把拖鞋拖到席子上去。因爲我的心在恐慌，我想下一次一定要小心一點；於是謹慎的結果又把拖鞋穿了進去——當時我想我該特別謹愼而文雅，保持我的彬彬的禮貌。

在我們就了座之後，就有兩位獻茶的姑娘過來，把端在手裏的茶獻給我們。她們獻茶的方式是特別的，她們用手捧着茶碗，跪下來，把茶放在客人的面前，然後向客人行一個禮，然後走開。

這時坐在旁邊的那位婦人就教我們飲茶的方式：我們也用雙手把茶碗捧起來，然後，左手拿着茶碗，右手把碗向裏轉兩下——轉兩下的意思是如果茶碗上是有花的，獻茶的人一定把有花的一面向着我們。我們又不想把花向着裏面，因此再把它轉出去——然後把茶喝下去。

在當時的情形中我所發生興趣的不是茶和飲茶的方式，而是那些獻茶的姑娘。她們的舉止端祥，恣態寧靜，步伐緩慢。充分地表現了日本婦道的美德和女性的溫存。因爲她們過分的安靜和斯文，我愈感到自己的粗魯和對於粗魯的恐慌，因爲我不習慣於在一種文雅的場合。我當時不知道如何坐法，我的手該擱在什麼地方。於是我就跟旁邊那兩位中國女學生學習，我看她們把雙足灣到旁邊——因爲她們也不會日本人的坐法——我也把我的腿灣到旁邊去，她們把雙手擱在膝上，我也照樣。當我開始捧茶碗的時候我恐慌了，

我害怕要洩漏了我的粗魯。這時我又想到當年鄧肯在莫斯科，住在一位俄國女跳舞家的堂皇富麗的寓所中的時候，她竟因不知所措而打碎了一個精細的中國白磁燈罩。想到這裏我的手顫抖起來，終於把一塊點心掉在我的膝上。

林語堂在他所寫的一本書「我的人民跟我的國家」裏說過，中國從前的消閒人們都愛啜(Sip)茶。這是一件風雅的事情。從這裏我就想到中國原來也有喝茶的規矩，而最講究的是在僧廟裏。他們要用好的茶葉和泉水，好的茶碗和茶壺，好的烹法；也就是中國的茶道。於是我又聯想起「紅樓夢」中妙玉烹茶的故事。我偷偷地想，如果我是一個獻茶的姑娘，客人中來了一個多情而多藝的賈寶玉，我也許會挑選一個頂好的茶碗給他。但是立刻我就發現我想錯了，「茶道」本是修身養性之道，日本把獻茶的禮節教練給許多女孩子們，正證明了日本的重視婦道，我怎麼能在飲茶的時候動了凡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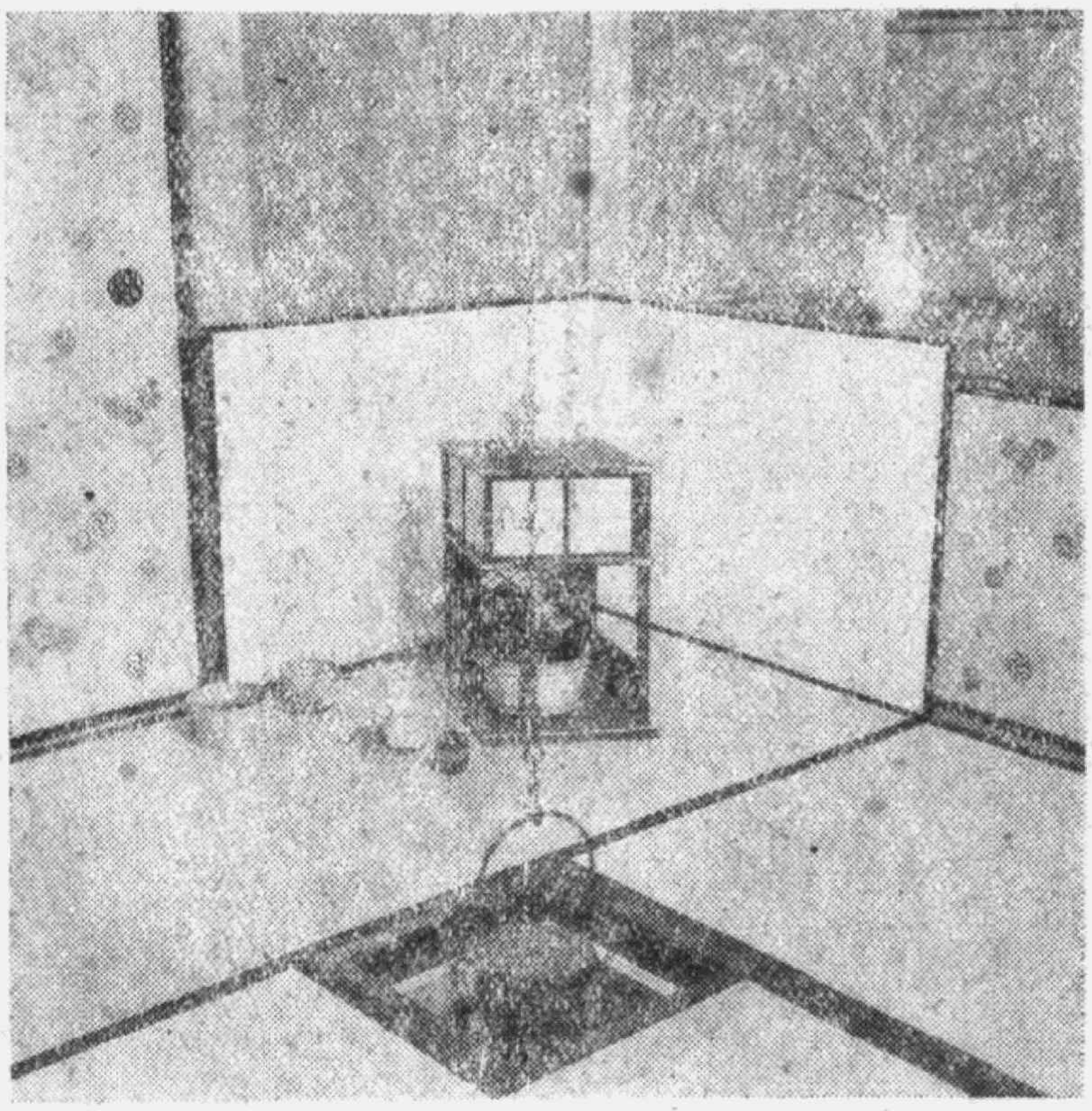
總之「茶道」是有趣的，代表了東方固有的文明。

京都的宮

我在日本到過好幾個地方，最後一個地方是京都。京都是日本古代的帝城，好像北京是中國的古代帝城一樣。

因爲是一個古帝城，我們就去參拜了一座故宮。這座故宮有二百九十年的歷史。宮的前面是有名的「比叡山，」山上環繞着松木。故宮的週圍也是深遠的叢林，把這座御址更點綴得遠古而寧靜。

故宮的建築顯着神聖的美，但是形式非常素樸。從這種素樸上我就想到日本人們的儉樸而堅忍的精神，就連他們的帝王也是一樣。



在故宮裏有一位解說的人，他向我們解說故宮的歷史和古帝王與帝后的生活遺跡。宮內有一個正門，他說這是從前皇帝出入的地方；西邊的一個門，是皇后出入的地方；東邊的一個門，是太子出入的地方。

聽着他的解說，我的腦子裏就起了很多想像。在想像中我看見好些畫圖。我看見皇帝穿着朝服，帶着金色的皇冠，嘴上現着威武的鬍鬚，一個楚霸王跟路易十四綜合起來的人物；他被一羣佩着寶刀，執着奏議手本的文武百官擁護着，從那個壯大的宮門裏出來，這是皇帝過着緊急國事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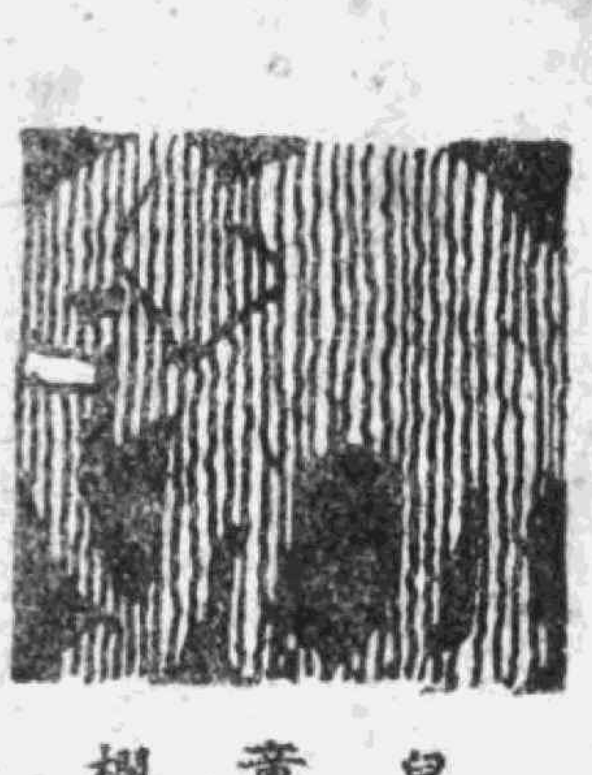
另一張圖是一個春天的黃昏，百靈鳥停在松樹上，宮牆外面的溪流因春天的寂靜而發出碎玉一樣的聲音。這時一位年青而美麗的皇后從西邊的門走出來。日本的皇后該是穿的什麼衣服我不知道，不過我想像中的圖畫，是穿的美而素樸的白紗的衣服，衣服下面鉗鑲着白色的銀邊。頭髮像「仲夏夜之夢」裏邊的仙女一樣披散着，她因厭倦於旗圍轎擁和侍者們的拘束，就這樣素朴而瀟洒地獨自步行着，從晚春的日浴過的宮庭中飄走到別一個禁苑裏。從她青春的愉悅的微笑中，知道她正承受着濃郁的恩寵，去赴臨皇帝的晚宴。

美麗的皇后向另一道宮門消失了，她身上的餘香尚遺留在被她白色衣服的銀邊所拖拽過的庭草上。

我有很多的感覺和想像，但是現在寫不出來。而且我想，即使我寫了出來也不免要犯着許多錯誤。比方我當時所想像的皇帝是一個威武而忙於國事的人物，而皇后就是一個披着纏綿的白紗，漂着像天使一樣的衣裳，她的生活就是要承受「恩寵」！實際上在距離這個故宮的幾里以外，在我想像中的圖畫的後面，不是正有着無數千萬的戰時工作的日本婦女，她們在工廠，田野和學校裏，不是也正像我所想像的皇帝一樣忙着緊張的國事嗎？

京部的故宮是美的，松木是芬芳的，我的回憶是輕快而愉悅的。

京都是我在日本所看見的最後一個地方。



兒童欄

孫中山先生

琪

孫中山先生是我國倡導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主動人，他有大功於我們中國，受全國上下一體敬重，所以我們又尊稱他爲國父。

孫先生名文，字逸仙，生在廣東香山縣翠亨村，後來留學日本，自號中山樵，這就是中山先生稱呼的起源。他很小的時候就有極大的志願，在學校裏學的是醫科，他眼見過中法戰爭，清政府的失敗，感到國勢日漸衰微的危險。又閉上眼睛，想到東鄰日本，他們起初也受別人的欺辱，可是經明治天皇的維新運動以後，無論政治文化、經濟、軍事各方面都從新整頓起來，一躍而爲世界一等强國了。爲什麽我國不能也革新腐敗的政績呢？

於是他東渡日本，以繼續研究醫學爲託辭，實際上是聯絡同志，組織興中會，準備革命，他以爲非推翻清廷不能挽回國家的生命。此後又經甲午戰爭，中國又遭失敗，他更憤恨極了，於是不顧一切 起義攻打廣州，然而年事太輕，第一次告了失敗。

事後就遠渡重洋，到東西各國遊歷了好幾年，雖然經過第一次失敗的苦痛，可是依舊不改志向，隨時隨地號召同志，組織革命團體，抱着百折不回的精神，把各地的同志聯合起來，改叫做同盟會，擬定我國國體應當取民主共和制，又制定出王權憲法和三民主義，預備再度回國起義。孰料到屢次三番又都失敗了。

直到辛亥那一年，十月十日，他們在武昌再一次起義，這一次却中了「失敗乃成功之母」的格言，大大成功，各省也紛紛響應。那個腐敗的清廷於是逃之天天，國父孫先生就被選爲臨時大總統，算起來距離現在已經有三十二年了。

但是他不久就辭掉大總統的職務，舉薦袁世凱代理。國會成立之後，袁世凱和黎元洪分別被舉爲大總統和副總統。當時同盟會改組爲政黨，就是國民黨。

民國二年，孫先生又感到國民黨的份子不純粹，又改組爲中華革命黨，祕密着進行工作。

民國四年，袁世凱稱帝，孫先生於是命令同志在廣州上海、山東各地分別進行討伐。後來更遇張勳復辟，和安福系專政。這中間不是手下人倒革，便是受人欺騙，所以他舉師北伐，又沒能成功。

中華革命黨再經改組，是在民國十三年一月，改稱爲中國國民黨。這年的冬天，北方將倒倒曹汝霖成功了，打電報請孫先生北上，商討治國的政策。可惜，等他趕到北方不久，就一病不起，到第二年春天三月十二日與世長辭了！

曲指一數，孫先生從參加革命工作直到脫離人世（就是革命工作告段落），整整費了四十年的心血。在這悠長期間裏，他卒領黨同志共同編着過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許多書籍。

說到孫先生幼年生活，也是很有趣的。他們家裏原是務農的，孫先生的父親對孫先生的希望，原想假使他能夠安份守己世襲做個勤儉的農夫也就滿足。誰想得到他的志向那末大，自幼非常愛好學問，而且膽大心細，別人不敢做的事他都敢做，別人看不到的缺點他早透察得明明白白了。他在大學時代讀的是醫科，這和後來的革命事業固然沒有大關係，可是我們想像得到以他的聰明才智，在醫學界裏同樣也能發揚光大濟世救人啊！

孫先生常常嘆惜人生的期限太短暫，他說少年時期和青年時期正是血氣方盛，但是過於浮燥，等到處世學得了經驗，已經兩鬢斑白老態龍鍾了，而革命事業是多麽繁雜長時間的事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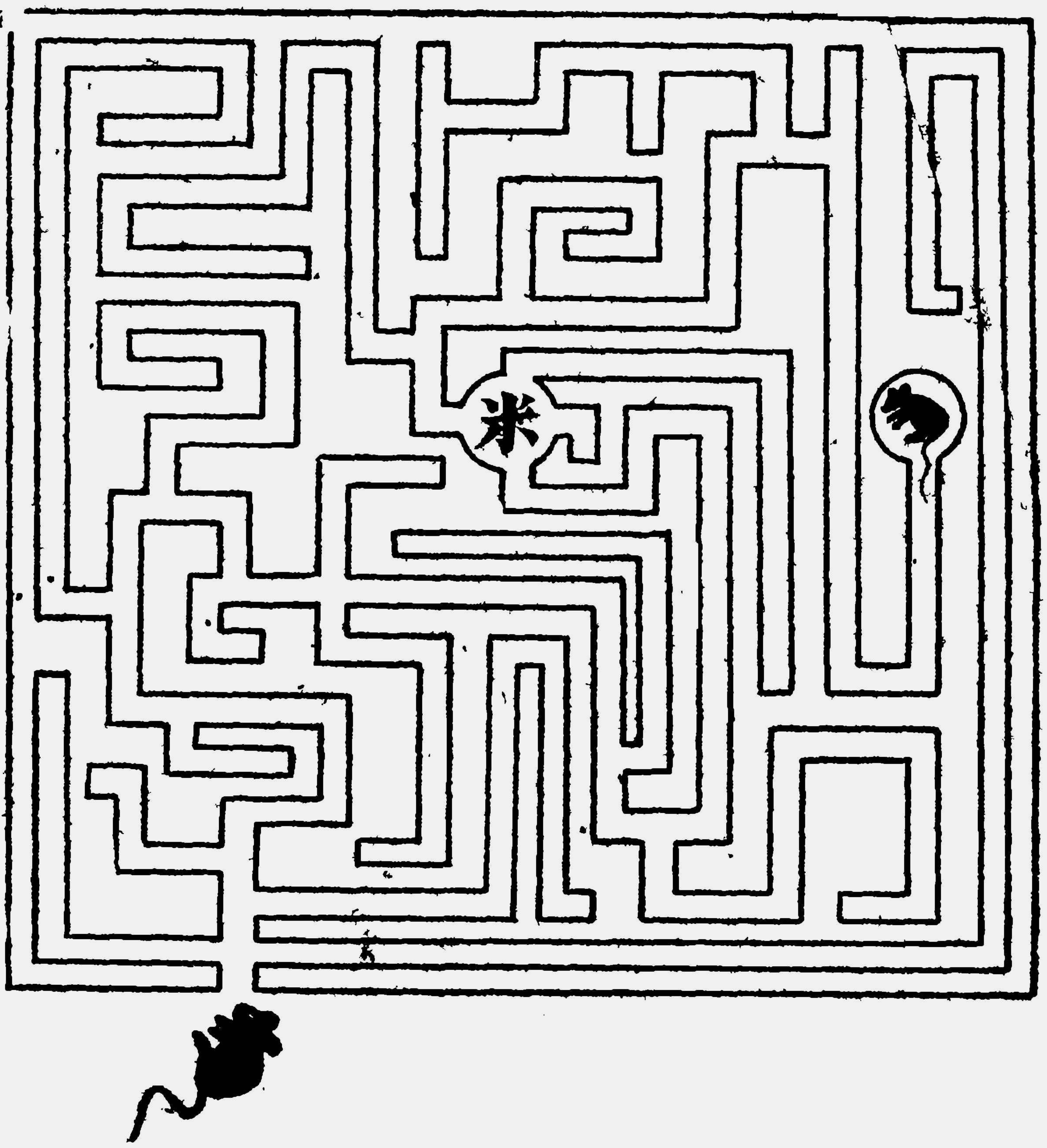
一直到臨危的時候，他嘴裏還不斷的說：「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和「和平、奮鬥，救中國」兩句話

十一月十二日是孫先生的誕生日，爲着紀念這位偉大人物，所以每年這一天，各學校各機關都放假，爲的是慶祝紀念的意思。今年的十一月十二日又到了，小朋友們！我們慶祝國父誕辰，應該怎樣的努力？怎樣的繼續他的遺志爲國犧牲啊？

迷宮

諸位小朋友！聽說有一隻聰明的老鼠，它每天到外面去遊玩，但是最近它生了一個小鼠，於是受了不少拘束，因爲帶着小鼠一同出外覺得麻煩，單留它在家裏又怕被貓或是別種動物傷害。想了半天，後來它們搬家了，搬入這所迷宮裏面，既有米吃，又有房住，老鼠仍得每天出外遊逛。

小朋友，這條路是很難找的，可是它熟悉了，所以每天清晨老鼠便出去嬉遊，到傍晚才回家，攜帶米，回去和小鼠一同吃晚飯。你知道它怎麼出入嗎？



骨骼是什麼做的？

琪

一個星期日，敏兒在家裏吃完午飯，爸爸把剛才吃剩的一條黃魚脊骨拿了過來，對敏兒說：「我們今天做個實驗好嗎？」

敏兒聽到實驗兩個字，高興得跳了起來，因爲他今年學校裏正有一堂化學課，先生曾經告訴他們許多奇妙的從水中做氣和從硫酸及鋼裏面製做氣的方法，他不但感到興趣，而且覺得奧妙。馬上回答說：「好極了！爸爸！我們怎樣做呢？」

爸爸吩咐了幾句話，不一會，敏兒已經依着吩咐全預備好了，但見那是一個大乾鍋，一瓶鹽酸，一盞酒精燈和自來火。在他取這些東西的時候，爸爸也把魚脊骨洗滌乾淨了。

隨後，爸爸把魚脊骨放在乾鍋裏，倒入少許鹽酸，又加了些水，然後燃着酒精燈來燒這乾鍋中的東西。敏兒睜大了眼睛，深怕忽略了什麼，爸爸知道他非常得神，便說！「你把這部分手續記錄下來，免得忘却。」

等他寫完記錄，時間也過掉許多了，再看鍋裏的魚骨，好像很馴順的樣子臥在鍋底。爸爸於是用鉗取出，拿到自來水管下沖滌並拭乾。奇怪，那銳利的魚刺，現在變成像魚翅樣柔輭了。又看見爸爸把它放在火上去燒，發出火光，骨骼逐漸消失。

敏兒忍耐不着，就問了出來：「爸爸，魚脊骨也是製氣或氣的原料嗎？怎麼不見了呢？」爸爸道：「骨骼是膠質和石灰質組合成的，鹽酸能夠溶解石灰質，所以被鹽酸浸蝕過的骨骼就沒有石灰質只剩下膠質了，形體也就由硬變軟，可以彎曲，放在火上能燃燒，這就是含有膠質的明證。」

敏兒聽得津津有味，但是仍舊不大明瞭，補問了一句：那末人的骨骼也是這樣嗎「孩子，全是一樣的，」爸爸說：「人、貓、狗、牛、豬、馬……的骨頭都是膠質和石灰質合成的。不過我們不輕意拿人來做實驗的。」

又說：膠質和石灰質組合的比例，依着年齡有別，乳兒的骨，差不多全是膠質，所以非常柔輭；幼兒的骨，石灰質漸增，但也容易彎曲，所以你和弟弟妹妹們坐立都是隨時注意正確的姿勢，否則到了成年骨骼堅强，形狀就不能更改了。「老年人的骨，雖然堅强，可是石灰質多於膠質，容易折斷，所以要留心別跌交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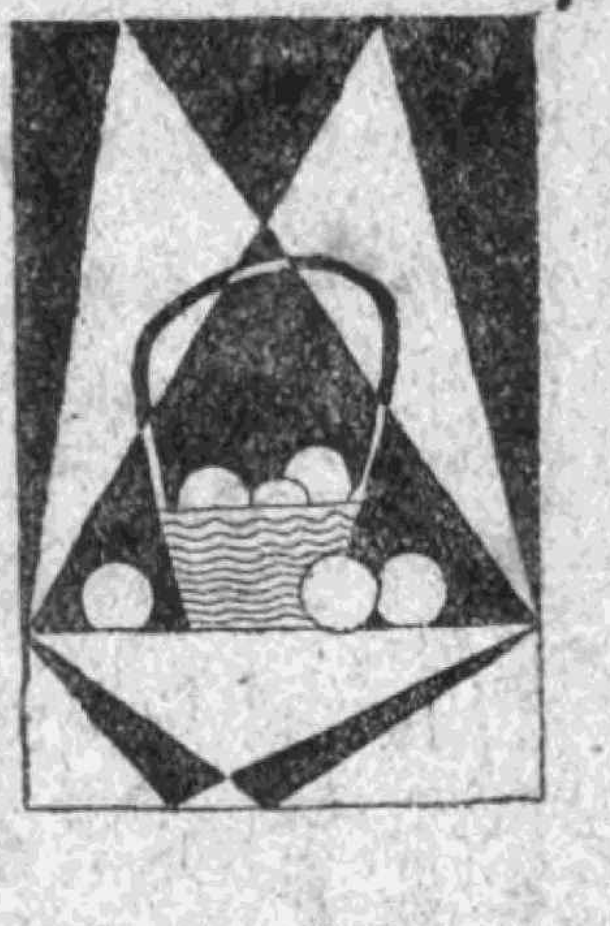
敏兒又問道：「爸爸，有的時候，我們吃到的肉骨頭，中央是奶油樣的東西，還有底面是又疏又軟的，這些是什麼呀？」

爸爸沉靜了一刻，說道：「這個問題，有關骨骼的構造了。各處骨骼，形狀各不相同，但是它們構造得却極巧妙。每節骨頭的外面有一層透明光滑的骨膜是保護體，裏面分佈着許多血管和神經。在長骨的中空部分，充滿了淡黃色或赤色的骨髓；就是你所說的奶油樣的東西。在骨的兩端，有像海綿樣多孔形狀，就是你所說的又疏又軟的部分，叫做海綿組織。這樣空說過幾天你就要記不清了，還是拿支鉛筆，我給你畫個圖說明吧！」

那張圖我也從敏兒的爸爸處描來一份如下。敏兒感到這個星期日過得非常快樂有趣，欣欣然把他們實驗的程序和結果都記錄在他的小手册中了。

關於月經的常識（一）

・虞澄・



一 什麼是月經

一個女子到了十四歲零八個月至十六歲的中間年齡的時候，全身發育已完成，幷且生殖的機能亦告成熟了。那個時候，全身的脂肪有着顯明的蓄積情形，胸部隱隱然乳房隆起，骨盆增大，身體面貌都已發展到豐滿的程度，外陰部及腋窩生出疏毛，聲調也起了變化，對於男性便發生了戀愛羞恥的心，（除乳房外均與男性青春發動期相彷彿）發現了上述的那些情狀時，卽爲女子的春機發動期（又稱瓜期）完成之日，因生殖機能發育的程度關係，遂有子宮出血的實現，這種子宮出血就是月經（Menstruation）了。

月經的第一次發現，名曰初潮，因人種，風土，遺傳，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態而有所不同，大概的情形，在氣候溫暖的地帶較早，寒帶較爲遲些。黑種人較早，而德國人要比猶太人晚一年左右，初潮年齡與環境亦有一定的關係，所以烟花叢中的女子必早，。至於遺傳上更有直接的影響，其母早則其女也早也，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惟有健康的女子初潮比衰弱者每晚，算是特別的反比例。

月經的正當周期爲二十八日。由初潮至閉經期，有一定的反復規則，除妊娠及授乳時間外，如不按期而至，卽失去常態，而呈症狀了。

二 一般的月經症狀

月經的症狀甚多，就要言之，失卻常態而兼有困難的，稱爲月經痛（Molimina Menstrualia），這種症狀的構成，發現左列情形：一・下腹部及薦骨部的緊張性疼痛。二・下腹部重感，壓感。三・尿意頻數。四・肛門壓迫。五・下肢牽引性疼痛。六・乳房疼痛。七・偏頭痛，頭痛。八・眼花閃燦，眼臉結膜。九・耳鳴。一○・食慾不進。一一惡心，嘔吐，流涎。一二・心悸亢進。一三發汗。一四・足部厥冷。一五・乳房腫脹。一六・鼻膣，咽喉，及消化管充血或出血。一七・甲狀腺腫脹。一八・顏面軀幹呈子宮性雀斑。以上所舉，不過是普通的狀態，輕者固可視作生理，而重者則屬於病理了。此外尚有一種月經狂（Menstruation Spsychose）多發現於月經前後，每促成婦人的犯罪行爲。呈生殖慾的異常興奮，憂鬱，躁狂等反覆的精神病發作狀態。欲避免前述種種症狀的發生，必先行攝生法以預防及治療之。

三 怎樣攝生呢？

因爲月經多兼有一種月經痛，且有引起各種疾病的可能，故須僅守衞生，以保健康，其法略說如左：

一・淸潔陰部，月經血如果附着於外陰部及股間，則易腐敗，不但陰部易生炎症，且可誘發子宮陰道的炎症，故每日須以二三次的微溫水淸洗外陰部。

二・應用月經帶，陰道中插入棉花紙片等物是十分危險的，應以淸潔脫脂棉壓抵外陰部，再用月經帶（丁字帶亦可，惟須消毒）

三・應禁的事件，沐浴，冷水浴足。（屬於治療的不在此例）體操，乘自行車，網球，騎馬，舞蹈，長時間觀劇觀電影，睡眠不足，精神過勞，最當預防者爲感冒症，因其頗能誘起生殖器障礙呀，至於房事在月經中的害處，是誰都明瞭的，不用贅述了。

四・應忌藥劑 Salycil 劑，鐵劑等，因其皆能增强出血的原故。

四 爲什麼沒有月經？

從破瓜期的月經初潮至妊娠期，應見月經的時間而無月經的爲無月經（Amenorrhoe），屬於月經異常（Menstruationsanomalien）症狀的一種，然而姙娠及授乳期中的無月經不在此例，至於沒有月經的原因，普通大概可以分爲三項說明，茲言之如左：

一・局部的，由生殖器發育不全，生殖器閉鎖症，兩側卵巢剔出或疾患子宮黏膜萎縮等而起。

二・一般的，由營養障礙，貧血萎黃病，急性傳染病，重結核症，慢性腎臟炎，糖尿病，種種體質病，精神病，脂肪過多症，尿癮，酒精，嗎啡的慢性中毒所起。

三・機能的由於精神激動，驚恐悲哀，卵巢內分泌障礙，或望子過切，發生想像姙娠等所起。

此外尚有一種所謂代償月經（Vicagierende Menstruation）幷無任何症狀，惟鼻，胃腸，肺，等處周期出血，以代月經吧了。

五 爲什麼月經過多？

月經過多（Menorrhagie）亦屬於月經異常症狀的一種，卽經血量過多之謂，──無論其反覆係正調與否，子宮出血過多卽可稱爲月經過多症，這種病症的原因，約可分局部和一般的兩種，試述如次：

一・局部的原因，內膜充血，子宮黏液息肉，子宮實質炎，手淫，及其他不正當的変接，均足使子宮出血，促成月經過多的症狀，其他如子宮肌腫，子宮後屈，附屬器腫瘍及炎症，子宮外膜炎，骨炎，結締織炎，亦爲月經過多的重要原因，更有一種局部不見病變的病態，乃子宮頑固的出血，或名之曰更年期子宮出血（Klimakter-ilischevetevusblutung）

二・一般的原因，慢性貧血及萎黃病，感冒，身體激動，精神激動，血友病，壞血病，紫致病，急性傳染病，流行性感冒，霍亂，瘧疾，傷寒，猩紅熱，大然豆，心腎肝臟脂肪過多等症，而萎黃病及慢性貧血發現時，多非强度的出血，不過時間長久，經血連續而已，這種病萎黃病的少女多有之。

一・第一種月經困難：於月經通路生有障礙，欲戰勝障礙而排出經血，故子宮強度收縮，遂有本症的發生，子宮的強度前屈，後屈，子宮肌腫，茸腫，則經血通路窄狹，乃造成第一種月經困難，亦稱機械性月經困難（Dysmenorrhoea Mechanica）

二・第二種月經困難：由內生殖器高度充血而起，致於充血的原因，實因自炎症所起，內膜充血肥厚子宮口卽生窄狹的現象，實質層之炎症充血，使子宮的收縮，疼痛愈烈，而子宮發育不全的亦易爲本症的原因，本症通常稱爲充血性月經困難（Dysmenorrhoeacengesitva）

三・第三種月經困難：這種症狀多見於神經質的婦人，神經過勞的及黃萎病的，故亦稱神經性月經困難（Dgsmenorrhoea newosa）

四・膜狀月經困難（Dysmenorrhoea Membramacea）這種症狀多兼有月經痛，子宮黏膜片略成著明的膜狀排出，原因不明。

五・痙攣性月經困難（Dysmenorrhoea Spasmoeica）疼痛有與月經同時發作的，有起於前二三日的，亦有在月經中持續不已的，亦僅有月經開始二三日始發作的。總之，其疼痛激甚起痙攣發作的，皆可稱作痙攣性月經困難。

六・中間痛（Mittelschmerz）發現於經期之外，每月有三日之譜。（未完）

文藝

阿富的故事

認識阿富哥的人，誰都知道阿富哥想秀珍都要想瘋了。

「瘋」，不過是個形容詞。阿富哥實在是一點也不瘋，他忠於他的事業，忠於他的主人。他的名字雖叫阿富，他實在是個窮人。阿富這個名字，還是主人替他取的，取的目標是要圓個吉兆。意思就是說：「阿富自來到主人家，主人便可慢慢地富起來了。」

但是，主人只是存了這個空想。自從阿富來了之後，主人就沒有增加過財產。豈但是財產不增加，便連原有的都保不住。在這百物高漲的時節，以一個平日不事生產，專靠產業過活的人，怎能長久的維持下去？

阿富的主人，就是這樣一種人。原先他是個有錢的人。因爲有錢，他收留這個孤兒阿富。又因爲有錢，秀珍在主母一時的高興之下，就變成了主人的養女了。秀珍是一個乳娘的女兒。來的時候，頭上扎了兩個小辮子，一見了阿富，臉就紅起來。

他倆都是主人面前做事的人。說話和見面的時候眞是太多了。臉紅好像和說話見面的次數成了反比例。換句話，就是說話見面次數愈是多起來，臉也就愈加不會紅。

人到底是情感的動物。秀珍的臉愈是不紅。阿富却愈覺她可親可愛。情感的烈燄，好像先是在秀珍的臉上燃燒着。後來不知怎麼的，會由秀珍的臉燒到了阿富的心田，每天都是熱烘烘地。

這熱烘烘的火，在阿富的心中形成了阿富的生活力。他對於主人一切的事，做的愈加努力了。他要做一個忠僕。由一個忠僕的資格換得主人的一番憐愛。由主人的憐愛，希冀促成他和秀珍的一段婚姻。

他睡在牀上的時節，就這樣的自問着。

「我還不能做秀珍的丈夫嗎？她的媽已死去三年了。她又沒有爸爸。她靠誰？小姐雖然待她好，小姐終是要出嫁的。況且，她也不能服侍主人一輩子。」

阿富是有點積蓄的。多少年來，在主人家業鼎盛的時節。主母已替他積下不少的錢了，如今這些錢都放在銀行裏，摺子又在阿富的手中。因爲多少年的辛勤，主母也尊敬他。阿富哥的「哥」

字，就是主母賜予他的銜。主母曾經曉諭過家裏的人，不許叫「阿富」，該叫「阿富哥：」

由主人的一點憐憫會成就了阿富哥和秀珍的婚姻，也許就是阿富哥的夢想罷！他怎會知道主人對他有這一點憐憫，又怎會知道有了憐憫就會促成婚事？但我們不能照一般的推斷來衡量阿富的思想了。如果我們不以老太唸佛來生會上西天，禱告上帝的人必會得救爲不合理，我們又怎能對阿富的希冀認爲荒誕？

阿富哥自以爲是對的，他怎會由阿富變爲阿富哥？主母爲什麽替他積蓄，積蓄不是爲的成家立業嗎？在阿富的推想：這種斷定是眞確的，而且，是千眞萬確的。

這千眞萬確的斷定終於被時局的推移打破了。阿富哥眼看着家中的用人一個個的回鄉。物價一天天的高漲，主人一天天地愁眉，阿富哥存在銀行的錢，由一個變成半個，由半個變成幾厘幾毫幾絲幾忽。

「完了！阿福在他工作之餘不禁向天掉下了淚。」

他夢想着自已的家庭眞是太渺茫了。即使自已娶了秀珍，也不會養得活了。秀珍是個能做事的女人，但是「巧媳婦煑不出沒有米的飯。」阿富哥爲了這重思想，難過了許多天。主人對於家政的處理，方針卻又變了。主人已經不能維持這個家庭在這生活高昂的地帶，他決計預備他遷。他們五個人一同來到小鄉鎭裏。說的詳細點，便是主人主母小姐秀珍和阿富哥。這鄉鎭雖是主人的故居，因爲世態炎涼，他們不歡迎這樣沒有錢的人。

他們生活完全靠着阿富哥和秀珍的力量，尤其是阿富哥，劈柴打水買米買菜都是他一個人的事。阿富哥倒也有一點安慰。他想這不就是自己的家庭嗎。即使自己和秀珍成了婚事，還不是要做這一套事！粗笨和對外的事都是自己。縫補洗漿，燒飯弄菜，就是秀珍。在他們相互合作的當兒，他常向秀珍望，秀珍的臉雖不紅，頭卻早就低下了。

阿富哥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情態。他暗下在竈王爺面前禱告着，求竈王爺保佑他和秀珍成爲眷屬。

阿富哥仍舊只有空想的。他沒有方法使主人提出這層意見。他自己又不敢向秀珍說出來，雖然他的錢已從銀行提出帶了來，但那個錢決不夠維持兩個人的家庭。秀珍雖是和他有說有笑的，而說笑決不是婚姻成就的條件。秀珍和他更沒有什麽曖親的表示。

他常常納着悶。

× × × ×

五月，不知那兒來的那麽多的濕風。

天上的雨，也時常落個不住。

可憐的主人，不幸病倒了。阿富哥打了一把傘到三里路外去請醫生。那醫生就是鄉下小藥舖的主人，來看了看連方子都不開，就叫他跟着再跑三里路去拿藥。

阿富哥對天嘆了一口氣。他心裏想：

「這藥能治好病嗎？他那裏是醫生，簡直是走方郎中改開藥舖的。」

也不知是藥不靈，還是醫道不精，還是天時不正，還是命該如此，主人就這麽一病不起了。

就在那天主人臨危的晚上。主上把阿富叫到牀前，非常懇切的向他說；

「看我養你十幾年的面上，我這個窮家全部交給你了。主母和小姐都是沒有用的人。我想，你……要是做我的女……婿。」

主人說到此處就再不說下去，接着就瞑目長逝了。屋子裏四個人全都痛哭，只有秀珍一個人哭的暈過去。

秀珍一連暈了兩次，都是被小姐和阿富哥救起來的，阿富哥頭上的汗，幾乎一直沒有乾，他癡呆地望着她們，好像內心藏了許多說不出的痛苦。

主母和小姐是眞的一對沒有用的人嗎？不是的。她們都是會支配別人而自己不會做事的人。她們一向是養尊處優弄慣了的。不過不適存在這種做事的環境裏，她們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主人家業的重興。這也是夢想，還不如阿富哥的夢想有實現之可能！

三天來秀珍時常睡在牀上，也不知是害病還是在哭泣。廚房中主母小姐和阿富哥三個人忙得團團轉。沒有笑語，只有哭泣。沒有空閒，只有亂忙。天上也不知那兒來的那麽多的雲，時明時暗的。暗起來的時候，廚房簡直要點燈。點燈的時候，大家都恐懼着說：

「風暴要來了！風暴要來了！」

主母的歲數到底大一些，她知道她們是不能離開阿富哥的，主人的意思並沒有錯。無如現在這個局面太僵了。她知道自己的小姐是有意於阿富哥的。他說：

「阿富哥，我總是最看重你的人。」

阿富哥不說話，小姐一聽，就溜到房裏去了。

阿富哥心裏非常恐懼，他想主母的話一定要說出來了。他想逃避，但又怎麽能逃避得？主母

說：

「我們四個人是不能離開的，我愛我的女兒，也愛秀珍，更愛你。」

阿富哥不說話。

「我們四個人永遠在一起。」

阿富哥不能懂，這意思實在太深奧了。他楞了半天，終於向主母說現在已經到了吃飯的時候。

飯已經開到桌上，只是看不見秀珍。阿富哥的喉間就像是有一塊石頭哽着。平常他的飯量很好，今天不知如何他吃不上。小姐看他吃不下，不知如何，小姐也吃不下了。小姐吃不下，連帶着主母也吃不下，她們都互相謙遜着說飯菜弄的都不好，會弄菜飯的秀珍，却在牀上睡着流眼淚。

个晚，是很嚴重的一晚，阿富哥在堂中攤開了舖蓋，可憐他睡不着覺。鄉鎮夜間仍守着老規矩，夜間還行着打更的制度，梆子和鑼的聲響，一陣陣在阿富哥耳邊溜過去。

房裏的人聲極細微，但是仍能從板壁縫中透過來。

「這是秀珍的啼哭聲。」

阿富哥這樣的自忖着，這微細的哭聲打在阿富哥的心房上眞像刀扎上去一般。他傾耳細聽着。主母說：

「你也就是我的女兒，我那一件待錯了你？」

秀珍仍在啼哭着。

「不過小姐是我生的，你總不能占了她的先——」

秀珍還是在啼哭着。

阿富哥明白過來了。他想這是主母要自己做女婿，可是也不讓秀珍走。

「我們雖沒有錢，像在鄉村的日子，也能過上好幾年，此後你也和小姐一樣了。穿吃都不愁。」

主母的聲音是那樣和悅，阿富哥却並沒有爲她和悅的聲音所激動。他想着：

「穿吃不愁，誰替你們洗衣燒飯？」

他周身熱血沸騰着，只想着自己和秀珍共有的一個幸福家庭，被她們母女破壞了。他忘記了主人主母對他的一切，忘記了金錢的力量，只記得自己能砍柴買物，秀珍能洗衣燒飯。

「她們是靠我們生活的，我們……」

他眞沒有那耐性去仔細的題。

「帶了秀珍一同走罷！」

走到什麼地方去，他是未曾想過的。但是當前的問題，他却想到了。「怎樣好向她去說？」

自己是沒有向她說過要和她成立家庭的。一篇結婚的節目在他腦中顯現了。他以爲結婚第一個要素就是要媒人。第二個就是要一套新衣。第三個就是要一間房，這房裏還有一張牀。這些事只要主人一句話，立刻都可以實現的。如今主人已經不在了。誰替自己做？主母？要她做，眞是比上天還要難了。他翻來覆去的想着，自己無論如何的愛秀珍，沒有一套新衣做給她，沒有一間房，總不行。她是一個紅花閨女，紅花閨女嫁一個人，怎能沒有媒人，又怎能不穿新衣？

「十幾年來忠心服侍主人，結果一切還是空空！」

他的淚水像泉水般的流出來，把被頭染濕了一大塊。

四更的梆子聲敲了過去。阿富哥覺得是完全絕望了。他苦心思索了一場，覺得和秀珍同走不可能。和小姐結婚亦不可能，那太對不起秀珍了。兩個都娶，不單是秀珍不答應，自己還是對不起秀珍。

「秀珍不能一輩子比小姐小。」

這是他心中一條鐵律。

「她不是一個不能做事的人。她的本事應該在她丈夫面前顯出來，不能終身服侍人家。」

他毅然地爬起來，穿好衣服下了牀。房裏的細微鼾聲，壁縫邊還能聽得見。他點起那盞菜油燈。看見主人一幅照像還懸在壁間，他向照像行了禮，流了好些眼淚。心中默禱着：

「主人，不是我不照應你這一個家，我自己眞是太沒有路走了！」

他捲起了行李，悄悄地拔了門，趁着天色將明的時候，自己去尋生路了。

× × × ×

誠如主母說的話，家裏雖然沒有錢，像在鄉村的日子，也能過上好幾年。她們在阿富哥走後還是照樣生活着。沒有爭鬥，只有歡笑。沒有猜疑，只有慰安。

到了次年的春天，門口來了一個和尚！。小姐和秀珍都看見的。她們同時背轉了身，心裏同時都念着：

「這就是阿富哥！」

不是阿富哥又是誰呢？阿富哥看她們兩個一般花枝招展的背轉了身，眞也再沒有勇氣和她們招呼了。她敲着木魚五步一拜的出了這個村莊。認得他的人都說他跪拜的時候，眼淚一直地流下了腮邊。

稻和螟蟲

小宮義孝
錫熹 譯

一

上海這都市，看牠那龐大的人口，似乎是有過其發展的歷史。百年前的上海，說起來還是海邊的一個小邑罷了。因此，住在上海的許多人們，譬如像古舊的蘇州或是北京的人那樣，幾代都住在那裏的人——所謂世代的上海人——是很少的。

所以，住在這個國際都市（上海）的幾百萬的人們，和自己的出身地的鄉村也就緊緊地聯繫起來。

他們雖然是緊緊地和鄉村聯繫着，可是走在街上，走進電影院裏，卻看得見許多被百年來租界生活滲透在身上，從他們的姿容和豐采一點也看不出鄉村的痕跡的人們。

可是，把那些「租界的」姿態和心理等撇開，我卻暗暗地思着：那些人們因爲血緣，經濟和鄉黨的緣故，客觀地一定仍是緊緊地和鄉村聯繫着的。

生活在都會的每一個人，和鄉村聯繫得越緊，便會覺得這個都會是健全似的。這恐怕不只是我的一種感情吧？本刊的諸位讀者，你們常常到鄉下去嗎？

二

我離開故國，住在上海已經有十幾年了。

近來因爲自己的工作的關係，常常有很多機會到鄉下去。這個秋天也常到無錫去。那邊是和常熟，松江齊名的江南產米區。

鄉下裏，今年金黃色的稻穗正纍纍地呈現着牠的豐饒。今年的收成，看那結實的樣子，覺得的確比往年都豐收。

不過，只有一點，在我的心裏有一種東西投下一些暗影；那就是螟蟲的災害。

在莊稼地裏好好兒成熟了的稻穗當中，走到那裏都看得見東一處西一處長着槁白的枯乾的稻穗，而且很多。有些地方甚至幾十根在一起，花也不開地枯乾地長在那裏。

這不用說，一定是三化性螟蟲幹的把戲。

三

前些日子，我遇見了一位參與着國民政府的糧食工作的朋友。那時候，我到一處鄉下，看見被螟蟲傷害的地方似乎相當多，不知道一般的情形怎樣。

「也是這樣，那才有些不好辦。今年因爲螟蟲的災害，我想一般地方大概都會欠收二成甚至四成吧。」

到底因爲螟蟲會有欠收的危懼是事實。

三化性螟蟲這東西，從這一帶到南邊特別多。牠們由孵化而成蟲地發育，一年當中有三次之多。剛在稻穗生長之前，第三次的發育就由卵孵化，蝕進稻稈裏，就這樣地把正在開花的稻穗弄成枯稻。

「可是實行預防這種三化性螟蟲是很困難的。無論怎樣告訴農民，他們總是不實行。我想這總要想個辦法的。」

我的朋友這樣回答。

四

驅除三化性螟蟲的最好方法，是把被蝕的枯稻，在收割之前一一掘起，放在一個地方，把稻稈裏的蟲統統燒死。還有一個良法，就是遲一點插秧。在螟蟲剛變成蛾，長了翼飛集到稻苗來的時候，就加以捕殺，把牠們散在秧葉梢兒的卵子都清除乾淨。

「然而，你也知道，在中國，一塊秧田往往都插得非常廣闊。如果像日本那樣插成三四尺闊，人就可以自由地走進插苗床之間驅除螟蟲了；苗床插成廣大的一片，那就有些困難了。我們雖然有意加以改良，可是農民總不肯那麼做；因此，農村指導者也很感棘手。」

我這位幹食糧工作的朋友，給我說了許多關於難於驅除的話。

五

我是生在日本離開東京一百華里左右的農村，小學和中學時代都是鄉下過的：因此小時候常常都親近着鄉間的風景。

剛在我小學生的時候——這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日本爲了驅除稻禾的害蟲，開始叫農村的小學生協助。這種事情現在好像還繼續着。那個時候，出去驅除害蟲，在我們小學生看來，也是一種快樂。

三月的時候，我們去驅除桑樹的尺蠖；六月的時候，我們去驅除秧田裏的青蟲，浮塵子，蝗蟲的幼蟲和螟蟲。六七歲到十一二歲的小孩子，排成隊伍，手牽着手，拿了網子或是奈罐便到秧田裏去。

我們還有「驅除害蟲的歌」。大夥兒齊唱和着，勇敢地到穀地裏去。

「禾稻的仇人的螟蟲呀，
浮塵子，苞蟲和其他；
不管你仇敵多少萬，
都被我們的武器消殺……」

現在，我還淸楚地記得這支歌兒的句子。

到穀地裏，大家都一心一意地，用網子去網撈浮塵子和螟蟲的蛾；小心翼翼地往苗葉頭兒去捕捉一粒一粒的螟卵。找尋螟卵最費勁兒。驅除完了，回到學校，要向領導的老師報告自己捕殺的蛾和螟卵的數目。成績最好的一組會經得過獎品。

六

在中國，我還沒有聽到有這種嘗試，也沒有看見過有這種嘗試。

大概，像我那位朋友說的一樣，秧田還沒有充分改良，而事情還沒有進展到那一步吧。

指導員，尤其是熱心於改良農村的指導員，還是很缺乏的。

都市裏鬧着物價騰貴和囤積的問題，農村裏也鬧着蝗害，天旱，螟禍等問題。

我夢想着，許多從鄉間負笈到都市來上學的中國農村子弟，不久就恢復了農村的熱意，爲千萬的農村同胞，實地指導農事，重又絡續地回到農村去的光景。

中國的農村本來是健全的。

從農村裏匯集到都市的年青人們，是不能忽略這個健全性的啊。

失去了太陽的人

嵋

親愛的朋友：

昨天晚上，我整夜的不能入睡，望着天空外面亮晶晶的北斗星，遙想着你近日來的生活情景。朋友：你說北方的天氣使你覺得非常寂寞寒冷嗎？那末讓我告訴你一些這裏的事情吧！好讓你解去短時間的靜寂？你或者不歡喜聽到這些，因爲病室裏總是污穢，沉悶而悲慘的，但是，眞的沒有一絲値得聽到的事情了嗎？你姑且聽着吧！

我曾經告訴過你，我的室內有二隻病床，可是一直以來，只住着我一個病人。每天早上，醫生和護士來了又去了，只有我一個人抬頭呆望着窗外的天空，日間見浮雲行走，晚間則看羣星煇煌，寂寞慣了，倒也似乎覺得這種境界很有趣。只有很偶然的時候，隔壁病室內的病人隔了牆壁跟我談幾句，我也提高聲音回答他們，這就是二月來生活的全部了。

可是就在我寫那封信的那個晚上起，我的室內頓時熱鬧起來了。我聽到許多脚步雜沓的聲音，一個新病人進來了，接着是醫生診察的聲音，護士低低的談話聲。可是因爲在午夜，我照例不願被吵醒，因此拉上了被，又管自睡着了。

我從此有了一個新鄰舍，（不，稱爲鄰人吧！）她睡在離我只有一桌之隔的地方，可是在幾天之內，我們不曾交談過一句話。最初她是在昏眠狀態中，只偶然發出幾聲模糊的囈語，二天之後，神志雖然稍清了，但是精神仍舊很疲倦，終日閉緊了眼睛一聲不響的。因此我依舊不能曉得這是怎樣一個人，她患了怎樣的病症。只聽得醫生這樣關照護士們：「要注意不許他拿到任何的東西」，此外他們還說了許多醫藥上的術語，我就一點也不懂了。

這眞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們竟這樣一起住下了。

我開始細細地忖量這個鄰人，當我完全觀察完了之後，我的心裏莫明其妙地有一種暗暗的歡喜，我想：她一定要成爲我的好伴兒了。因爲那是一個長得非常靜嫻的年靑人，她有着和我差不多長短的黃髮，也有着和我一樣胖胖的臉兒……

你或者要奇怪吧！我爲什麽要這樣詳細地向你描述這個新鄰人？實在因爲我長久沒有與人同住了，現在突然在我的生活裏加進這樣一個人，她不是將對我的生活發生非常大的影響嗎？

我一眼見到她的時候，就把她決定爲是一個非常聰敏幸福的人了，可是我們開始認識以後，我才恍然地覺得我這種沒有根據的猜想是完全錯誤了。你且聽着我下面的話吧！

第五天早上，她用好奇的眼光久久地注視着我。

「你的脚上怎樣啦？」

她第一聲同我講的話就是這樣一句驚心動魄的問題。我能怎樣回答她呢？我想忠實詳細的告訴她，我的雙脚即使幸而治癒也將殘廢了的話，可是當我想到「殘廢」這個可怕的名詞的時候，我的心裏就寒冷得戰抖起來了。朋友啊！這個悲慘黑暗的名字，它已經將我的一切幸福都丟在遙遠的地方了。唉，我的永逝的幸福生命啊！

「唉！都是可憐的人！」她深深地嘆息了，眼淚隨着這個聲音落下來。

她爲我的悲慘遭遇而傷心嗎？我想怕未見得吧！我患了脚疾已經有三個月了，除了與我非常親愛的人之外，別人聽到我患病殘廢的消息，最多也不過嘆息幾聲而已了，那末難道這個陌生鄰人對我竟有這樣偉大的感情嗎？唉，如果是這樣，我不知將如何的感動而致於痛哭了。

我們終於漸漸的熟悉起來，但是每次最多也不過互相交換幾句問候話，談到幾句各人的病況。大多的時候還是各人看着自己的書報，或者隨心所欲的輕哼着自己心愛的歌曲，完全像是旁無他人的自由人一樣，因此雖然共處得很長久了，對於她爲什麽會患腰推神經麻痺的病症的原因，我始終也不曾了解。

某一天的中午，睡在鄰室裏的那個沒有鼻子的女人跑了過來，她用雙手跪伏在窗檻上，從覆蓋着的橡皮膏，紗布角落邊透出二隻細眼睛的光來，斜斜地凝視了一下我那鄰床上的病人，那人午睡得正濃。

「你知道他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嗎？」她輕輕地問着我。她說話總是這樣的，不知是爲了避免驚擾別人，還是爲了鼻窩上覆蓋着的紗布根本妨害了她的發聲的緣故。「她自殺，從窗口跳下來，跌壞了神經了。」

「自殺？爲了什麼呀？」

我不禁回過頭來看了我的鄰人一眼，我的心裏竊竊自問着：她像一個厭世的人嗎？在她的臉上我始終找不出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各人的事情誰曉得呢？尤其像她這樣的女人！」沒有鼻子的女人又接着說下去，然後她淡淡的冷笑一聲就管自走回病室去了。

我需要從新度量我的鄰人了。

午後一點鐘的時候，她才睡醒過來，我們一起開始吃水菓。我看着她的眼睛，它一閃一閃的似乎比別人有着更多的光輝，那種光輝眞的是只在含着極端的愛或憤怒的人的眼中才能產生的。

「爲什麼你常常不大快樂呢？」我終於這樣問起她來。

她的眼睛更有光輝的一閃一閃亮起來，簡直是用萬道圓形的金光在射向我。

「不大快樂？像我們這樣的人有什麼快樂可說呀？」她放下拿着的蘋菓，二手平放在床沿上。眼睛忽然特變成灰色的光，朝看着白色的屋頂。「一個人自己已經苦了，何必說出來讓別人也爲他而悲傷呢？」她用沉悶的聲調這樣加上了一句。

「但是，一個人把痛苦悶在肚子裏它不是要腐爛的嗎？」我不同意地這樣說了一句。

「是的，要腐爛的。當一個人經不起這種腐爛物的毒質時，他就會想到死亡了。」她的臉上此刻毫無表情，似乎她已經被那腐爛物的毒質薰得就要死亡了一樣。

「那末你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嗎？」

當我這樣近乎愚蠢的問了之後，她倒微笑起來了。

「像我們這樣的生命又何足道呢？別人要的不過是你的努力與青春，誰要你全個的生命呢？」

朋友：這不是一句非常奇特的話嗎？我起初聽到的時候，眞的覺得莫明其妙，可是現在我已經詳細明白了。她眞的是一個可憐的人哪！

她眞的是一個可憐的女人，一個在事業與愛情二方面都失敗了的人！她是富商家裏年青的寡婦，她原想以事業來重新建設自己的生命，可是當她正想籌劃創設學校的時候，別人就用阻止與仇視來摧殘她，她得不到絲毫同情與幫助，因此她就失敗了。她又想以再嫁來轉變自己的命運，然而禁不起別人的誹謗，她所預備與之結婚的男人沒有勇氣娶她了，她又再次的失敗。她自此覺得再也沒有路好走，於是，她想到死亡了。

「當我滿有生命力的時候，別人摧殘我，磨折我，使得我不能生活。但是當我自殺了之後，別人却又用盡方法和金錢把我救了回來，讓我做着殘廢的人！」她說得急喘喘的似乎帶着非常的氣憤。

「笑，都是可憐的人，」我理會她這句話語的意思了。

神經麻痺是一種非常討厭的病症，假使神經幸而還沒有被碎骨所割斷，那末或者還有恢復可能的機會，否則怕無論如何也不能挽回她免於殘廢了。唉！他人的疾病都有一個痊癒的時候，我們的痊癒在什麼時候呢？朋友，你想，一個病室之內睡了這樣二個幾於殘廢的年青人，這個房間內的空氣裏還有陽光和快樂可言嗎？

但是，悲慘的房間終於比以前熱鬧一些了，醫生和護士一天好幾次的跑進來爲她注射各種針藥，爲她導尿、灌湯。並且因爲我們二人非常熟悉了，因此常常找了話題來講講笑笑，雖然這種談笑裏滿含着勉強的成分，然而這總算是人的歡樂了。朋友：這就是理智吧？

但是不論我們怎樣假作掩飾，我們終究還是可憐的不能行動的人啊！有時雖然只爲一樁小小的事情，我們都就沒有辦法可想。書本偶然掉在地上了，花瓶被風吹翻了，我們只得向別人喊起來。

七十二號的那位嫂嫂聽到我們的叫聲總是馬上的跑過來。她就是那個沒有了鼻子的鄉下女人，她是非常敦厚善良的，我們不論有什麼事情，他總首先來幫助我們。你說她恐怕惱了我們城裏人，不，朋友啊！千萬不要這樣寃枉她，她決不是這樣懦弱善於諂媚的女人。當她做完了某一件事情的時候，常是笑着這樣對我們說：

「不要總是說感激我，假使世界上同樣可憐的人不互相幫助還什麼？」

接着，我們祇能悽然的一笑。我們的瑣事實在太多了，假使整天需要護士小姐來幫助，豈不是太麻煩了她們？我們一點不敢這樣做，惟恐因此使得人家討厭我們，產生迴避我們的意思。或者用這樣的話拋向我們：要舒服的自己動手做，那我們將要如何的悲痛？朋友：你或者不能想像我們這樣失去了行動自由的病人，生活是何其的可悲？假使當你有一天因爲小的疾病而睡在床上了，想到我的話，一定會相信。

好了，我預備告訴你這個沒有鼻子的女人的情形：

她是一個壯健矮胖的莊稼女人，家裏有着丈夫和二個壯實的孩子。她生長的是一個落後的鄉村，那裏的女人都一身兼理了男女二人的事情，而她們的丈夫則終日在外面閒蕩，最多也不過幫着妻子做些零星的事情。於是，不幸的命運開始了：她急於要穿過田陌去犂田，來不及向大路跑，而田陌裏則佈滿了的電網，於是一不留神跌在電線上，她立即昏過去了。

經過了二個月的治療，傷口已經漸漸的收斂，但是現在她是一個沒有鼻子並且癱瘓了右手的人了。

「喂：鄉下人，別人要當你是患了西非利斯（梅毒）哩！」許多人都要這樣取笑她●

這樣的話她雖然聽不懂，隨後也就漸漸領會了，於是以後每當聽到的時候，她總馬上低下了頭，漲紅起面孔來，嘴裏都噥着說：

「鄉下人都是規矩的，比不來你們上海人，我們是一天到晚埋着頭做生活的。」

有時候別人自作聰敏的埋怨她愚蠢的時候，她也這樣說：

「我們是一天到晚埋着頭做生活的，家裏許多人要吃。做殘疾，這是寃枉的，誰料到鐵絲裏會有這樣喪命的東西呢！」

對於她那哭喪着臉的申訴，別人是不大發生興趣的，他們常常要打斷她的話語繼續咒咀下去：

「不必說了，自己該死的，誰叫你這樣勤力呢？」

這樣犀利的問句弄得她沒有話語可回答了，究竟誰要她這樣勤力的呢？她自己也確實不曉得，於是她就要生氣了。

這或者就是促使她常常到我們室內來的原因。她歡喜接近我們，因爲我們從來不會取鬧她，（天啊，我們自己也正是被取鬧的對象啊！）而且每當她受了委曲的時候，我們總是盡可能的安慰鼓勵她，因此我們的病室似乎就成了她的避難所。

中秋那天的晚上，月亮高高地懸掛我們在的窗口外，月亮的光透過梧桐葉子斜篩在我們的床角上，夜是多麼靜謐柔美啊！我想起六年以前也是中秋的晚上，我們泛舟共遊於西子湖上的情景，那時明月高照，湖水發射着金光，遠處的蘇堤隱約可望。我不禁又一次的悠然神往了。唉！過去的歡樂的韶光啊！

突然一聲低低的嘆息，接着這聲音變得大起來，似乎有人在哭泣了。雖然泣聲還很輕，然而在萬籟無聲的午夜裏，那已是非常擾人心肺的了●

「喂，葉姐，你在哭了嗎？」我這樣問着翻床上的人。

她從朦朧中睜開眼睛來，微微吃驚的回答一聲：

「不，我沒有哭。」

「那末是誰呀？」

「大概又是七十二號的嫂嫂了，唉，她眞……」

哭聲被我們的談話所震撼，變得更加尖銳了。

「有什麼哭的呢？我們不也與你一樣可憐嗎？」二個人一起這樣喊起來，因爲我們不得不勸慰她幾句。

「醫生雖然救了我的生命，但是我恐怕永遠也不會快樂了。」她這樣嘆息着，依舊帶着啜泣的聲音。

「大概你的丈夫待你很壞吧！」

「不，他待我太好了。自從我到了這裏來醫治之後，他天天在鄉下盼望着我，盼望着我健康的歸去。但是，小姐啊！」她忽然把聲音頓了一頓，我們似乎看到她的眼淚像潮水一樣的在哭紅了的眼睛中翻滾。「如果他見到這樣一個殘廢了的人，他會怎樣的傷心痛哭呢！」

「這還是你的幸福啊！假使他是一個惡棍，你又怎麼辦呢？」我俏皮地問着她。

「假使他是一個惡棍，」她想了一想，然後放開聲音堅決而迅速的說下去：「那末，我就可以死了。」她又頓了一頓，語調也轉成緩慢，「現在，我祇能看着他們吃苦，看着我們一個一個的餓死。誰來救助我們？別人看到我們的窮困，恐怕都要迴避我們了。」

「唉！人情！」

接着是一個可怕的靜寂。月光漸漸地從窗口退出去，時候大概已是午夜以後了●我翻來覆去的不能睡去，只覺得有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壓蓋着我整個的身心，我開始想着「生活」，想着「死亡」……。

此後好幾個晚上我都不得好睡，新近產生的思想一天到晚在我的腦子裏縈迴，只有我的鄰人她分管着我失眠的苦痛。

「講一隻故事吧，我的大腿神經痛得很。」時間已近午睡，葉姐痛得不能睡去，她才這樣的要求着我。

於是我開始講述一隻話劇劇本裏的故事。那是說到一個飛機師，他有一個非常美滿的家庭，他的妻子美麗又溫存。但是不幸，飛機師因爲履行責任的緣故，終於變成了一個雙足殘廢的人。妻子背地裏與他的年青英俊的弟弟戀愛了，當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他是何其的苦痛！母親雖然愛護他，然而她也沒有辦法挽救他。結果，母親殺了他的大兒子，爲了消滅他的沒有盡期的苦痛。……

「這個故事不大近人情，」她有點不滿意地說，「這樣兇狠的母親也會有的嗎？」

「你說她兇狠嗎？我說她倒很慈愛，不過她所用的手段太殘酷而愚蠢了而已。照理說，這個飛機師最好還自己退出這糾紛，放棄這種不能共患難的而且已經不愛他了的妻子，把自己的感情移到另外一個方向去。譬如他可以把自己造成一個優良的飛機工程師……雖然那是需要許多的理智。」

「那是可能的嗎？」

「那我可不曉得了，我想大概是可能的。譬如蘇聯的一個作家奧斯託洛夫斯基，他不是在高度的殘廢之後才口述出他的不朽的創作的嗎？現在這些創作已經傳遍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裏。」

「那末你也想這樣做了？」她睜着眼睛望着我，似乎是在取笑我。

朋友：你想這句話語可笑嗎？我怎樣能像他人那樣的偉大？雖然我眞的想……唉！

但是這樣的談話必竟是溫暖的，只有在這夜色掩護

的晚上，才是我們眞正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我們才是親愛而自由的人。我們了解自己的苦痛，也了解生在別人身上的苦痛。

夜班的護士小姐跑進隔壁的病室來，看護那個下午剛進來的失血過多的病人。我們都把被窩拉上一把，裝着將要睡去的模樣。可是依然可以聽到她與病家的談話聲。

「她的病狀是相當危險的，失血過多，而且發着高熱。依照我們醫師的診斷，他一定是因爲人工流產的緣故。」

「不，不，小姐，這千萬不是，我們的姑娘患了……」一個中年婦人帶着憂鬱的聲音說。

「你們不肯簽字，我們當然動不來手術，不過如果這樣延下去發生了生命的危險，應該由你們自己負完全的責任。」

以後不知他們怎樣的忙碌到天明。第二天下午二時那個病室裏又熱鬧起來，那個病人臉色蒼白的急促地喘着氣，忽然又用盡力氣的嘶喊着，許多人圍在她四周。

「接好了這一次血再說，」醫生略帶絕望的聲音說。

「你們這惡人……面子，名譽……滾開……」

其間停了幾分鐘。

「我有自由，誰可以强迫我？……母親，你們好兇啊！」她又喊了起來，聲音是那樣的悽慘。

又忙亂了好些時候之後，醫生搖着頭出來了，其餘的人也跟着跑出來。

我應該接着告訴你，這個姑娘不久就毫無聲息了，二個院役把她用帆布架子抬出來。

我眼巴巴的看着一個人死亡，今朝還是第一次。我斜過眼睛去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心裏眞有無限的悽酸。死了，他就完結了，行兇的人痛哭一陣之後或者就要把這件事情淡淡的遺忘。——天哪，他們那裏會想到是他們的「善意」殺了她的哪！

自從這一天之後，葉姐常常把眼睛無神的朝向着外面的天空，有時也回轉頭來向我久久地凝視，似乎她的心裏有一種新的無可解脫的苦痛。

「我們的生活會好些起來嗎？」她好幾次這樣問着我。原來這個姑娘的死給予了她非常强烈的感動。

「當然會好的，假使大家都希望好起來的話。」我這樣回答她。

「我早就希望的，然而終於好起來。」

「那是因爲我們沒有做吧！」

她更加着急的叫起來：

「我不是很想做的嗎，然而別人阻止我。」

「但是你始終沒有反抗他們，你始終沒有去尋覓同情你的人。」

我自己曉得這樣的回答多少不着邊際啊！然而我實在想不出更妥當的言辭來。

「同情的人？但是他們在那裏呀？」

「我不曉得，我也正在找尋着，但是我相信是有的。」

她想了一下之後，眼圈忽然紅起來，然而用着反常的感情聲調緩緩說起來：

「我不知怎樣的感激你，你使我知道，這個世界上原來還存有熱意。」……

當天晚上，我們都微笑着睡去，心裏憧憬着我們所在找尋着的同情苦難者的人。

朋友：此刻我這樣寫信給你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這個醫院。能夠離開醫院，本來是一件歡喜的事情，然而我的心裏不知怎的總有一點留戀，我實在不忍跟我的患難朋友分離。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們萍水相逢，竟發生了這樣深切無間的友誼。以我們各人的社會地位來論，這種友誼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此我更加相信，只有在同樣境遇裏的人，才更能眞誠地互相親愛與幫助，只有這種的親愛與幫助，才能使一個寒冷的人在他的身體裏重燃起生命的火燄。

「朋友，不要忘記我啊！」我們互相這樣願望着。

「現在你想生活下去了嗎？」

「怎麼不呢？」她笑着羞澀地回答我：「我現在——不，假使我有痊癒的時候，我一定要好好地生活下去，我要做事情，並且還要結婚……」

我們二個人開始哼起夜鶯曲的曲調來：

你憂思爲什麼？
　如有悲傷記在心上，
一個好漢有爲的能人，
　應該進取切莫悲傷。
夜鶯啊，小夜鶯。
你唱吧，唱吧。
　唱吧，唱吧！
趕去我的悲憤，
趕去我的悲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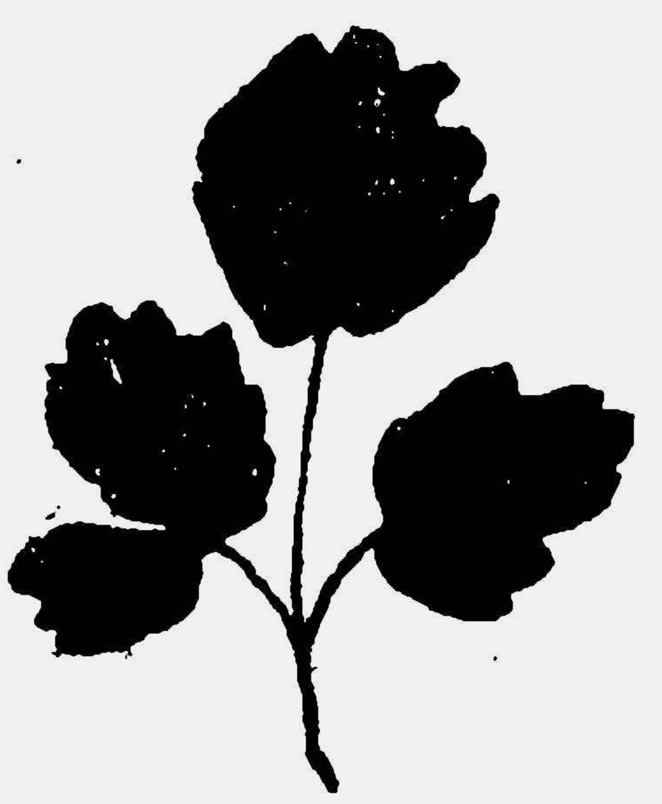
秋天又將完結了，曠野裏吹過來的西北風一定是很銳利的，雖然我們也已失去了陽光，但是我們並不懼怕，我們已經在自己的周圍燃起了生命的火燄，不久我們就要和健康的人們在一起工作，而且到了那時，春天也要來臨了。

朋友，讓我們緊握起友誼之手迎接未來的春天吧，願望世上一切的人們從此永遠生活在溫暖裏。

你的友人

（十月一日這樣寫給你）

× × ×



紅葉題詩的故事

辛夕照

在上期的本刊上，我曾寫過一篇關於紅葉的散文，惟當時爲行文簡便起見，未克將紅葉詩話中最富有戲劇性的「聊將紅葉寄相思」底故事兼述，私心頗引爲憾。現在有一個機會讓我另外再撰這篇涉及宮怨逸事佳語來補漏遺溯，是很可高興的。

紅葉絳林，鮮豔可愛，爲蕭颯中的秋光增飾幾許色彩，給寂寞的塵世聊添無限生趣。

如果可以這樣說：紅葉是自然界裏的「詩」——一首出自天地間的「詩」；那末，紅葉題詩的故事何嘗不是一齣由人間編導的戲劇——一齣瀰漾着濃厚的浪漫帶克情調的令人遐思的戲劇！

然而這齣戲劇的「本事」却不是一件可以使人快意的。在未講及紅葉題詩的故事以前，假使先來考察一下產生紅葉題詩故事底背景，就更可幫助我們去瞭解這實在是一件塗滿着宮人血淚的悲劇，不過經過文人的改編成爲喜劇罷了。爲了瞭解封建君主的荒淫無恥與囚禁於深宮婦人的苦楚，隨手引段正史上的記載來做參證：

「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指孫權）覽之，以爲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曠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陳壽：三國志吳志卷十六。陸凱傳）

以三國鼎立，偏處江南一角之地的吳國，而居然有「中宮萬數」，且還都是「不備嬪嬙」，古代帝皇其淫佚無道，蹂躪女性的行動盡可想見，這種荒蕩的結果必然造成「女吟於中」的現象，構成了無數宮人的悲劇。至隋煬帝，這位作賤女性的封建魔王，更按照「昏義」中六宮之說，名正言順的設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叫這一百二十四位女子「端容麗飾，陪從醼遊」供獨夫褻狎發洩獸慾以外，還始創在民間選取宮女的先例，一時宮女之數動輒千、萬人。到了唐朝，詩歌的黃金時代，由於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開展，表現閨情宮怨一類以女性生活作爲描寫對象的詩詞在男性詩人的作品內固有了普遍的反映，即一般普通女子也多有能詠吟詩句的。她們寫作技巧也許不及詩人的工麗纖巧，惟因實生活的體驗，她們自身真切地感受了種種非人的際遇，自也真摯明晰，多少可以反映她們一部分痛苦的生涯和哀悒的懷抱。

在這一點上講來，元稹的「故行宮」：「寥落故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實不及因失寵而貶入冷宮的梅妃（江采蘋）的謝賜珍珠詩：「桂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來得動人，就因爲後者的詩中滲透了作者的感情（不管她感情是否完全出自個人成分的。）表現出身處冷宮的悒鬱。

王妃的命運猶尙如此悲慘結局，那末，廣大的宮人羣之遭遇更甚黯澹，自可想像得到。

白居易有首描寫宮女生涯的「上陽人」很可拿來作我們的借鏡，約略可以窺見民間女子入選宮庭經受的折磨：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步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使承恩，臉似芙蓉胸如玉，未容君王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轉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上陽人的經歷正是無數民間少女入深宮中的寫照，「入時十六今六十，」一生的幸福就埋葬在陰暗的重閣下。空房獨宿，閉禁了多少春秋，「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這不是生命的浪費嗎？「外人不見見應笑，天末年時世裝」簡直令人啼笑皆非，豈僅是一句「苦最多」所能說盡的！

紅葉題詩的實際就是這一轉輾於封建廝王下宮女之非人生活底反映。偶然有幾個會弄幾句詩文的宮女，在百無聊奈的期間將個人感受的哀愁發抒成詩，把來寫在葉子上讓御溝流水去隨波飄浮，以舒解胸中的積鬱，無非是一種「苦悶的象徵」底表現罷了。也偶然有湊巧逐流到外邊的，於是喜做文章的文人就處身設想地，把才子佳人的美滿幻想放了進出，於是原本是一齣道地的悲劇，一變而成才子配佳人大團圓的喜劇，而在紅葉題詩的背後，封建廝王蹂躪女性的「悲劇生涯」反給掩飾了起來。

交代過產生紅葉題詩的背景以後，現在我們就來談談所謂「聊將紅葉寄相思」傳說的正文。最初關於紅葉題詩的，却並不題在紅葉上，而是題在梧桐葉上的。其涉及的對象雖全謂有功名的詩人，然傳說中事皆因人而異，或謂顧況，或言盧偓，或曰於祐，更有杜撰爲賈全虛（賈與假同音；賈事非真有，乃假造全虛者也），而其故事也由簡趨繁，愈到後來，說法也就愈雜，描寫也愈詳。推想起來，當初在朝野之間，或且口頭流傳已久，正如民間的歌謠一樣開始有一個「母歌」，以後逐漸演變成爲大同小異的「子歌」，然故事的中心總離不了這樣一套公式：詩人（或進士）某，遊苑中，御溝中拾得一葉，上有宮題，詩遂亦題詩寄於上遊，後過宮人中遺散宮人，於是才子佳人就結成佳耦。

下面就是孟棨「本事詩」中之記載，述顧況的事，尙較合乎情理：

『顧況在洛陽時，暇日與二一詩友遊於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上題詩曰：

「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
題詩梧葉上，寄與接流人。」

況明日於上遊亦題詩葉上，泛於波中，詩曰：

「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

裏斷腸時•
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一詩，因以示況，其詩曰：

「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風取次行。」

又「全唐詩話」及「雲溪友議」亦載此事，雖然也已滲入了作者不少的想像，但猶尙未加上牽強附會的巧合，今錄「雲溪友議」如後：

「明皇代，以楊妃虢國寵盛，宮娥皆頗衰悴，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溝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接流人」。顧況著作，聞而和之，既達宸聽，遣出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和詩曰：

「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裏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以上二則記事雖是逸話，但較近人情，不流說玄，僅祗提起宮怨題詩，顧況相和而巳。以常理度之，雖其事未必定與顧況有關，而或眞有題詩之事，似尙可令人首肯。但是下面關於盧渥和于祐的記述，顯已較比爲小說中虛構的故事，離實際更遠。

「盧渥應舉時，偶臨御溝，得一紅叶，上有絕句，置於巾箱。（其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叶，好去到人間」。）及出宮人，偓得韓氏；觀紅叶，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郎君得之」。（例見全唐詩）

也有說，韓氏之詩係一七絕，云：「深宮日夜淚如麻，楓叶經霜滿樹花，折取暗將付碧水，寄與蓬門壽兒家」。

——和此說源出一流的，對後世影響最大，印象最深的，是關於于祐的一段良姻佳話，普遍所指的紅叶題詩實大致以此爲準•

「唐僖宗學士于祐，晚步禁衢，至御溝，拾一紅叶，見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聞，殷勤謝紅叶，好去到人間」。祐亦題詩云：「曾聞叶上題紅怨，付與清流欲寄誰？」復置溝上，流入宮中，宮女韓翠屏拾之。後祐托之丞相韓泳，因帝放宮女三千人，泳閫翠屏有學，爲祐作伐。及禮成，各於笥中取紅叶相示，乃曰：「事豈偶然哉！」一日泳閑宴，曰：「子二人何以謝媒？」翠屏應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結成鸞鳳友，方知紅叶是良媒。」泳與祐相大笑。」

這裏，因襲的痕跡是極清楚的，（一）盧偃與于祐所獲的宮人皆爲韓氏，（二）二者題詩也完同，（三），于祐所題「曾聞叶上題紅怨，付與清流欲寄誰？」也是先有顧況的「叶上題詩寄與誰」來借用的，可是完全是時人的揑造，聊以自慰，符合與滿足一下才子配佳人的空想吧了。

宋朝有位王銍著補侍兒小名錄，把故事附會在一個理想出來的貞元進士賈全虛身上，實甚荒唐。明知其事既假又虛，却又不甘無記，深中才子佳人之毒的文人，實也可笑而復可憐矣！

大意說：「在貞元中有進士賈全虛，在御溝拾得一叶，上題詩云：「一入深宮里，無由得見春。題詩紅叶上，寄與接流人」。悲想其人，徘徊溝旁，爲街吏所獲。金吾奏其事，德宗詢之，知爲鳳兒所作，因召全虛，授金吾街兵曹，遂以妻之」。眞是再荒唐也沒有的了，這位王銍先生不知是否在「不打自招」，籍筆墨以假託他「一相情願」的美夢。從這上面我們可以想像那批製造大團圓的封建文人是怎樣的在散播傳統的命運論，機械的因果論，以爲一切姻緣前生定，把「殺人不眨眼」的封建廝王，帝皇獨夫之流描寫成爲一個「成全好事」的恩主•他那位德宗皇帝不但不見怪，反而把宮人給他做妻，還給他一個官職，這不是替皇帝老倌捧場，簡直在說夢囈，審非顛倒黑白，揶揄自已。無怪以前君主時代，打了板子，還要謝罪，皇恩浩大，聊以解嘲，原是意料中事。

更奇妙的則推孫光憲之北夢瑣言，內容恍惚離異，雜入不少神經意味，擬然似眞寫人鬼相戀的「聊齋誌異」一類的筆記體小說中的故事，和以前的幾情傳說巳過達異：

「進士襄陽李茵，偶遊宮苑，見紅叶自御溝流出。上有題詩，……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寓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傳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見紅叶，驚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及綿州，逢內官田大人，識之：「傳書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茵甚怏怏。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田某，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茵疾篤，有道士言茵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州相遇，實已自縊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洒賦詩，告辭而去。」

風流才子，邂逅多情女鬼，無怪乎要「一往情深」，戀戀難捨，惜「人鬼殊途」，偏又達到「不識相」的道士，指謂「面有邪氣」，至使不得不「置酒賦詩，告辭而去」，在一般深中才子佳人的舊小說毒的小市民，這種結束也許很可博得一些廉價的感嘆吧！

在衆多的關於紅叶題詩記載中，倒還是在戲曲中的敘述來得比較有些藝術的色彩，描寫的技術也較優勝，紅叶記如「韓許自嘆」寫愁困內宮的失寵者的對白，別有風趣：

——（江頭金桂）（旦）……奴身沉在寂寞中，因春滅玉容，正是姿容反被姿容誤，又未知何日里見重，嘯不能勾，渾如春夢，奴家看將起來到不如民間醜婦苦樂相同，終身歸着田舍翁，（前腔）（貼）聽說罷，愁懷越重，多愁塡我胸，好教我意闌心慵，一似鴛鴦在碧籠，雲雨隔巫峯，襄王未知何日逢。怕遇東風，漸覺腰肢瘦損，羅帶寬鬆，鴛衾日夜愁半空！

以「一似鴛鴦在碧籠」，來比喩不自由的宮人生活，這給人的印象很爲明斷，而「怕遇東風」句更能傳達出宮人在春花如錦，憾人天氣中的愁懷，「倒不如民間醜婦，苦樂相同，終身歸着田舍翁」，直截地道中了民間自由的生活比了長期徒刑的宮中生涯要美滿眞實。

常有「于佑拾叶題詩」與韓許自嘆同載近人禦藁之秋夜月集中，惜作者未詳，不知出自何人手筆，文采甚佳，想是名家之作。其「御溝拾叶」一節，述于佑考中狀元以後，羈絆京旅，閑步天衢，來到御溝邊岸，對着宮牆，屏立遠觀，不禁有所感嘆：

「（生）多有「獨守長門，孤處長楊，老而不獲一視天顏者，那三十六宮女子呵！（油葫蘆）綠鬢守深宮，白首無恩露，空嘆鳳鸞孤。……（天下樂）只見花花綠水出皇都，（丑）怎的這般紅艷艷的？（生）穿万爐流出紫和朱，（這是宮人粧罷脂水捐棄於此）多管是洗娛容，生怕胭脂污，因此上滑流漲膩，餘赤染溝渠，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華在此時（節節高）只恐流不盡六宮中怨艷，空蕩漾滿腔愁棘（丑）這水太急，聲兒響得好。（生）「無滯自能隨勢去，有聲多爲不平來」，還水陰溪咽咽，好似六宮嗟怨急瀑瀑，水聲斷續：如怨，如華，如泣，如訴，……你遠邁皇都，流殘禁苑，無明無夜，有意向東歸。」

可以見到上面文章的生動，用臨溪咽咽的水流來烘托六宮中女子的嗟怨愁緒，正是如聽水聲瀉，在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地訴說年華的流逝哩！

「（丑）呀，那水上流出一片紅艷艷的，不知是甚東西！（生）（檢起來看）原來是一片紅叶，有詩在上，想是宮中題的……（上馬嬌）幽恨詩中句，愁懷叶上詩•紅叶阿你不隨流水作抒溫，綠及中爲誰常停住。我曉得了莫非有意待眞儒。你看墨跡尙好，淚痕猶在，了是「半緘情淚紅猶溫，一片春愁墨未乾」。（勝葫蘆）只見輸悉淋漓春帶雨，想着她未寫時淚如珠，界破紅粧千萬樣，眼中流血，心內成灰，墨跡的模糊。漫說道六宮佳麗多淒楚，宮人阿！你自子立，我自梵居，我和你相恩一樣愁。雖然你是金屋嬋娟，我本是玉堂學士，爲甚的，兩下怨身孤？

話到這裏，自謝「玉堂學士」的多情才子不免有些飄飄然沉隨於美妙的奇想裏，因此待他的隨身的一指點：相公，今日你不期而得此紅叶，「非後日有綠」的時候，郎也將紅葉題詩一首：「曾聞叶上題紅怨，叶上題詩寄阿誰」，唱道：——（青奇兒）持紅叶叮嚀囑咐，對綠水再三伸訴：你與我扶持一叶詩，又恐怕飄流無處，蕩漾難拘。你與我尋取綠窗，遍訪朱戶。若逢那人須寄與，是必休輕誤！

一付滿腔舊式才子的胸懷活躍紙上，很可想見作者的才華和藝術的成就遠在以前的幾段筆記以上，雖然作者所採取來的故事是以前人的筆記爲根據的但是這位不以知名的曲劇家，由於時代的限制，他的「結束」也迸不掉前人的窠臼：

（六么令）別院花扭作連枝樹，隔水鱗合作比目魚，除非是冰人獻出仕女圖，月老注定將姻簿，東皇參透風流句，那時姮娥旋從月下來，牛郎織把銀河渡！

（賺煞）正是「物在人何在」，徒從紅叶詩，不見朱顏女。問東君誰與題人作主，信音直到花深處，似文君渴望相如，甚日得舉案齊眉，再不去！——俛首人間求鳳侶，又何須走馬章台路•

十月•一九四三

黎明（長篇小說）（二）

關露

彷徨

女生宿舍是一個奇怪的地方，是在由一座圍牆包括的四座房子裏；這房子位置在學校底後門外面；在靠近一堆長滿着桑樹跟柏樹的小山崗，跟一片埋藏着許多野玫與亂草的曠地旁邊的一個小巷子裏。房子與學校的關係，據當時對於校務熟悉一點的人說，房子不是學校裏建造的——這學校是政府設立的，每年除開從政府取得一定的收支而外，還有一筆江蘇省底豐富的津貼，拿着這麽多的錢他們决不會去造這樣一所房子——也不是學校裏買的，是租來的。至於房子底歷史，當時不曾有人談過，只就它們底外視上講，一下就使人看出，它們有着在年輕的時候就經過許多主人，並且用過它們大半生的力量去向烈日與風雨鬥爭過的應有的凋零。至於建築底姿容，那是跟它們底年紀一樣，只成了歷史上的一件遺物。

這四座房子間互相的關係是，它們底每一座與別一座之間都有着相當遠的距離，在它們底距離中由一個共同的大草坪連系着。除開外面的那條圍牆以外，只有看見這個大草坪的人們會覺到，這是一座寄宿舍。

對於這四座房子，學校裏的人，爲着有一個分辨的觀念起見，用東西南北樓的名稱作它們底記號；這是跟據每座房子底位置的。

北面的房子是四座房子裏的一座最老舊的，並且距離宿舍的大門最遠，上課的時候大家都得走更長的道路。房子底裏面，除開樓上的幾間而外，下面都是陰暗而沒有地板。杜菱住的便是這座房子裏的一間。

這是一個長而窄的房間。房間裏有兩扇向東跟向北開的窗子。東面底窗子向着宿舍中間的那塊草坪；通過草坪可以看見對面那座房子底白色粉牆，窗子底一邊有幾棵不知名的樹。向北的窗子，它底位置很高，窗子上直橫了許多，像監獄中的窗子上一樣的，不粗也不細的鐵棍子——自然這些鐵棍子底意義跟監獄中的不一樣，那是怕讓人進來——，如果房間裏的人要從這窗子裏觀望外面，她底兩條腿下面必須加一張椅子，並且，在櫈子上面，觀望的人也僅僅能夠把自己底臉貼在窗子底鐵槓子上，每根鐵槓子之間的距離是不容許人用一個頭去出入的。因此，房間裏的人對於這個窗子根本就不曾有過憑而遠眺的慾望，窗子外面究竟是些什麽，也沒有人準確地知道；只是從清早上偶然傳進來的幾聲犂鋤底聲音，跟冬天底夜裏，從窗頁縫裏侵襲進來的，帶點泥土跟馬糞氣味的淒慘的涼風看來，那裏是一片寥落的菜地。

住在這房間裏的除開杜菱而外還有兩個女孩子。一個叫吳沼，她底故鄉在湘江西岸，她很有着湘江一帶人物底直硬而辛熱的秉質。在她底外觀上，她却長了一個與她底秉性不相符合的，矮小而看起來缺乏康健的身體；她底深黃色的臉因貧血而失去了光澤，圓小而隨時都表示溫厚的眼睛裏蘊藏着沒有明限的憂鬱。她是一個化學系裏的二年級學生。

另一個是杜菱底同鄉；叫江月藍，是學的土木工程。她底身個高大而結壯；她底臉不秀麗，但是經常帶着一種使人們感到愉快的，康健跟智慧付與的喜悅。她說起話來的音節很慢，當她用着低音的時候，在每個字發出來的開端略微帶點嘶啞。

她不愛寂靜，她說跟一個不愛說話的人在一起就像跟一頭牛在一起一樣。因此，有的時候，當她房裏的別人不說話的時候，她便自己搬出大堆的話來說。她說話底姿勢與言語時常都充滿着幼稚的傻氣；可是有的時候也很嚴肅，言語中有着正確而眞實的意義。不管怎麽樣，她說的話對於她自己底感情與感覺全是眞實的，沒有誇張跟虛偽，沒有一種對於別人的應付。因此，，雖然有時她說的話很多，乃至於在很多的話當中只有很少的重要的內容，聽的人可從來不會感到無聊與與倦，相反地，人家都喜歡聽她說話，都覺得她底說話方式很新奇。

她底年紀剛才十八歲。從她决不修飾的外貌，和對於生活瑣事的毫不經心，都顯出她是一個不很成熟的而缺乏女性的女孩子。比方，她底頭髮總是修得異乎尋常的，幾乎沒有第二個女孩子像她那樣的那麽短；她底臉上永遠不曾用過女人們總要用的那些有香氣的東西。她底長而且大的脚上，除開當空中飄着雨點而外，總是一雙不知從那裏來的黑土布鞋。至於她底身上，那經常都是套那麽一件，屯積了好幾天的油垢，失了準確的顏色的土布長衫，長衫上有時還少去一兩

個紐扣•可是除此以外她也有着另外的特點，她對於她另外一部份生活的處理，乃至於對人生的看法並不像對於她身上一樣；她以爲人們對於自己每日的生活要不斷地向前，對於所做的事要認眞並且要好。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用一件很小的事情來看：那就是毫不使人經意，但有的時候會引人特別注意的她底幾何學底報告；對於她底報告，幾何學的教授總是在一張繪圖精細，數字準確，整潔而漂亮的紙上畫一個第一等的分數標記。

關於這個，有的時候別人會這樣取笑她！

「這張報告不像是你作的呀！像你這樣的人，你底報告至多只能有六十分」。

對於這樣的玩笑，她便嚴肅而簡潔地回答：

「我自來不預計他們給我畫什麽分數。我要做那樣事，我就那麽做。」

因爲她說話很有趣，她底外表又是那麽顯得特別，杜菱剛認識她的時候就覺得對她有一種好的印象，她以爲她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而她呢，她覺得杜菱很用功，在談話當中好像有着比自己多一些的知識。並且她雖然是一個學習工程的人物，可是在她自己應習的課程以外，她很愛閱讀一些，像杜菱經常有的，關於文藝或是哲學一類的書。除此以外，她對杜菱最覺滿意的一點便是從某一個時候起，她在杜菱身上發現了一段與她自己正相似的特質，就是杜菱對於自己底言談，和對於事物的愛惡的表示從來不加裝飾；她也喜歡說話，在說話的時候自己覺得很眞摯，而在別人看起來，那裏却夾着一大陣的傻氣。由於這些和雙方相互間的愛恭，杜菱與月藍之間便有了一種被她們自己所尊視的友誼；對於這樣一種感覺她們雙方都默認着，但是都不說出來。

除開月藍而外，杜菱對於吳沼也有一種好的印象：她覺得她對於人們有一種寬大的秉質；在她自己底靈魂中像是掩藏着深不可測的憂鬱，但是對於別人底喜悅她却從秀沒有妮妒；她是能夠拿着別人底幸運與憂傷當作自己底一部份的一個人物。由於上面的原因，杜菱，她本來是住着別一座房子裏的一個比較好些的房間，這學校期開始她便搬到這裏來。

一個可愛的星期日。從天剛亮天空中就畫出一片嫣然的晴朗。

星期日底學校裏是特別寧靜的；大家都像是要在這天早上補足她們一星期來對自己欠負的睡眠，將近平日上第一課的時候，草地裏還只很少幾個人來往。尤其是在杜菱底房裏，學土木工程與化學的是這學校裏最忙的學生，吳沼跟月藍底功課幾乎每星期有六天是忙的，因此，像星期日早上這樣平靜的休息，對她們好像特別需要。

而在這許多人中，杜菱是一直守着她特殊的習慣；便是無論在怎麽樣的天氣和什麽日子，她都是在她所規定的那個時候起來；就是說，她總比別人要起得早一些，因爲我們已經知道，她是一個用功的學生。這個星期日底早上，也跟往常一樣，當她底房間裏，乃至於對面房間裏的人都還沒有聲息，只一個女僕進來掃地的時候，她便已經起床了。

但是，今天——也許今天以前便是這樣——，當她起來以後，她並不跟往常一樣，用她敏捷而帶一點粗率的手法完成她底粧點，然後坐到她底書桌面前。今天，在做她早上必須做的許多必要的事情以前，第一件事便是打開她書桌上的小抽屜，從抽屜裏取出一個小本子，然後站在窗子前面細細地翻閱。她在看她昨天的日記。

她是一向都寫日記的。她底日記本子，跟據她對事物不是非常細心的習慣，一向都是讓她隨便擱在什麽地方：有的時候夾在她底書桌上的小書夾裏，有時壓在一堆亂書裏；有時，如果她那晚上是坐在床上寫的，那便壓在她枕頭下面。因爲在她底房裏，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定的工作與休息的地方，對於這地方是大家各不相犯的；因此，她不曾特別收藏過她底任何東西，也從來不曾收藏過她底日記本子；那是不必要的。

但是從有一天起，她底日記本子有了一個一定放置的地方；這地方跟它從前所在的都不一樣，不是書堆裏跟枕頭下邊，是在她剛才把它拿出來的那個小抽屜裏。並且當她每天晚上把它擱進去以後，還把那抽屜鎖起來。因爲從某一天起，她對她底日記本子起了一種特殊的感覺，她總覺得有人在注意她底這一件東西。她從外面回來的時候，總覺着彷彿有人翻動過她底書堆，或者是她底枕頭；有的時候她竟會感覺她底日記本子換了地方，或者改換了她原來所放置的樣式。除此以外，她還覺着吳沼跟月藍近來對她的態度有些跟往時不一樣：有的時候她們在祕密地說些什麽，有的時候在笑。吳沼一向是表現着那麽憂鬱的，現在也好像喜歡說笑跟打趣；而這些說笑跟打趣全像是避免着她的，因爲當她問她們爲什麽笑跟說什麽的時候，她們總不響，或者笑得更利害；或者也會把她們所說的告訴她，不過，在她看起來，無論如何她們那種談笑方式對她都不坦白，都有避免着她的樣式。月藍一向都是那麽坦白而誠摯的，現在竟也有些改變起來。於是她就預先跟月藍疏遠，下課的時候也不跟她在一道。然後她就自己研究她們那些態度，尋找她們底談笑與她有關的地方；當這樣的時候，她便很快地，從很遠的地方想到她底日記——她現在時常會從很遠的地方想到她底日記——於是她便下了結論：她們那種樣子跟她底日記有關。從這時起她便很小心她底日記簿子，她一點也不隨便把它放置，她每天都把它擱在一個不是祕密得使人懷疑，也不是公開得使人一看就看見的地方。然後她又注意她們談笑底方式跟看她的眼光。雖然實際上她們對她的態度完全跟平常一樣，她們底談笑與她毫無關係；乃至於根本就不知道她在

日記裏所寫的，跟她每天爲某一件事在寫日記的這回事；可是她自己總覺得她底日記本子擱得不對；最後她想出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鎖起來。因此她今天是從她底書桌抽屜裏取出她底日記本子的。

杜菱讀完了那頁日記又把本子翻到第一頁，那裏，在那頁紙底一個角落上，有一張一寸大的半身照片，照片底四個角上都有小紅匡子粘着，這是按照相片簿子上的粘貼方法。相片上面有用墨水筆箋下的橫寫的文字底字跡，相片底面積很小，字又是箋在人物底身上，因此所箋下的幾個詳細的字是什麼我們看不明白，只是可以揣測到那幾個字是「親愛的朋友」這一類的意思。這照片是上星期凌青送給她的。杜菱看着她底日記本子，又回頭去看了睡在床上的兩個人。吳沼像是沒有醒來，只是把她原來向着牆壁的身體翻向到外面。月藍底床是與杜菱底相聯着的，剛從她底夢中睜開眼睛。杜菱裝作並非在看她們，把她底眼睛轉落到自己底床上，像是尋找什麼東西的樣子，然後很快地轉過她底頭來，嘴角上泛着困倦而癡懶的微笑。這時，早上的太陽已經迴過一排樹枝斜射到她那向東的窗子上，把懸在窗口的一面飄蕩的鏡子反射得的發光，杜菱忽然想到她還不曾洗臉跟梳理她底頭髮，這才把她底日記本子輕輕地擱在抽屜裏去。

杜菱洗過臉，取下窗子旁邊的那面鏡子，把它擱在書桌上，然後梳理她底頭髮。對於她底頭髮她近來有一個感覺，她覺得她底頭髮底樣式總是梳得不好，跟她臉上的輪廓不相配合——簡直就是不好看。她很願意她底頭髮梳得好看，但是她沒有像別的會給自己打扮的那些女孩子那樣的精巧的手法；對於這個好像她天生就是屈笨的——。她用了許多方式去試驗，結果總是無法處理。於是她便換了一種感覺：頭髮還是讓它自然一些的好，長成什麼樣子就讓它是什麼樣子。她想得很堅決，決不要在她底頭髮上弄出什麼花樣；只是在早上梳理的時候用一把火酒燒的排子略微燙幾下。她梳好頭髮，整頓了臉上的許多部份，在鏡子裏又把面部細檢查了一番，然後從桌上的一堆亂書裏翻出一面小鏡子，把這小鏡子反過去，照了一下頭髮底後部，用吊起來的嘴角微笑了一下，「對了」！

太陽已經爬得很高，窗外的一排碧綠的樹枝不知從什麼地方把它底影子移到遠遠的，對面的褪了色的粉牆上。同房間的人都起來了。杜菱開始想着她底工作。

在她開始工作以前她需得把她散亂的書桌整理一番，她有好幾天不曾整理它了。她開始整理她底書桌。然後，她要工作了；她是有大堆的工作的，在她工作以前她必需決定先做那一件——她原來是有一定的工作程序的，禮拜天也在內。而這種程序，從好些日子以來已經被打破了——。於是她決定先讀英文，她昨天從圖書館裏才借了一本莎氏比亞底「仲夏夜之夢」，是預備要還的。當她最初學習英文的時候，她就有過一個志願，她要能夠閱讀古典作品，而到現在爲止她並不曾讀過一本，因此讀「仲夏夜之夢」對她是一件繁重的，也是必須認眞的事情。

她底工作開端決定了。可是她當時又起了一個感覺，她覺得她還須另外先做一件什麼。對這件事情她却尋不出一個具體的目標。事實上她知道她想做什麼，她知道她底感覺，正如我們現在都知道她當時的感覺，與許多年輕的人們都知道自己底感覺一樣。不過她當時決不肯把她所想的事告訴別人，乃至於不肯向自己承認。她勇於做她所要做的一切事情，可是在一切事情當中的某幾件事她却不肯用她自己主動的力量，因爲她想着這會要損害她底一種她所有的矜持；對於這種矜持她不但要在別人面前保持，並且還須向她自己保持的。這樣一來她對自己所想的跟要做的某些事情，總是在想過之後便立刻向自己譏諷地否認掉。簡單地說，今天早上她跟本就不曾有過一過看書的打算，她是從起來以後就在企待着一個跟凌青的約會的。只是在她企待她底約會的過程中她感覺時間太長，她便想出一個渡過這個長時間的臨時計畫；而對於這個計畫的實現在她到並不是一種必要的事情。

杜菱底約會時間是早上十點鐘，現在已經是十點過五分了，門房的人還不曾給她送會客單子進來。她仔細地看了一下她底錶，她想她底錶也許快了——她底錶時常是快的，不過今天是不快也不慢，因爲她昨天晚上把它對得很準——她又走到吳沼底桌子那邊，看了一下她桌上的小鐘，她底鐘跟她底錶一樣，她知道她底錶並不快。

這時吳沼與江月藍都上外面去了；一個是上操場去拍網球，那一個却沒有人知道她去的地方。房間裏只剩了杜菱一個。本來杜菱是愛好一個人待在一間屋子裏的，這並非是她愛好孤獨，因爲她總是有許多事情要做，也有許多事情要想，一個人的時候是更自由一些。然而今天却不是這樣，她對於一個人的時候不覺得自由，到覺得空虛得可怕，可怕的是萬一她所有的企待使她失望了的話，沒有人援救她。她手上的錶又走了十分鐘，她底思索也跟着那只小錶底機器在旋轉。她覺着人們底企待中會有災難，正像平靜的海面上會有暴風！杜菱不想再待在房裏，她需要到草坪上去吸一點好的空氣；她便走到外面，把她底身體站得筆挺，望着草坪。草坪上顯得比往日特別寂靜，幾乎沒有人底影子。門房裏的人不但不進來送消息給她，並且也決不進來呼喚別人。一切都是寂靜的，只有樹枝上的一兩隻小鳥，偶然間由於它們自己知道的原因在驚動着，從一個樹枝上飛到別一個枝上去。

杜菱站了一下子，對於空曠的草地到無窮的憧憬，她想到對面的一座房子裏去，找她底兩個同班生。門房裏的一個老頭子進來了，手上拿了一張會客單，一直向她的房間走來。

「有人來嗎？」杜菱問，她帶着驚動的聲音。她底心裏對這老頭子起了一種特殊的好感。

「對了，請會客。你們房裏的吳小姐在麼？」

「吳小姐？出去了。你聽錯了啊！」

「怎麼會錯啊，小姐，客人自己寫的。請你看嘛！」原來灣着背的老頭子現在似乎把他底背更灣了一些，一把張會客單子謙恭地遞給杜菱，隨即很快地轉過

身去，毫不經意地出去了。

杜菱拿着這張紙條，仔細地看了一番；上面用着對她是生疏的筆跡寫着一個她不知道的訪客底名字。這張紙條與她毫無關係，然而在毫無關係當中彷彿帶了一些對於她的冷淡和譏諷。

這時杜菱不願意想什麽。薰風輕掠在草面上，送過一種使人困擾的氣息。她還是繼續着剛才的打算，去找她底同學。

杜菱來到她們房裏，兩個主人全不在，只一個生疏的女孩子坐在她們底一張書桌跟前，在寫一張紙條。

「你也來看她們麽？都出去了，我正要給她們留條子。……你預備在這兒等一會兒嗎？」這女孩子好像跟杜菱很熟悉，一見她就尖聲尖氣地說了一串。並且當她在跟杜菱說話的當中，把正在揮寫着的一支筆桿擱下來，這表示了這麽一種意思：如果杜菱預備在那裏等她們的話，她也願意等下去，條子就不寫了。

「等她們？幾時回來呀！」杜菱說，困惑而煩擾地。

聽見那女孩子說話，杜菱認出那是她那兩個同學底常來的客人，是附近的一個女子中學裏的學生。杜菱在她們房裏曾見過她兩次。

這女孩子底樣子長得很俏皮；兩隻眼梢很長，而且吊得高高的。好像因爲知道自己長得很俏，她說話的時候總是把聲音裝得很尖。杜菱最討厭裝出尖聲音說話的女人，她說遇見這種場合，她全身的毛都會豎起來，因此她在每次看見她的時候，都有一種逃走的念頭。

杜菱說過上面的話立刻想走，那女孩子却把滿塗着唇膏的嘴張開，很有還要說話的意思。杜菱望着她底嘴，頭頂感覺着熱烘烘的，彷彿在暑天的太陽裏戴了一頂毡帽子。她想她在這房裏立刻會遇見一種可怕的糾紛，於是把眼珠向上轉了一下，把眉毛縐起來，說：

「哦，事情眞糟！」

她說完話，不等對方底發言便走到門跟前：

「對不起，我不等了！」

杜菱走出來，覺得心上輕鬆了一下，然而立刻又沉重起來。她現在是無事可做了；回到自己房裏，她感到那裏的氣候對她不合，再去找別人，也許她們不像她需要她們一樣地需要她。最後她決定了，還是回到自己底房間去。

這時她底錶已經十點半過了。太陽把草坪上的青草晒得發光，像一舖綠色的地氈。從高起來的另外一堆野草上，發出一種參雜而寂寞的芬芳的氣息，這種氣息可以把人們從興奮引到疲乏中去。

杜菱回來了。她剛走到她房間的外面，看見月藍站在石階上——她是剛才回來的——。月藍看見杜菱，很快地從石堦上下來，張開大嘴，露出稀疏的，從來都是表現着嘻笑的雪白的牙齒，用那略微帶點吵啞而和悅的聲調說：

「快出去，杜菱。有人在等候你呢！等了你多久了！」

她底樣子是要很快地把話告訴杜菱，但是她說得很慢。每個句子當中都有一個相當的停頓。

「哦，小鬼！」杜菱聽完月藍的話，沉默了一小會，忽然，像是一道泉水碰在碎石上一樣，從她嘴裏飛出這幾個字來。她底眼睛發着光，臉上顯出一種人們對於一件新奇而又是平常事件所發的微笑。

這是杜菱對於生活態度的一個特質：對於任何事體，她總以時間作她自己最大的控制力。比方說，在她自己本身，她沒有在敲上課鐘以後去過課室。至於她對人們的約會——她底約會是很少的，但有的時候也會有——她很少在約會時間過了以後才到場。她說不守時刻對於自己跟對於別人都是一種損失。同時她是一個沒有耐心的，她不能把一件事情延遲到超過應該做的時間再去做。因此她對於別人也一樣，她要別人對她也跟她自己一樣地尊守時刻。但是中國底靑年中還有着很多是因襲着舊時的習慣，把鐘點只看成是一個較長的時間中的大概的標準。比方有人請你十二點鐘去赴宴，你儘可以一點半去。因爲雖然主人底請帖上明明寫着十二點，而大概的時間却是從十二點到兩點。除開會餐而外，這樣的時間觀念也普遍地被人採用着。對於這樣一種人物，杜菱時常會採用一種報復的方式；即是遇見這樣的場合，如果是不必拘於一種禮節的時候，她便在約會的時間過了幾分鐘以後自己先走開，不管這種約會是在她家裏或是在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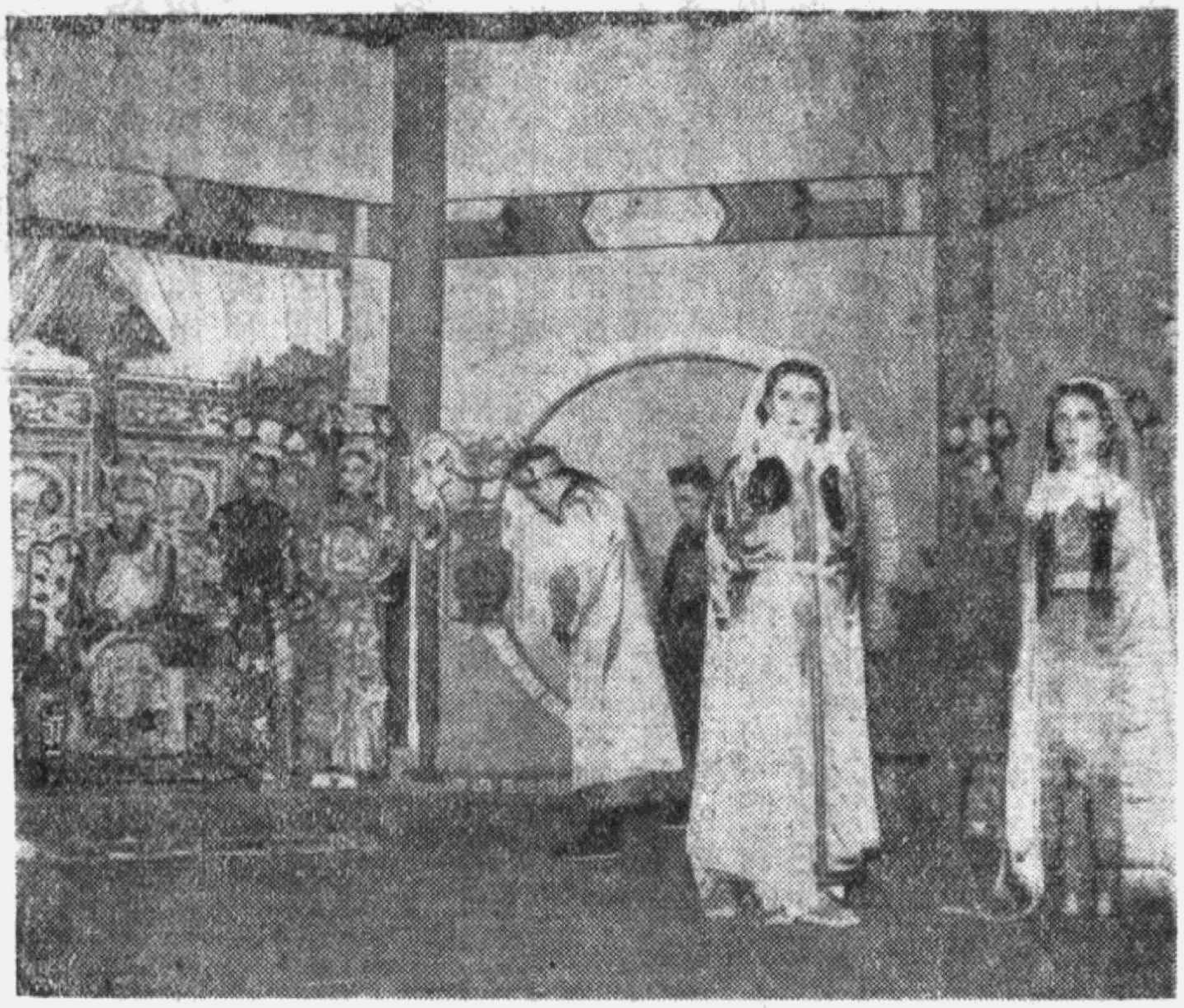
凌青是一向反對着這樣一種時間觀念的，不過今天他却爲了某種原因也犯了這樣的習慣。因此杜菱在十分過了幾分就沒有預備等他，而且以爲他是不會來的。也許她底心裏在等她，但是只有她自己知道的那一種力量把她指使了出去。現在聽見了月藍底話，又不知爲了什麽，自己覺得可笑起來。

月藍沒有明白杜菱底言語，不知道她剛才所發的那句驚歎語是什麽意思，是指的別人或者她自己，——她知道她自己說話太慢。如果讓她去說一個故事，或者向着廣衆去演講，她這種方式是適當的。如果去報告一件對方急於要知道，並且發生興趣的事，那麽人家聽完她底話之後，往往會拿一種怨恨參雜在對她的感謝裏——她正慢慢地又張開她底純樸的嘴唇，要再向她說一點什麽的時候，杜菱已經翻然地出去了。

靠近女生寄宿舍底大門，從門房走進來一點，有兩間相對的小房間，這是宿舍裏的會客室。

在兩間會客室中的一間，裏面佈置得樸質而簡潔，四面是雪白的粉牆，在一面牆上掛了兩塊不大也不小的杭產的西湖織錦。另外一面牆上掛了一塊法國某畫家底油畫，畫上有一個女皇跟一條蛇，像是希臘神話中的故事；還有一張達文奇底「神祕的微笑」。

房中間有一張長方桌子，桌子上舖了一塊白布，白布上放置了一瓶淡黃色的玫瑰花。四面的牆壁旁邊擱了幾張大小參雜的籐椅子跟沙發。一發長沙發上坐了一個女孩子，像是本校底女學生，跟一個穿着長衫戴着眼鏡的中年男人。凌青坐在他們對面的一張沙發上；他穿着藍呢的西裝上身，白色的褲子，閃耀在棱黃色臉上的眼睛，顯示出和靄而傲然的神彩。



戲評

香妃　釵頭鳳

蘭

（一）香妃

「香妃」是一個關係着民族興亡的故事的戲。香妃是一個回疆的絕代美人，乾隆是一個好色的天子，因此在滿回之間就起了一個種族的戰爭。雖然說乾隆用兵于回疆不是爲着江山，而是爲着美人，然而在爲着自己的利益去製造戰禍的這一點上，爲着美人和爲着江山的侵略意議是一樣的。

香妃是一個女性，但是有着剛强的性格和堅決的意志。乾隆爲她用兵到回疆，屠殺人民。她爲着尊重國體決不肯向敵國屈服，但是，乾隆的軍隊向她表示，她如果不到淸國去議和，他們就要對于回疆人民大加屠殺。于是在回疆的抗敵軍被奸人巴達克出賣，回王霍集占被虜，香妃爲着保護她的無主的人民就被詐騙到乾隆皇帝的後宮中了。

戲中有幾個典型的角色，第一個是賢明而有理智的香妃，她不忘記自己是回疆人民的領袖，能以堅決勇敢的意志去愛護她的土地和人民。她不怕强國的威脅和皇室的利誘至死不向敵國的皇帝屈辱自己的尊嚴；因爲她想到，她雖然是一個柔弱的女子，但是她的尊嚴就是回疆的尊嚴。巴達克是一個愛貨求榮的汚官，他隨時可以獻媚敵人，隨時可以把土地跟人民拿去出賣。乾隆皇帝是一個純粹自私的封建帝王，因爲他有財富和兵力，他就可以爲所願爲。在另一面帝王是有威嚴的，祭他當祀天地，召會大臣，出入于廟堂之間的時候，他是莊嚴文雅而有禮的。但是當他過着他的私生活，思慕着女色的時候，就顯露出了貪慾無厭，卑鄙和粗陋了。乾隆的爲色作戰正表現了許多帝王們以經濟勢力作爲基礎的貪慾的野心。

在劇本的製作上，以上的三個人物都有着部份的成功，然而却有着許多缺點。香妃雖是一個堅强的女性，可是她是一個絕代佳人，應該在堅强之外還具有着嫵媚的女性的溫存，關于這一點，作者爲着要表現她硬的一面，就把軟的一面忽略了。于是香妃變成一個帶着男性的女人。乾隆是一個淫亂行爲的帝王，但是有的時候他還是聰明而有理智的——在寫作一個作品的時候，作者只要能表現現實，不必要顧全眞實。然而當他寫一首史詩或是一個史劇的時候，是應該顧全着歷史的記載的。要不然，就要歪曲了歷史的意義——但是「香妃」中的乾隆是一個好色而不務政，只有對于女色的貪佞和謙卑，而沒有一點現着帝王之氣和崇尚武功的威武的氣魄。這一點，使觀衆看了，感到乾隆只是平凡的好色的人物，而不是一個帝王。巴達克是一個十足的奸臣，在型像的製作上比前

兩個都好。

「香妃」的戲中演員的分配是適當的，但是由于劇本的限制演員的演出効果也犯了與上面相同的弊病。就是韋偉的香妃太硬，張伐的乾隆太凡柔。講到穆宏的霍集占，那又是另一個問題，穆宏是善于演戲的，讓穆宏來扮演回王自然也是洽當的，他足夠武勇，也夠堅强，也多情而好議。但是在觀者們看了戲之後却得了這樣一個印象：就是「香妃」中的霍集占跟「福爾摩斯」戲裏的福爾摩斯差不多。除開福爾摩斯的一部份機智的動作以外許多東西都是穆宏自己。然而穆宏是有着演技才能的，如果他能對于人物的形態多加體驗，在自己造型的時候大胆一點，使自己的扮演技術往開發展，他是有希望的。

總之「香妃」是一個有着血肉和靈魂的大胆的戲。戲裏面的人能夠說出觀衆要說的話，表現出觀衆要表現的感情，想着觀衆要想的事物。這個戲是值得一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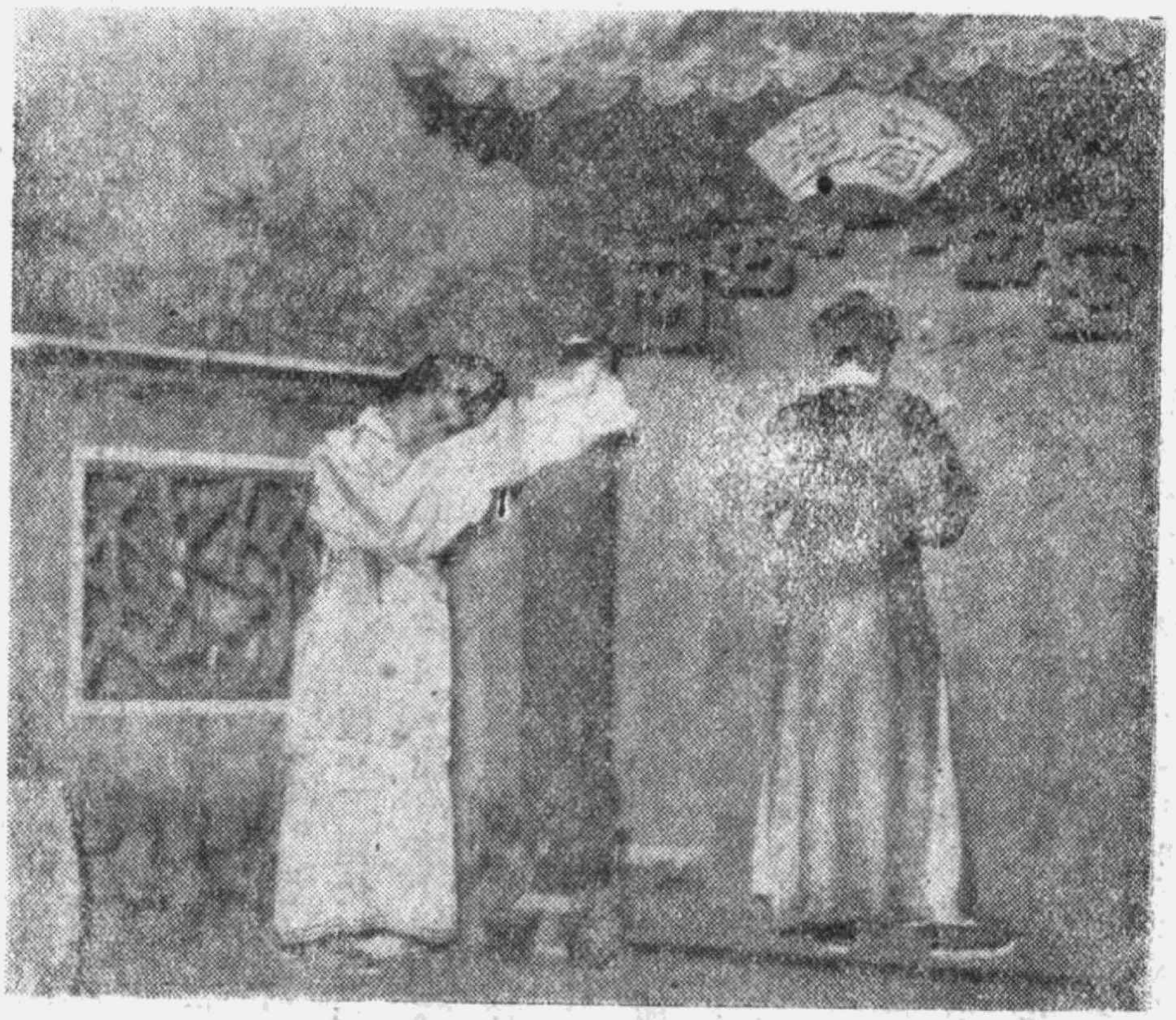
（二）釵頭鳳

我想，大概瀏覽過中國古典文苑的人都知道我們有一位詩人陸放翁，知道陸放翁的人都知道他在少年時期有一段被迫出妻的戀愛悲劇。「釵頭鳳」是他寫他戀愛遭遇的一首哀憤的詞。

現在「釵頭鳳」這個戲就是根據陸放翁的戀愛歷史寫下來的。作者的用意是要讓人知道在我們的古老社會和古老社會的家庭中曾有過多麼可怕的專制勢力，在專制勢力之下有過多麼可怕的戀愛慘劇和可怕的犧牲。而且潛伏在那種勢力中有着多麼可怕的爪牙，這種爪牙除開是直接出自聖賢之書的所謂婦道婦容，和忠孝一類的思想之外，還有一種迷惑成千累萬愚夫愚婦的僧道的邪魔。邪魔的思想和狡計往往是被歪曲的制度和政體所歡受而採取的。「釵頭鳳」就是以詩人陸放翁的戀愛悲劇作題材而反映了舊社會中的這麼一種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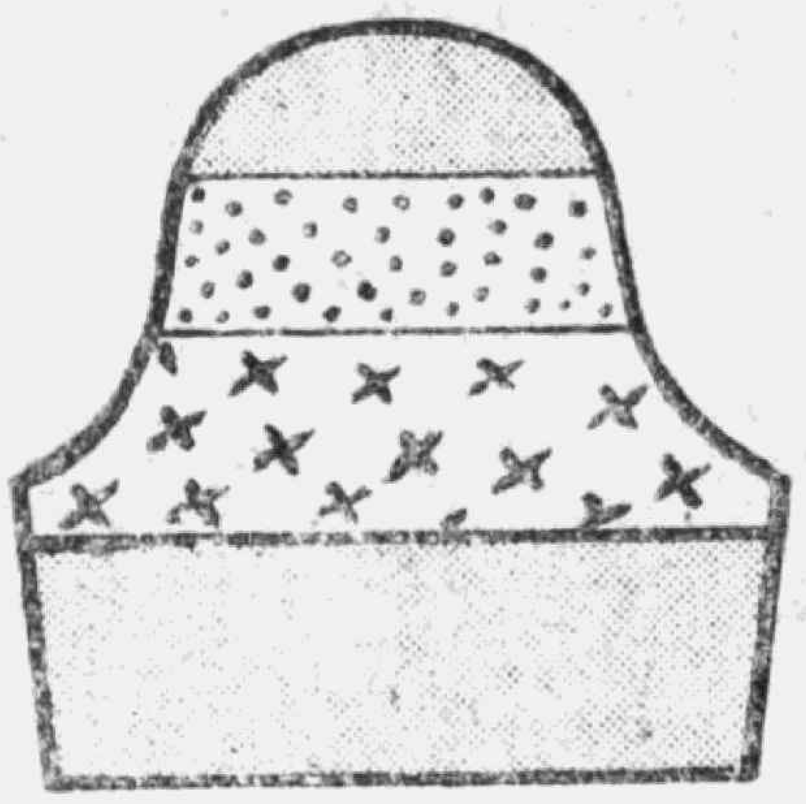
劇本的編製是緊張的，並且每一幕中都達到一種使人感到緊張的効果。雖然其中的穿插太過于湊合的傳奇化，比加第三幕唐蕙仙正在自縊殉情之際，陸放翁的朋友狄英忽然從窗戶外面跳進來，告訴蕙仙：「我已經放了一把火，四面都是我的埋伏，我們快走！」但是並不因此就妨害了本劇的大局。因爲這個戲從故事到對詞，從頭至尾都是嚴肅的。

舞台佈景很爲別緻，尤其是書室一幕，很有古雅之風。



人物的陣容很整齊。蔣天流的蕙仙是沒有批評的。她能歡喜也能悲哀，能剛也能柔。她能扮一個蕩婦，也能扮一個淑女。

吳鈍眞的放翁母也是沒有批評的。她的技術純熟得沒有一點火氣。吳漾的陸放翁很像一個的書生。他的技藝比以前別的戲裏都進步。胡導的演技純熟，但是他往往會自己造戲，不受導演的指導，因此他的戲往往會誇張過份，流于過火。「釵頭鳳」裏的老園丁就犯了這個毛病。



零頭料的拚裁

自從去年毛線衣實行雜色拚攏編織以來，風行一時，到今天幾乎每個少女都有了一件。若是研究發明一件毛衣用兩種顏色編織的人，一定是位有藝術眼光而又聰明的。如果把同樣的方式應用到日常穿的衣服上去，能夠顯得格外活潑靈利。不但如此，最主要的，家裏面舊料或是零頭料也都廢物利用了。茲舉二例如下：

第一式：從腰部分劃，下身尺寸和普通衣服同略短。上身分四塊剪裁，前胸、後背、和兩袖。前胸一塊做闊大些四周打縐，以利呼吸。袖子另外裝置上去，肩部也做闊些，這種服裝穿在運動場上是很合理想的。

第二式：假使布只有五尺餘，就可照面剪裁。拚合的方式，最好起自掖下一寸至肩端，不可過於寬闊。拚合法視下面的質料和顏色而異，假如下面是黑色，拚合的一塊則應取明朗些的色彩，如天藍、粉紅或翠綠；假如下面是一色的，拚合的一塊可以用有花或發閃光者；假如下面是有花的，那末拚合的一塊必須是極簡單的色彩，否則變化太多，破壞整個衣裝的調協，不必不注意者也。

剪裁袖子，與普通中國衣裝不同，因爲我國人削肩者很多傳統式的中國衣袖更顯得兩肩削下。若加以改良，如下圖樣，另外安裝上去，並且在肩上縱兩個縐摺，就能補救上述的缺點了。

總之，利用廢物和零頭，是目今每個市民的切身問題。我們不主張奢侈，但是在節儉的信條之下，也要整齊清潔，對身體不阻礙發育，必要時還應注意到美觀。上面兩種新裝的設計，製做起來並不甚難，有經驗自己製衣者，或者此文稍有幫助吧！

信箱

編輯先生：

自從讀了貴刊後，使我得到多的知識，也是我最密切的文友，我愛它勝如一切，尤在信箱一欄，能輕鬆解決婦女們的難題，故今冒昧的獻醜，爲我最知己的友人：

她是生長在崇明一個金錢富裕的家庭中，並是一位青年的女學生，於前年得認識了一位與其性情融洽的店夥還懂間流利洋語，所以她常常請教於他，在此常相見的鏡頭下（距離不遠）因此迅速熱戀，各存下結婚之念，她母也略知時代文明觀他舉止大方，也不愧是心目中的婿兒，故寫信到滬來訊父之意下如何，但答覆是使她兩難受，失望殘酷，道：「那男子與我家境不同，我的女兒必要粥家配飯家」，她父在滬名聲很大，也許是有錢者自私。在不愛虛榮憂愁，焦急的她，又無能力反抗，身體是天天的衰弱，我知道他們是純潔的，根據前天她寄給我的信內說「在學期中實無精神去讀書本，近來心緒大變」，如此進退維谷，而根深蒂固的愛情局面下也許會給一班存有封建思想的人破壞名譽，但怎樣的進行使其父親給她一個美滿贊成此件婚姻？請先生恕我嚕嗦，並希在貴刊一隅披露，給我一個誠懇答覆感激萬分，專此敬祝

文安

熱心讀者毓琪啓

敏琪女士：

在我們所接到的來信中，一大部分是關於婚姻問題的，而且在這些婚姻問題之中，以受家庭拘束意志不能自由者又佔了大一半。

實際上，現在的婚姻已算自由得多了，父母只能立於指導者的地位而不能干預或勉強當事者的意志。所以她父親的那種「那男子與我家境不同」傳統思想早該打倒，你的朋友既生爲現代人就該做現代人應做之事，她生在腐敗的家庭中，就該和它奮鬥。這是她的權利，也是身爲現代人的義務。

「在封建的家庭裏，被認爲不孝的子女，並不足引以爲恥辱。與其順從他們的意志做金錢的使奴者，像金絲籠裏面的金絲雀一樣，何不振起精神，爲自己也爲整個婦女界爭取幸福呢？怎樣的進行使其父親贊成此件婚姻，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有決心就行，一而再，再而三，次次向她父親表示，把他的思想改變過來。事情緊急的時刻不應妥協，妥協會把她的自由剝奪。末了，我們再說一句老話：爲着決心要取得意志上，思想上，精神上和肉體上的自由，只有向舊禮教反抗，這時候萬不可摧殘自己的身體，也不應當無精神讀書，唯有康健的身體和豐富的智識才是眞正的財富。望你幫助她成功！

編輯室

× × ×

（一）編者先生：

我是愛好「女聲」的一個讀者，我眞感激，自從認識了她之後，爲我等增進了許多的智識。

我有一個舊來的女友，還記得她在高小畢業時同她分別的，那也因爲她家庭不能再負担繼續中學的緣故吧！她今年比我小二歲是十八歲，她的家中有着舊禮教的父母和一個半開化的兄長，她對於家庭，尙有反對的勇氣存着。最近她從友誼上認識了一位朋友，實際也好久了，他是一位二十歲的青年，高中程度，品格很高尙，很能吃苦耐勞，行動方面均是極正規的，所以他們倆人均有互愛之心，他說：「我的家也很頑固的，並且已有了妻子了不過她是在我幼時被父母主持訂的婚，在十九歲的那年被父母迫從結合，所以我不願意參加那種儀式，事前曾同父親爲了爭扎而互相毆打過好幾次，因爲當時，我因爲沒有經濟獨立能力和別人的幫助力終于屈服，結婚時也未舉行儀式的，但是我也不願，從此素抱消極主意，冷待她，夫婦的感情比任何都惡劣。」這任事也是眞實的，因爲我以前也認識他的，所以一切均知道。他現在經濟也能夠獨立，對於她吃飯嫁人的那位，一切不願意負担理睬的，都由父母去養她的，他說：「這是長輩娶媳婦，不是小輩娶妻子。」所以他父母也不能任何壓迫他，因爲那位媳婦，心情和自己的兒子結合不成，見解和智識一切方面實在太遠得沒有比例了。所以他又親自說過那是冷待她之最大之原因。這樣之下當然父母歡喜媳婦的，而父子的感情，却一天一天的惡劣了。他說：「這件事，朋友很多在關心着我的危險，參加意見的朋友也不少。似乎母親的心能近情一些，但是她沒有勇氣幫助我。夫婦之間，她見了我時常迴避的，但是我也不希望去看見她，所以我要爭扎這件事，已不是一次了，又不是認識了你（指我的女友）以後，這是爲自身幸福而爭扎的。」所以我據事實上看來，他的爭扎是爲了將來和幸福，不過對於現在的他與她二人的熱望，也就是爭扎後得幸福之機會。又據我之女友稱：「他現在始終是對我像朋友看待，絕對沒有什麼卑鄙和越軌的行動，他能了解一切，不像那浮滑之徒，他能守法律的人，或許他同我說話之時，我一時憑着一顆忘僞的勇氣來說一句，他就將諱法的情形講給我聽。他能爲我能犧牲一切，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終及不於他。」照上面的意思，我知道她是要求什麼貢獻于她，我是非常贊同的，非常同情她，但是她希望的，就是要把以前素相信自己見識不及於他的觀念抽回來，很希望她自己貢獻他意見，爲爭扎後之幸福二者所得，但是我現在的心，雖是同她一樣始終不能說出一句良好的話來使雙方週全。先生有深刻的經驗，必然能賜詳細美滿的答覆，又可讓她和他堅定了成功，又救他逃出火炕，這不僅是我們所要感激你的，許多同情的仕女們也要深深的感激着呢！敬請

編安

你們的讀者李琴英敬上

（二）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苦命，勞碌的女子，在我十八歲時，我父親去世了，家中有老母幼弟還有一個腦子不清楚的哥哥（半痴）我家開設了一座小商店，一切店事家務，都是我一人任担，因終日忙着工作，我的青年光陰因而虛度，現我每日除了忙着生意，及家事外，閒空就讀讀貴刊尤其信箱修養兩欄，是我最喜歡讀的，貴刊爲我們婦女界解決了許多困難的事，使我增加了許多學問和智識，眞的，

是多麼感謝你們啊！但！先生我今也懇求你替我解決我終身困難的事。想先生是熱心爲我們弱女造幸福的，諒能圓滿的答覆我。在三年之前，我認識了一友，（現做××公司小職員）在這三年過程中，我倆的心已相印在一起，他的學識性情都非常對我心理，我家中人也非常贊同我倆的交友，因此我倆已超過友誼互相熱戀着，可是：不幸他鄉間已有了妻，在我得到這消息時，幾次想自殺未遂，我終日自嘆！嘆我的命運，那時我不想再理他，因此他生了一場很厲害的病，我知道他眞的愛我，也明白他家庭的一切，我願犧牲我自己，我還去安慰他，他自幼年失去了母親，他跟隨庶母成人，他的婚姻也是他庶母手辦理，他爲不滿婚事離家，可恨的他鄉下還是封建舊俗，由古至今，從來未有過離婚之說，因此離婚是不可能的事。現在如果我不理他，我又如何的辦法呢？因爲我家中親眷及鄰居都知道，我倆的事，並說明年春間結婚，如果今忽變成不幸的事，使我如何再能做人下去。並且他也不能離我，我愛他，也不忍再使他受刺激。可是我如與他結合了，我以後的事如何應付呢？我終日哭泣着，近來我的心急得都破裂了。終想不出良好的法子來。想先生頗多見卓，所以來信懇求先生代我這苦命女子設法。不幸的我立等着的答覆。實爲感謝。

祝你們先生

健康

苦命的一個讀者岐琛上

琴英

岐琛女士：

這是個常見到的戀愛問題——在封建社會中不滿意父母之命的婚姻而去再和別一個人相愛，尤其在男子方面更多。這裏的兩封信同屬於此一問題，本來發表一封就夠了，不過問題有重要性，所以一併發表，互爲佐證。

讓我們首先研究人類的婚姻是不是只繫於「性」的結合？若然的話，那麼這種人簡直和普通動物一樣了。唯其人的婚姻不那麼簡單，所以常會有問題發生，也難怪你們所提出的男友，對舊式婚約不滿意。

不過也有些人只知一味的反抗父母之命，他們會說出「那婦人對我一點兒情義都沒有，叫我們怎麼做夫妻」的話。但是他們對那婦人是不是也沒有情義呢！據許多研究家庭問題專家稱，美滿的婚姻一半要靠適應，不要太苛求於人，自己也得時常體貼對方才是。至於像古時的婆常說的「千里姻緣一線牽」等等，簡直是瞎說亂道。

照你們所提出的兩位男子，爲什麼不能和他們的妻子和好呢？父母思想陳腐當然是主要的因素，不過他們本人也需負相當的責任。他們不滿意父母代訂的婚姻是合理的，那末應當在結婚以前反抗，解約，現在既已結爲夫妻，足證他們對於這件事已做初步妥協，此後也就應當負起建設家庭的責任，可是並不然，還推到父母身上去，未免太那個了！

我們並不是要他們向封建家庭俯首，而是實事求是，爲各方面設想，最好能夠和他們的妻子重圓。若是實在不可能，他們相處沒有快樂沒有溫存，只有悲痛和仇恨，還不如一刀兩斷彼此離婚來得痛快。乘着他們還年輕，各人各做前途的打算猶未遲，假使一再脫延，等到有了孩子，或是年齡日長，問題益發複雜了。

離婚之後再結婚是合理的，但是說「這是長輩娶的媳婦，不是小輩娶的妻子」是什麼意思？

年輕的女孩子！我們眞不知怎樣來安慰你們的不幸，你還是和他做一次坦白的會談吧！爲着你們的幸福來澈底商談，然後建設你們的新生。卽使那時候你是失敗了，不能和他結合，也不必過度傷心，你又何必爲了那些舊觀念頹喪自身呢？

末後，敬告每一位年輕的女孩子，當你們和男子談情說愛之前，最好先考察他是否有婦之夫，和一個已婚的男子戀愛，常會演成悲劇的。

編輯室

× × ×

編輯先生：

我有一個問題，請先生代爲解答，否則就會感到不安，我是一個職業青年，爲了職業需要的科目去夜校補習，有同班不同級的一個女同學每日遇見，但我沒勇氣和她談話內心却很想和她做個朋友，她總是好似有意若無情，終於在某夜我誠懇底將寫成的信拿給她，那知她回答說我有神經病，這使我何等底失望呵！而且慚愧，這是我第一次底冒失，事實上我只用我個人的理想去和她做朋友的熱誠，並無異外的企念。下面幾個問題請先生給我簡短的答覆吧，我在期待着。

（一）她的拒絕是否無情或是受環境的關係？

（二）男女之間是否可以在年輕的時候做作朋友我這次是否冒失。

（三）我的人格是否受影響，以後假若遇見對她會懷疑輕視我嗎？謝謝先生的答覆。祝你

安好！

慚愧者敬上

慚愧者先生：

許多青年男女把戀愛看得太神祕，把「男」和「女」的界限也分做太明顯了！

一見傾心，那是可以的；可是一句話都沒說過，就寫信求愛似乎有點冒失。

你試想想：假使她是男子，跟你在同一夜校讀書，你羨慕她的學問，因而很想和他討論討論功課，你是找人介紹直接交談呢，還是去寫一封信表示你不認識他的痛苦和若能和他交結爲友的愉快？我們想你一定會很自然的應付。

其實交異姓朋友也是一樣，態度自然些，你不要像患歇斯脫里症那樣怯手畏足，否則就要失敗了！

你和她的關係，到現在爲止，還只是同學，往悲觀方面想，她既拒絕和你往來，你又何必非和她做朋友呢？如果這樣的話，那麼你豈不近於單思了嗎？

可是往樂觀方面想，雖然她回信中責備你一頓，也不必完全失望，她大概是一位活潑且口直心快的少女吧？至少她的行爲不輕挑。

所提出的三個問題：（一）她拒絕你因爲第一次你的方式不大好。（二）男女之間在年輕時候當然可以做朋友。至於（三）你的人格絲毫不會被減輕，難道想交女朋友就是減輕人格嗎？絕對不會的。然而說到她不會懷疑你輕視你，那是她的事，恕我們不知道，不過這也不足成爲問題。卽使她那樣做，是她不

能明瞭你的緣故，而與你的純潔動機毫無妨害的。

但是，容我們說一句話，學校是以求學爲主的，當然青年人求學和戀愛可以同時並進，但是若把戀愛看得過重，豈不是喧賓奪主，越俎而代庖了麼？等你的學業和事業有了相當成就的時候，還怕沒有女子愛嗎？

編輯室

× × ×

編者先生：

偶然的機會中，讀着貴刊「女聲」引人入勝，女聲確是本良好的刊物，更是吶喊婦女的先聲，爲古今婦女界放一曙光！

寫信也許是冒昧的舉動，然而這是內心的誠摯和熱忱！

當您讀到此際時，懷着一顆詫異的心，我不妨作一番自我介紹，我名王薇，却並不是話劇界中紅藝人，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子！也許倔強的個性，激成愛好活動而不加思考去實行幹的人脫離了學校生活，開始想謀自立，當然家庭並不需要我去找職業然而我的興趣却不在於家庭，找職業也不是唱高調，在目今鬧職業荒的時節，報紙的聘請類，便是我獲得職業的機會！

首次我考取了衡豐百貨委託商行職員，當然這生活並不是我所感興趣的，我便開始要求做帳（會計職），爲了生活不自由，時間問題半年以後，我才跳出這圈子，半載的生活，初認識了社會的眞相，商界的陰險刁滑，和欺詐（也許不會相信半載的生活會體驗到些什麼）

由於愛好文藝及敬教育界之清高，使我又重回學校，過些粉筆生涯的日子，然這不久，我又考入了中國磚瓦廠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員，放棄清苦生活，又開始度着寫字間生活，但人們永遠是在矛盾中生活着也永遠不會滿足，我需要前進！爲了不使自己停頓在生活的驛站上，於是我想創造自己，同時更想提高婦女界一切！（是野心吧？）

終於，終於！我懷着熱忱，希望您們能維持友誼的賜予，雖然我不十分懂得，只能唱唱歌，說得一口國語，偶然寫些不成文的東西外都很平常，我却願意投向女聲儘量地獻給女聲，我還希望可能做的義務地爲女聲忠誠服務女聲同志的一員！（可能的話，休息時間如下午六時後或星期日全天）也許這是我的理想吧？

然我却樂於期待着；您們的信！會賜我無限的欣慰

忠於婦女界王薇

王薇女士：

恕我們不能叫你滿意，因爲本社裏目前不需要增多人員。但你有聰明智力，又愛好文藝，何不學習寫作，當一個作家不比寫字間裏的職員自由麼？

你雖然年青，但是已經學得許多經驗了，你的野心很大，你又有多方面的興趣，而且你的家庭環境又好，眞稱得上天之驕子了，爲什麼不抓着這個機會，好好的用功幾年，將來做更大的事業呢？

「人們永遠不會滿足」，你這句話說得很對，惟其永遠不會滿足才能有進步，現在我們以最大的熱誠，希望你多多充實一下學問，你須知道所下的本錢愈大所得的效果也愈大，你有學問，有野心，不怕將來沒有成就的！

編輯室

× × ×

編輯先生：

請恕我的冒昧，這封信已想寫了多時，然總感到學識的淺薄，無勇氣寫，每次見貴刊信箱欄內文句秀麗，但我想先生一定不會見笑並能替我解答種種患難的事。

我是一個愛好文藝而又愛女聲的忠實讀者，從創刊號起我每期一字不漏的購閱，我覺得女聲正是我們女界之寶庫，更希望以後能加厚多添些關於女子切身的問題，不勝渴盼。

命運之神偏好作弄我，戰爭毀滅了我的家，父母兄妹雖齊全奈環境之逼迫均分散東西，幾年來每見人家天倫之樂，暗自流淚正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聚首，沒有愛的生活如同枯癟了的荳芽，戰後幸運而謀得了機關小職員的位置，每日與紙筆爲伍，下班後孤獨地跑回寓所，有時雖有同事們給你一些不關肌膚的同情，然也不能減少我的痛苦，薪金低微得連個人生活亦難應付，我每思趁四點下班後去補些會計或其他專科，然總困於經濟窘迫的愁城，結果皆成了夢想，直到現在，我非常慌恐我的前途，因爲無家無專門技術無學問的人將來如何在社會上立足，聰明的編輯先生請告訴我滬上有否免費的補習夜校？業餘最好多閱些什麼書？下班後有否抄寫類的兼職可做？因原有薪金不敷日常生活的支出。

我性好靜，能否介紹醫院中作護士？或孤兒院中服務？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平日又寡交際，請編輯先生在下期女聲上詳答，不勝感激謝謝。此請

文安：

彷徨中的讀者琮上

琮女士：

上海的業餘補習學校很多，裏面的費用也各不同，其中有含商業性的，也有的教師不大負責。不過無論那一所夜校，都要繳一些學費，全免費的沒有。茲介紹兩所，係由大學生主辦，教師也均係大學學生或畢業生：

（一）滬東公社—地址在福州路浙江路口，係由滬江大學社會學系主辦，設有許多學科，如國文，外國文，算學，簿記，另外還有針織刺繡等科。滬東公社在上海已有相當悠久的歷史，是很有名的。上課時間在晚七時以後，不過本學期已經上課了，你最好下學期去投考。

（二）志成補習夜校—地址在同孚路大中里裏面，上課時間在晚間七點鐘到九點鐘，是復旦大學同學主辦的。同學多是女工和小辦事員，精神很好，而且費用不高，入校時繳納一些保證金和有限的書籍費，保證金至學期末若不缺課仍舊發還。先生都是復旦大學教育學系的畢業生，很負責任的。

至於說你想當醫院中的護士或孤兒院的管理員，她們需要專門學問的，並不那麼簡單。你的境遇確是不幸，目前想找好的職業確乎很難，你在沒有尋到機會以前，最好不要失掉原有職業，一方面到夜校補習，補習科目愈切需要愈好，比如打字，速記，簿記等。一方面留神報紙的廣告欄，遇機則去應試。至於要我們介紹兼職，本社目今還不能做到這個地步，因爲我們成立沒有多久，將來或者試驗去做，那還要靠各界讀者來幫忙！

編輯室

（原函從略）玉女士：

投女聲信箱手續很簡單，只須寫明地址：上海博物院路一四二號光陸大樓四十九室就成了，並沒有特殊的郵政信箱號數。閣下那封信若係遺失，其原因也許是因爲上個月本社曾遷移過，被郵差轉丟了。你願意再費一次筆墨另寫一次麼？我們誠懇地向你表示歉意並且等候着下一封信。

編輯室

餘聲

許多信箱讀者來信，要求我們卽刻答覆他們，我們自己也願意卽刻答覆。我們不想把來信堆積得日子過長，同時，既然有了信箱，答覆讀者就是我們的任務。但是，還是一句舊話，我們的篇幅有限，我們的「心有餘而力不足」。在「力不足」的理由之下，我們只好把一些不太重要的問題留待下次回答。

同時，我們還覺得來信中有許多問題是相似的，或者事件不一樣，而問題的出發點是相同的，遇着這樣的情形我們就不附原函，把問題列成ABCD，然後作一個總的回答。諸君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意見，尙祈見告。

本刊自創辦以來，承蒙讀者愛護，甚為欣謝。只是紙張缺乏，不能多印，不能適應廣遍讀者之需要。尤感遺憾者，卽本社對于每期之本刊存留甚少，往往不能滿足讀者補購之願。因此訂購諸君如在本刊出版後一星期之內不曾收到者，請卽通知，以便補寄。如在數月以後再來通知，則恐不能補寄也。本社曾數次接讀者來函，云數月以前之刊物未曾收到，故特申言。

現在交通困難，寄書不便。往往外地訂戶來信，說是刊物不曾收到。對于此事本社同人亦深感困難。故特告知遠地讀者，最好在訂購本刊之前探察一下本地之郵政交通，如果不容易郵寄，就請不要將訂費寄來，以免無謂之損失也。

女聲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C字第一〇一八號）

第二卷 第七期

民國卅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總編輯 發行者 左俊芝

編輯室 上海博物院路一四二號 光陸大樓內四九室 電話：一九九一四號

發行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每月十五日出版

每冊一元

半年六冊四十元

全年十二冊六十六元

本埠每本加郵資一角 外埠二角

·以上價目以儲備票計算·

本外埠總經銷處 五洲書報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代辦部

漢口 漢口文具社
漢口 中國文具公司
松江 標新書店
松江 大衆教育用品社
嘉興 元大商店
嘉興 嘉華書局
高郵 會文堂
揚州 世界書局
揚州 陳恆和書林
揚州 萬衆書局
泰縣 新泰書局
泰縣 業餘商社
杭州 西蒙書店
南通 新民文具社
蚌埠 商務印書館
蚌埠 新新書局

蕪湖 務學文具店
常州 世界文具社
常州 世界教育用品社
常州 中華書社
南京 建國書店
南京 中心書店
南京 新國民書局
南京 野草書屋
南京 大同書局
南京 中央書店
南京 金門書局
蘇州 中央書報社
蘇州 新新書局
蘇州 蘇州文具社
蘇州 新國民書店
蘇州 新青年書社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